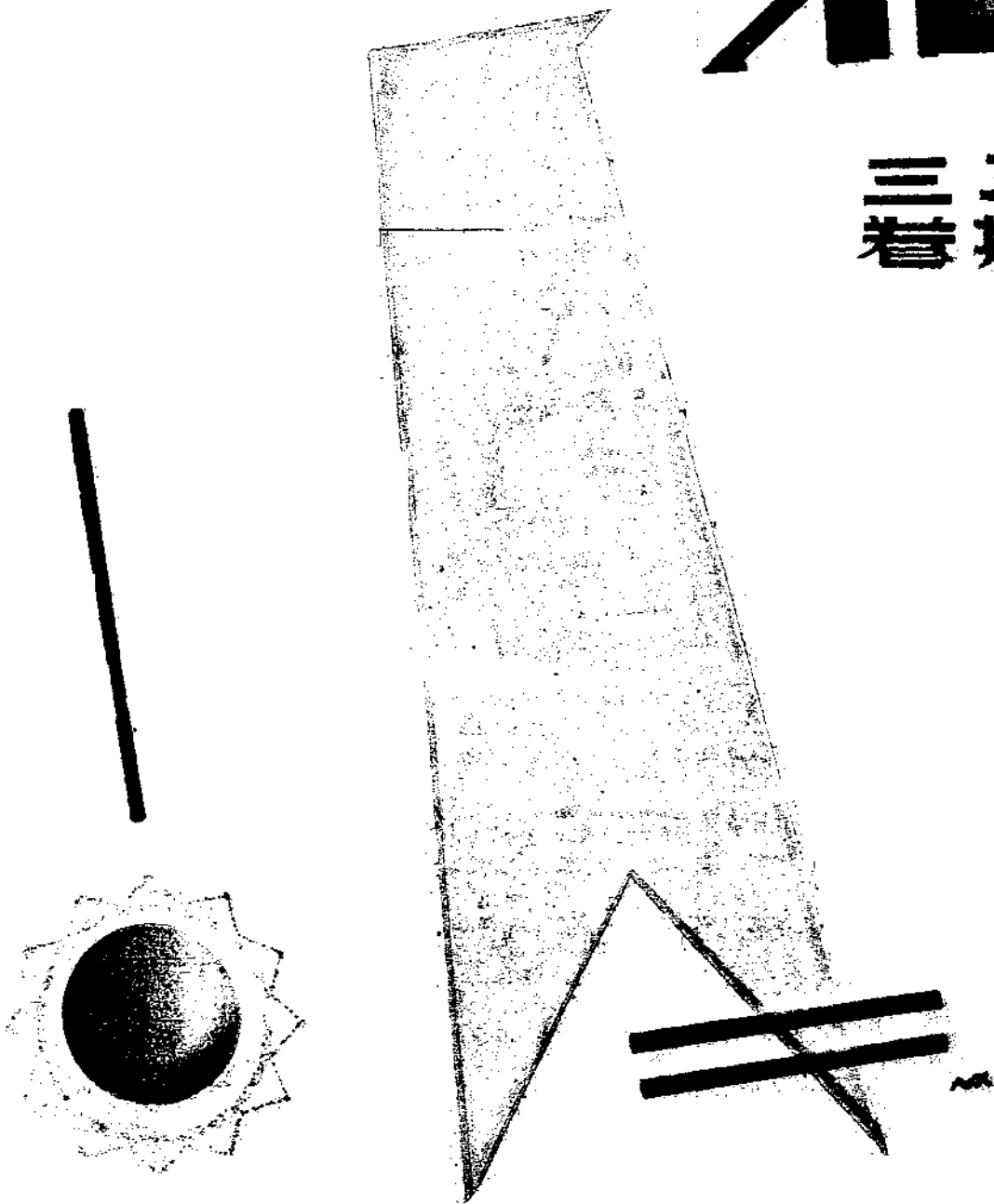


JULY 1957
青年报

454

三五期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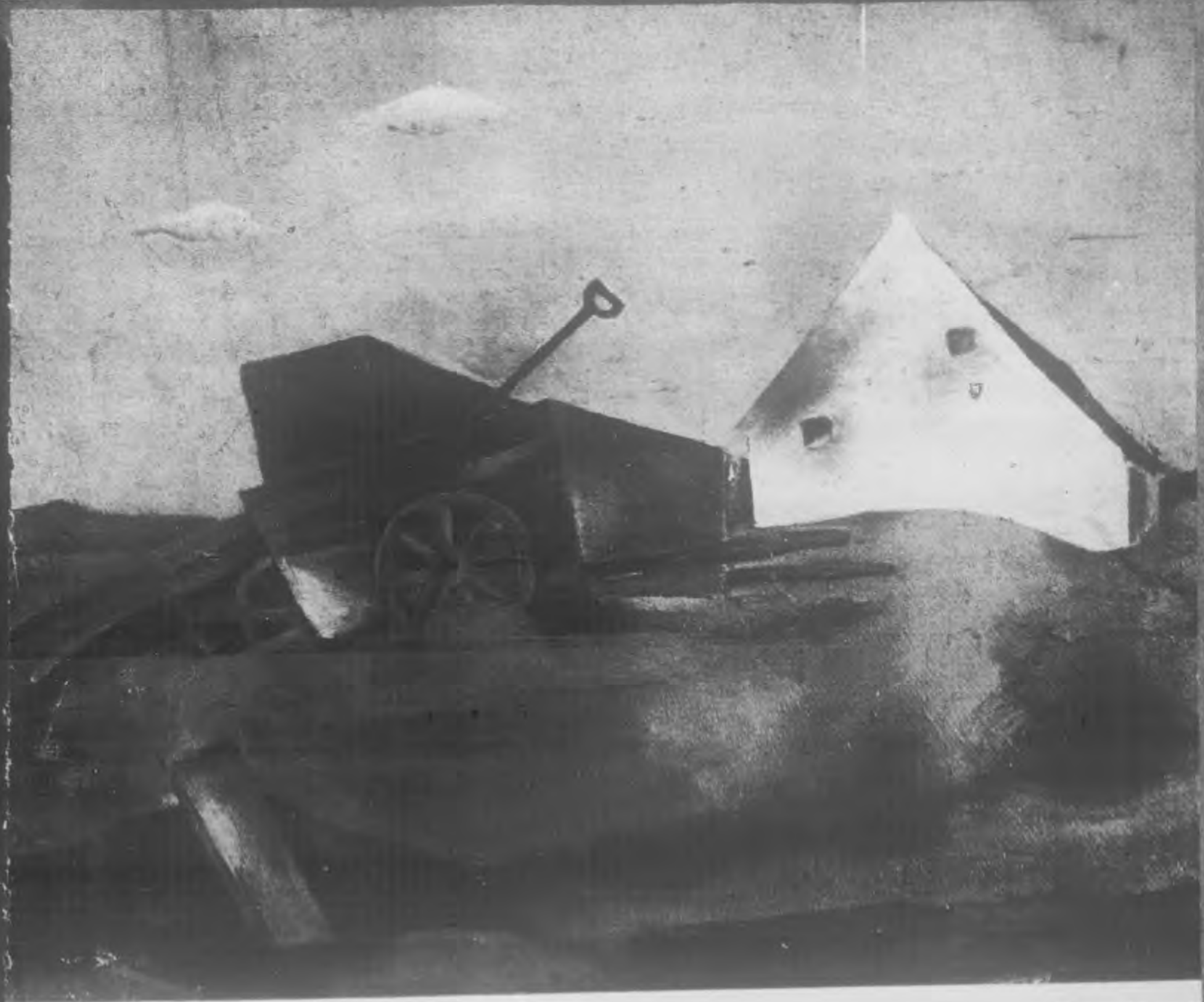
新出圖書

小學假期自習書(暑假之部)……………每冊一角
江蘇省立上海中實驗小學編。全書根據小學各級程度編輯，以國語、算術、社會、自然為中心，而附以圖畫，勞作等材料，使兒童極有興趣的自動去閱讀、研究、欣賞、練習。共二十一冊，內分(低級)國語、算術、社會、自然各三冊，(中級)國語、算術、社會各二冊，自然一冊。(高級)算術二冊，國語、社會、自然、英語各一冊。有此一書，教師出宿題的麻煩就可以免除了。

婆漢迷(益華書局版，代售)……………張若谷 一元六角
在新文藝界，各人有各人的笑史和悲劇，却多保守密秘，絕對不肯輕易告訴人。這個長篇凡上下兩厚冊，二十萬言，就拿五四運動以來耳聞目見的種種事做中心題材，而加以自己幻想的渲染。人物共有數十，可常作文藝外史讀。

華家的兒子	……………陳伯吹	三角五分
小朋友模範人物	……………徐金壽	實價三角
小朋友通訊中冊	……………白桃	二角五分
小朋友謎語	……………林蘭	實價二角
幻燈(猶太童話)	……………許天虹	實價二角
陳跡(創作小說詩歌各十篇)	……………徐仲年	實價五角

北新書局刊行 青光書局經售



青年界

一九三三年

七月五日出版

第五卷三

青年界 三卷五號目次

小說

何家槐

送行 5

徐轉蓬

節日 21

劉大杰

灰色的路程(三) 149

ZERO

重逢(續完) 123

郁達夫

文藝與道德 1

朱 湘

文學閒談(四)
9. 文以載道
10. 異域文學 109

趙景深

包公傳說
1 元曲中的包待制
2. 明包公案
3 無名氏的包公劇 79

陳清晨

一年餘來的世界軍縮會議 133

張廷錚

經濟恐慌下之
特克諾克拉西的怒潮：
1. 怒潮的索隱
2. 人物和理想
3. 理論和雄辯
4. 綜合的批判 31

杜 若

華盛頓會議與
世界政治的前途
1. 沙姆大叔哭了
2. 幾個重要問題
3. 仍是一場幻夢
4. 綜合的批判 59

葉鼎洛

關於男女的話 105

錢歌川

坐下的工作(辛克樂) 73

周 多

野原(油畫) 卷首

兒童文學創作叢書

華家的兒子

陳伯吹著 三角五分

近來，科學的兒童故事已為一般人所注意到，而社會的革命的故事，似乎已被忘却。這一本創作，就是應國難而產生的，書中敘述華兒的被壓迫以及奮鬥的經過，情節曲折，意義極佳，誠國難中兒童最好的一本讀物。

阿麗思小姐

陳伯吹著 實價六角

本書用短句及口語寫成，易讀，易懂，易學。充滿了新鮮的興趣，有意義的滑稽。並含有許多好聽的詩歌。情節極為熱鬧。那位小姐會吵會鬧，會笑會哭。插圖八十三幅。

小金龍子

倪錫英著 實價三角

這是一本極有趣味的創作童話，敘一個小孩子冒險，後來獲得寶物，並治了貴人的病，得到大成功。情節離奇，敘述動人。插圖極多。

小棉花

孫佳訊著 實價四角

孫佳訊先生長在鄉村，大自然的景色很美妙的作了本書的背景。本書中的各篇童話，均極動人。在內容方面融合了北方的強毅性格和南方的曼妙情緒，可說是文學言語中的佳著。

北新書局刊行

本社最近收到書報誌謝（一）

（自二十二年三月五月）

申報月刊	二卷四——五期	上海申報館
大陸雜誌	一卷九——十一期	上海南京書店
新中華	一卷八——十期	上海中華書局
前途雜誌	一卷五——六期	上海法界巨潑來斯路
人文月刊	四卷一——四期	上海辣斐德路人文月刊社
學藝雜誌	十二卷一——三期	上海愛多虞限路中華學藝社
學藝	百期紀念特刊	全 上
行健月刊	二卷三期	北平和平門內半壁街
外交月報	二卷二——四期	北平府右街寶光門外交日報社
海事	六卷十——十一期	天津大公報館
南華評論	四卷九——十七期	上海靜安寺路安樂坊四十四號
線路	二十六期	南京太平路線路社
國際現象直視	二卷三——四期	上海辣斐德路橋源村
出路	第三期	上海法界又申引仙橋四號
教育雜誌	七——十三期	南洋華僑教育總會
讀書中學	創刊號	上海神州國光社
中學	三十四——六期	上海開明書店
現代學生	二卷三——六期	上海大東書局
江蘇學生	一卷四——二卷二期	江蘇教育廳
被覆月刊	三十一——三三	南京太平路線路社
慧星月刊	一卷三——四期	南京鼓樓南趙家菜園五號
新時代月刊	四卷四——六期	上海新時代書局
藝術風	一卷四——五期	杭州法院路仁德里
徽音	二卷九期 三卷二期	上海圓明園路十九號
沉鐘	二十二——三期	北平復門內米糧庫十八號
詩人時代	新年號, 四月號	日本東京
民間月刊	二卷六期	浙江紹興民間出版部
民俗	一—三, 四期	廣州中山大學
讀書月刊	二卷七期	北平圖書館

本社最近收到書報誌謝(二)

晉風	一卷一,二期	南京頤和坊山西會館
救國月刊	一卷二期	閩南基督教救國會
光明	第三期	北平東城乾面胡同內中石木書
湖北農學會報	第一,二期	武昌湖北農學會
社會與教育	五卷十八——六卷一期	上海新生命書局
生活	八卷十八——廿一期	上海環龍路生活書局
華年	二卷十三,十五——六十九二十二期	上海博物院路二〇號
大聲	創刊號——十期	上海卡德路一九一號
社會新聞	三卷十二,二十期	上海西藏路新光書局
獨立評論	四十五——五十三期	北平復門慈慧殿北門胡同二號
大夏週報	九卷十七——廿八期	上海中山路大夏大學
廣州青年	二十卷九——十七期	廣州青年會
涇渭	二卷四期	安徽蕪湖鳳凰山許宅
綠天	半月刊五卷一期	廣州大東路東興新書綠天社
流螢文藝	創刊號	流螢文藝社
光芒	創刊號	廣東國民大學
自覺	第八——九期	南京自覺半月刊社
新地週刊	創刊號	廣州中山大學李仁和轉
現代父母	創刊號	上海中華慈幼協會
合作訊	九十一期	北平榮家胡同中華華洋義賑會
曼陀羅	創刊號——三期	上海榮市路榮尊廖石成
明日文藝	創刊號	天津特別二區三馬路市力師範學校
復旦大學	校刊	上海江灣復旦大學
安徽大學	校刊	安徽大學
民大	校刊	廣東國民大學
中大附中	週刊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工程學報	創刊號	廣東國民大學
上海民友	六十五期	上海閩行民教館
火柴月刊	第九期	中華全國火柴同業聯合會

新刊介紹	號數	要目	出版處	定價	
				每期	全年
江蘇學生	二卷三期	中學生臨畢業時應有的自省——壽一 求知的兩種基本態度——陳鏡子 發明飛機的萊因兄弟——陳少平 兩漢論安文體異同略——王德林	江蘇教育廳	一角五分	一元五角
橄欖月刊	三十三期	黑的戀——周樂山 孩子的心——盧葆華 惹夢——楊晉豪 木環與散沙——何遜黃	南京太平路	一角五分	一元二角
新代時	五卷一期	一個新鮮的故事——葉鼎洛 石達開——王家誠 醉翁——崔萬秋 東湖——褚可驥	上海定武路	每册二角	二元四角
文藝談	創刊號	從早上到下午——張實平 '談風月'與'打麻將'——曾今可 蘇俄文壇的片斷——毛一波 論上海各報副刊——陽春	上海定武路	每册五分	全年一元
前途雜誌	一卷六期	區鐵甲間的中日貿易——張一凡 說世界經濟會議——梁仲榮 舊地重遊——豐子愷 北利的磨難——李金髮	上海對面	每册二角	全年二元
外交月報	二卷四期	1917至1933年的戰債問題——蔡維藩 蘇俄及蘇聯與各國訂交經過——王之相 大戰後之中美商務——劉振東 日俄外交關係——張鳳歧	北平西四城府右街運料門	每册四角	全年三元
線路	二十九期	世界政治的趨勢與中國革命——何遜黃 停戰協定與恥辱——邵鏡人 十字路口的科學——陳高備 列強在華經濟勢力——王公宇	南京太平路	每册五分	全年八角
大夏報	廿五六期	讀莊子馬蹄篇後——陳開兩 論文藝術作應有的態度——何鏡明 孔雀東南飛的新評價——朱開瑛 談談釋光慈——老馬	上海大夏大學	每册二分	全年四角

文藝與道德

郁達夫

文藝與道德的關係，久爲文藝批評家的爭論的中心。希臘羅馬的批評家，獨斷地以道德爲文藝的唯一重要內容，原是不通，但同近世唯美派的主張那麼，以罪惡之花爲文學的美，也有些不當的地方。

統觀自命爲衛道的正統批評家們，對文學攻擊的態度，可以分爲三種。（一）如希臘人的排斥文學，統指詩人皆爲不道德的，（二）有些嚴正的批評家，以裁判官的態度，說不教訓人爲善的文學是不道德的，（三）持平的庸碌批評家們，專指斥有些書中的有些地方爲不道德的。

第一類批評家之所說，如 Platon 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清教徒們，當然是不成問題，我們只須有一點常識的人，就會看出他們的不對。第二類的勸善懲惡的教訓主義的批評，也不是合乎文學的本義的，因爲文學的目的，不在教訓。並且有些淫書，中間寫了一天串擾妻顛倒的事情，結末儘可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了之，這一種書，教訓原是教訓，但是沒有倫理的價值的一點，是誰也看得到的。獨有第三種的批評主

張，初看似乎很公平，但仔細一想，道德與不道德的界說，究竟如何，還是一門先決問題。譬如因時代，地方，社會，人種等的各異，就可以生出許多不同的道德標準來。英國十八世紀之初，甚至於說一聲“大腿，”就是淫猥，Legs 這一個字，文人只能避而不用，以 Limbo 來代替。若以這一種時代，和那一個社會層，以及英國人當時的道德標準來批評文學，那現代的文學就沒有一冊不是不道德的了。

總之向文學來要求道德，教訓，是不對的。文學的倫理的價值，只能依文學所及於社會及箇人的影響與功用來立脚，而測定其倫理的價值和其他二種情與智的價值的比例成分，以及相互的作用，那就可以說得過去了。

文學的偏重於道德主張者，或先因欲宣傳道德而創制出來的文學，不一定是好的偉大的文學。四書的文學價值，遠不及詩經的地方，就在這裏。并且社會道德，也不能局限得範圍很小，只以教人為善作唯一的指歸。暴露社會的罪惡，指出人性的弱點，擁護大多數的人的利益，暗示將來的去路等等，都是有社會道德的價值的事情，我們要定一文學作品的內容之有無倫理價值，應該要向這些地方着眼纔對。

還有美國的 Spingarn 在新的文評裏說，文學與道德是完全不相干的，說這文學是道德的，那文學是不道德的詩

候，無異於說，音樂裏的低音高音是或道德或不道德的一樣。譬如說這一株菜，照國際公法的條例來烹調起來，一定會好吃；或者說，我的廚子做菜做得很適口，就因為他是一個不說謊和不玩女人的人，這話豈不是很可笑麼？

這一種主張，我覺得也不大對。德國其安保羅 Jean Paul 說：書雖則不能使人一變而為善為惡，但却能使善者變為更善，惡者變為更惡。“Wenn auch Buecher nicht gut oder schlecht machen, besser oder schlechter machen sie doch!”一般的書且然，更何況乎文學作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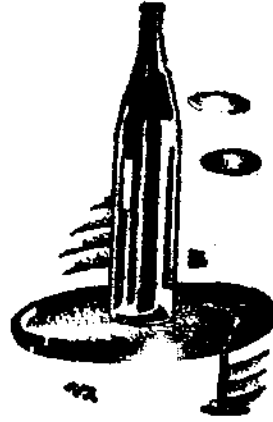
要而言之，智的價值，和情感的價值，都是可以助成道德的價值的。譬如智識的獲得，和因受了悲壯美人格美的感動，而吾人自然而然地想進步向上，奮鬪勇進起來，這不是文學的倫理的價值是什麼？說文學一定要教人為善，一定要給一個教訓的說話，原是不對，說文學和社會簡人的道德進化完全無關，也是不通之論。例如倫理的價值最低的只供人家一時娛樂的小說，雖然並不是誨淫誨盜的東西，但因為一時也可以使讀者感到身心的輕快，在這裏，這小說就有了牠的倫理的（或廣義的說社會的，對人類的）價值了。

至於詩小說劇本裏的肉體上的描寫，以及犯罪，性事描寫等要指其為不道德之先，我們還須看作者的主意如何而

4

後定。有些事實，平常每認為是不道德的，而事實却儼然存在在那裏，作者為忠於寫實起見當然畫人不能只畫一箇頭來了事。在這些地方，批評家的話就很難說，但有眼光的批評家，則對於作家的根本主意之所在，自然能一目洞穿了的。

五月三十日中公講稿



送 行

何家槐

又是一整晚沒有睡覺。隔壁就是放鶴亭，靜悄悄的，彷彿有梅花的香氣暗度過來。他昏沉地想像林和靖的風雅，如果在這天曉的時候有幾隻白鶴橫空飛過，那叫聲該是怎樣的富有詩意！

時候還早，外面當然還沒有遊人。春天的西湖誠然嫵媚，可是太熱鬧，這繁華他看不慣。昨晚已經十二點過了，但博覽橋上還有人說笑，開留聲機，高聲唱着璇宮豔史的一段“dream lover”。他到杭州四天了，每天在湖上跑，每天看着人家樂，聽見人家笑，實在有點酸溜溜的。可是天一亮，他也可以快活了，因為他也居然有個機會送女人回家。

鼾聲是這麼的響，他疑心自己睡在一個大軍營裏。這裏是省立國術館的宿舍，房子並不大，却要睡幾十個人。舖位非常凌亂，地板也不清潔，所以到處覺得窒悶。可是那幾十條“銅筋鐵骨”的好漢，却沒有一個感到難過，全睡得很濃。他為熱情所激動，原已不能夠安枕，加之四面的鼾聲又那麼粗野，那麼嚇人，他自然更不能合眼了。

敲過五點他就起床了，雖然頭昏昏的，可是他覺得快活。他把他的朋友叫醒，要他同上岳墳去，一個走他有點兒怕。

天昏黑，滿空的白雲，會不會下雨還難斷定。風冷冷的吹，一片黯綠的山容，異常的憂鬱。梅花原該濃豔的，楊柳原該清新的，但在迷濛的晨霧中看去，只覺得模糊，灰黯。鳳林寺鐘聲，是他最喜歡聽的，可是這時却啞着，彷彿連那口古老的鐘，也給這清晨的寂寞威嚇住了。

那朋友要他上國術館去洗臉，他拒絕了。因為館址在瑪瑙寺下面，離孤山是很遠的，一來回容易把他送行的時間錯過。可是宿舍裏沒有面布，囚首垢面的去見女人，總不大雅觀。沒有辦法只得托他朋友借了一塊枕頭布，到博覽橋的橋下，馬馬虎虎的抹了一會臉孔。那枕頭布很醜醜，黑霉霉的，滿是頭油的氣息，怪使人難受。

經過西泠橋，蘇小小的墳，他們就到了女中。時候實在太早了，那個正在開校門的號房看見他們進去，很訝異的問：

“什麼事情這樣早？”

“看看毛金翠。她今天回家去的，所以一早來看她。”

“太早，太早，她還沒有起來。”

“請你叫她一聲”

“不可以，人家要罵的。”

“那末我們在會客室裏等她。”

他們一齊走進會客室。那是一間簡樸却很清潔的房子，四壁雖則除了幾張照片，就沒有其他裝飾，却一點也不覺得寒酸。在一隻角落裏張着幾把彩紙傘，漏淋淋的灑滿一地水，這一點倒使他們有幾分不快。號房就在斜對面，聽不見一點聲音，大約那黑麻子又睡去了。宿舍離這裏不遠，也靜得很，不知這些小姑娘有沒有翻身。

她出來的時候已經六點鐘了，而且似乎是有事情到門房裏來，並沒有注意到他們。他喊了一聲，她才懶洋洋的走進會客室，也不問他們來了多久，只是剛睡醒了似的連連打着呵欠。

“爲什麼這時才起來？”他笑着問。

“難道還會遲嗎？”

“已經六點了，怕會趕不上火車！”

“那會趕不上？我自己不急，你倒急？”

她笑了，彷彿他的乾着急，是用不着似的。同他們談了一會，她又跑進裏面去收拾東西，趁這機會他就到外面雇了車子。

他的朋友回國術館去以後，他們就動身了。

路程是不遠的，但經過的地方，却多風趣。拉他們的兩個車夫，全很強壯，拉得非常快。天已經晴了，朝霞染滿了整個天空，整片湖水。蘇堤上異常靜寂，只聽得見楊柳枝上雨水滴落的聲音。有幾個鄉下人牽着一羣水牛走過，那蹄聲的節奏，怕比狐步舞還要合拍，還要和諧——起碼這種合於天籟的音樂，比之那種瘋狂的旋律，是要清麗自然一點的。他雖則已在都市裏混過幾年，可是一想起那種肉麻的蹦跳，不知怎麼的就要頭痛。

牽牛的全是老頭子，他們一隻手要牽四頭，不時興高采烈的揚着鞭，呼喝着，那種天真的樣子真叫人羨慕。那些水牛走得非常慢，牠們的屁股擺得很厲害，四隻腳沒有同時落地的，看上去很笨，可是那股一直向前的勁兒，却又很好玩。

“這些牛多少好玩！”

“却笨得要命。”

“可是牠們的樣子却很可愛——”他回頭看着落在他們背後的水牛說：“你看牠們那種大搖大擺的，好笑的姿態，really I enjoy it very much!”

她聽着，沒有回答。他說話竭力想學斯文，想顯通博，不

必要的時候也要夾上幾句英語，這迂闊很使她覺得好笑。

到車站的時候，買票的人已經寥寥了。行李房也冷清得很，幾便職員脚夫都無精打采的坐在木柵裏面，彷彿專在等候着他們似的。

票房外面是公共汽車站，聲音非常的嘈雜。她聽了一會鬧聲說：

“請你替我買一張票子！”

他遲疑了。他送行的目標，原不是只到這裏為止，他想陪她到不能再陪的地方。他到杭州四天多，一天也沒有同她玩過，連會面的機會也是很少。如果犧牲了功課，犧牲了考試，借了錢，遠遠的從南京跑來，一個人悽悽涼涼的住了幾夜旅館，竟就這樣的分手，那是不能甘心的。同她一道回家去，路上雖然沒有大快活，可是談談心的機會總有，這種機會在平日多少難得……可是你不聽見她說替她買一張票子嗎？

“這兒是車錢，表哥，只要買到蘇溪就是了。”

看見他不聲響，她從皮篋裏取出兩塊大洋，交給他。可是他還遲疑着，應得買兩張還是一張，他簡直決不下來。不同去他是難免發狂的，但一道回去，他也有點兒顧忌。而且很為難的，是他這幾天的浪費，已經把錢化光了。向女人

借錢是頂難堪，頂可恥的事，一個男子不到萬分無奈的時候，誰願倒這種楣呢？

“車子快開了，表哥！”

經她一催促，他才注意到已經快到九點，實在不能再猶豫了。他臉紅紅的問：

“你還有錢多沒有？”

“怎樣？”

“我路費不夠。”

“你也要回家？”

“是的，我這次來杭州原只預備同你玩兩天湖……那知你沒有空……一有空又要馬上回去看看你的祖母……可是我已把所有的錢都化光了……”

“那你爲什麼一定要回去呢？”

“我暑假寒假都不能離開南京，所以趁春假回去看看，而且聽說我的母親病得很厲害……”

她一面聽他說，一面儘是瞧着他，彷彿絕對不信的樣子。

過江是很麻煩的，因爲浙江第一碼頭的那條洋橋壞了，要過江趁車的人，就得先經過一條臨時搭成的木橋，再搭渡船。那木橋是用一塊塊的木板連成，很窄很窄的，只容得下

一個人走。渡船不夠用的時候，那從橋頭到橋尾，簡直擠滿了人，黑壓壓的像一個葬列，如果你稍為落後，給人家擠上前去，那末包你有脫車的危險。不幸那天也是這一種情形，他們給擠在鬧嘈嘈的隊伍中，很焦灼的等着前面移動。

天雖然晴了，但木橋上還是非常泥濘，非常滑溜。錢塘江泛着春潮，遠看去一片汪洋，聲勢很浩蕩。在那洶湧的波濤中，輪渡也有點困難，開得比平時要慢；而且水漲了，江面也跟着擴大，擺渡的時間自然也要延長。那天過江的人也特別多，彷彿走不完似的，他們等待得實在有點不能耐煩。

他倒不大急，能不能早點到家於他沒有絲毫關係，他的回去難道真是爲了父母嗎？其實他是希望脫車的，因爲第二班車子要到一點十分才開，在那車站上候車的一段時間該很有趣；而且那班火車開到蘇溪的時候，已是黑夜了，她沒有親戚朋友在那鎮上，無辦法自然只有投宿客棧……

她却急得很厲害，想犧牲一雙鞋襪，涉水過去。可是要到泊渡船的碼頭上，有好一點路，水淋淋的實在不容易走。要搶先過渡的方法也未始沒有。譬如坐轎子，雇人背或抱，可是她又不情願。

“一隻角子背一背！”

“只要十五個銅板背一背！”

“十個，十個，我背你去！”

幾個很醜陋的江北男子，屢次走近她的身邊，問她要不要背，鬧嘈嘈地攔住她不放，但都給她很嚴厲地罵開了。看到幾個婦人給高高地掛在男子肩膀上面，或者像小孩子一樣地給緊緊抱在男子手臂中間，她羞縮縮的看到別方面去。

“還是叫他們背你過去吧？”他指着幾個比較清楚點的老頭子說。這樣說，他也只是爲的打趣，因爲他是巴不得脫車的。

“不，不——”她連忙搖頭：“我不要背，寧願多等它一刻！”

她素來這樣固執，這樣堅決，他也樂得同意了。

剛剛渡過江，走上那條石堤的時候，他們就聽到汽笛的叫聲，那聲音在他聽來，是怎樣愉快！石子鋪得很不平，高高低低的簡直難以落腳。而且雨剛晴，石子上全是滑溜的汗泥，不能走快。這條堤很長，走到盡頭起碼要二十分鐘，火車無疑的是要開出了。車站上的等待，沿途的假依，蘇溪鎮的宿夜，這一切在他夢裏擾亂了多年的幸福，這次無疑的可以實現了。

她跑得很快，可是一雙不爭氣的皮鞋時常絆住她，好幾次差點滑倒，虧得他扶住。

“車子怕已開走了。”她蹙着眉毛說。

“不會的，時候早着哩！”

“你不看那些脫了車的人！”她恨恨地指着離開他們不遠的一羣男女。

“你看錯了，那是杭紹汽車站，火車站還要再走過去。”

“可是汽笛叫過好幾次，車子一定已經開走了。”

“不要緊，不要緊，還沒有到時候哩！”

他的口裏雖則那末安慰，臉上雖則顯出那末着急的樣子，可是他心裏却想：“遲天回去還是一樣的，家裏等着一塊老骨頭，也指望不到能夠嚼出什麼滋味來！我又鮮又嫩，比起那塊老骨頭，想來總要多點油水吧？”

但天下事誰料得定呢？他們走到車站的時候，車子竟還沒有開，原來時刻已經改過了。看着那在月台旁邊喘氣的列車，像無名腫毒似的，他覺得頭昏眼花。

杭江鐵路才造成一年，經過的地方高低非常不平，鐵軌又細又窄，枕木下的石子也沒有鋪好，所以行車不能快，每點鐘只能走三十幾里。路上站很多，每站都停，停的時間又很久，有時在沒有站的地方也要停住，真是要命。他初次趁車，是去年夏天，一想起那次旅行的辛苦他就害怕。從杭州到諸暨只有一百多里路，却要在那貨車一樣蹩腳的車子裏，

在那炎熱的太陽下，整整地呆坐一天。那火車嘖嘖咯咯的，發出像牛車一樣的聲音。如果是在那些一邊是山，一邊是水的危險地帶，那你簡直可以在火車開動的時候自由上下，沒有一點兒危險。他記得火車開過，往往有許多小孩子在擲石塊，拍掌，唱着歌：“火車火車慢如虫，火車火車長如龍，隆隆隆隆！”那時候杭江路上的火車，的確是慢如虫的。

一想起那次旅行的辛苦，他就害怕，可是這次他還害怕不害怕呢？當然不，正相反的他希望火車不要顯快，愈慢愈好。可是他又失望了，火車開起來竟是很快，已經可以趕上京滬滬杭線了。一會蕭山，一會臨浦，一會尖山，他只隔着玻璃窗，瞥見滿山的紅，滿田的黃，滿野的青翠。沿鐵路有很多的李花，白得很好看，可是最動人的，還是那片濃香撲鼻的油菜。

她靠窗坐着，頭向着玻璃，彷彿沒有他在身旁似的不則一聲。就是他講話，她也只紅一紅臉，笑一笑。有時他突然的叫一聲“表妹——”，用手指一指窗外，口吃着說：“你看窗外的風景多好！”他老是讚美風景，風景，似乎除此就沒有可說的了，可是儘管讚美又有什麼意味呢？乏味，乏味，他料不到自己竟會這樣的愚蠢。她老是這樣冷淡，這樣沉默，他也覺得很奇怪。實在按捺不住熱情的時候，他也曾鼓着勇氣貼近

她的身邊，可是一碰着她的手，她的手馬上縮回；一碰着她的腿，她的腿馬上縮回；想攪她的腰，她就氣憤憤的回頭看着他說：“不怕人看見，這樣的動手動腳！”

很快的就到諸暨。這是中點，到江邊或蘇溪的路，都是一百二十里。他所有的豪興，所懷的希望，猶如一個人到了中年，決不會增高，只有漸漸的降低了。

在這古城裏他們曾經住過一夜。他痛苦地望着那個暨湯客棧的灰色屋頂，那座就是巍然聳峙在客棧附近的古塔，彷彿舊夢又重溫了一次。

“請坐在這裏不要走動，表哥，我去看一個叔父！”車子一停下來，她馬上站起來說。

“怎麼不准我走動呢？”

“怕你給我的叔父「見」！”

“怕他嗎？”

“不是怕，他舌子長，傳出去不大好聽！”

她一逕出去了。他悶悶地看她混在一羣剛下車的人裏面，同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談天。那男子戴着一頂便帽，穿着一件長短很不相稱的布衫，棉褲子用條白的帶子緊緊縛住，棉鞋的後跟也纏上了一塊白布，大約是替她的祖父帶孝。這印象使他感到不快。

一回來她就問他：

“我的叔父看見你沒有？”

“自然看見，他有眼睛怎會看不到我呢？”

賭氣了，她從此一直沒有開口。從諸暨過去，路更平坦，站也更少，車子自然也開得更快，他們到蘇溪只有下午兩點多鐘。

蘇溪是一個小鎮，兩旁都是山，中間流着一條溪，風景非常的秀麗。過鐵橋以後，有段鐵路竟同鎮上住宅的屋頂一樣高低。遠遠看去直像火車在瓦蓋上碾過。在那一段軌道上，火車開過的回聲也特別響，遠聽去很像一塊圓石不住地滾過橋洞，急促而且空虛。

“你在這兒下車不是？”火車快進站的時候他問，明知道她在這兒下車，却還問她一聲，這無意識他未免暗笑。

“當然。”

“你以為我在這兒下車好，還是一直趁到義門好？”

“問你自己，我怎能替你作主？”她冷冷地回答：“不過我想你還是趁到義門來得方便。”

“可是我的票子也是買到這站的，要補很討厭，陪你多走幾里路也好。”

她把那兩張車票看了一眼，皺着眉，滿臉的不高興。

“那末下車吧。”

他很服從地跟她下車，心裏亂亂的。

晴了半天，竟又下起雨來了，春天真是多雨的。車站位在曠野的中央，四面滿是金黃的菜花，鮮綠的豌豆。因為這條鐵路通車還不久，營業又不能發達，想建設真是困難。所謂站上的辦公室，只是一間臨時搭成的小屋，又黯又窄，站長室，行李房，賣票處，統統都混在一起，人來人往的簡直鬧得你頭昏。候車室是用木板搭成的，像個比較牢固的涼棚，屋頂是鋪的爛鐵，下起雨來就淅瀝淅瀝的響。那房子實在只遮得了風雨，遮得了太陽，說不上好壞，更沒有什麼頭二等客室的區別。車站附近是客棧，飯店，小規模的轉運公司。雖然房子也不算少了，在這荒涼的曠野裏，却總顯出幾分悲哀和寂寞。

他們坐在行李房門口等着她的行李。那天在這車站下車的客人不多，就有幾個也已經匆匆離開了。到處都冷清得很，所以幾個賣豆腐包、肉餅、花生、香烟的小販，替人長途挑送行李的腳夫，老是不散的圍着他們。最可惡的是那些飯館裏的夥計，他們一邊用油膩膩的手搶着想提他的手箱，一邊爭着嚷：“先生，到我們店裏用了飯再走！”

“下雨你怎麼走呢？”看見行李來了的時候，他輕輕問

她。

“不要緊，我有皮鞋的。”

“可是你在開運動會的時候，曾經扭傷了腳踝，下雨天怕要受到濕氣。”

“那有這種事！”

“真的，而且下雨天夜得很快，路又遠又滑，我看還是明天再走吧——”

“明天？不，不！”

她掉轉頭，向一個站在她背後的挑夫說：“你知不知道命沙港？”

“知道的。”

“那末替我挑這兩隻箱子去。”

他呆住了，看着她那堅決的行動，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他是送她回家的，可是這種送行的滋味，是不是他所希望的呢？他茫然，惘然，昏沉沉的只覺得頭痛。

“你預備不預備走？”

那挑夫已經把箱子挑在肩上了，她才冷冷的這樣問他。

“當然送你到不能再送的地方。”

“那是不敢當的，表哥！”

雖然她這樣明白的謝絕，他還是心不死的跟在挑夫後

面，一同走出了車站。可是他究竟到那裏去呢？家裏是冷清清的，那寂寞他素來很怕；而且心境不好的時候，回家向父母生氣，無故使他們痛苦，他也不忍。想起她一路的冷淡，剛才的拒絕，以及過去的一切情形，他料定就是再送她十萬八千里，也是沒有什麼意味了。

“表妹——”

“什麼事”

“你能不能再借我一點錢？”

“是不是想買吃的東西給孩子們？”

“不，當路費！”

“要多少？”

“兩隻洋就夠。”

“是不是想上蘭溪去玩？”

“不是。”

“又回杭州去？”

“也不是。”

“那末你究竟到那裏去呢？”

她覺得奇怪了。

“我嗎？——”他苦笑着說：“I have nowhere to go……”

是的，nowhere……”

他頭也不回的走了，在迷濛中，淋着雨，提着那隻破爛的箱子，他茫然的只是向前走，向前走……



節 日

徐 轉 蓬

沒有太陽，但不落雨。天空佈滿帶有些微顏色的霞一般的雲，這種天氣，看去是快樂的，因為節日是快樂的。

對於佳節的到來，一個剛十歲左右的孩子，更活躍的感得。石生這孩子，每天起床時，定規要哭一場的，今天醒來，擦一擦朦朧的眼睛，自家穿衣起身了。母親卻沒有醒，她因為晚上悲哀的想了一夜，也流過淚……到了天亮時分才稍稍入睡，她的鼻孔，像笛子般的吐氣……

昨天臨睡的時候，石生再三央求母親，早晨不要忘記喊他：愈早愈好。

‘媽，明天一早喊我！’

‘什麼時候？’

‘天沒有亮！’這樣說，覺得有錯誤，立刻換了口吻：‘天剛亮！’

‘唔唔——唔唔——’母親唔唔的。

‘唔唔——唔唔——不喊我，要哭！’

明天抓住了石生小小的暴跳着的心……

結果，清早他比母親先看見太陽第一道金黃色的光線爬進長和闊不到一方尺的窗口，他覺得這時起身已經太遲，他想哭，抓住母親的頭髮：

‘爲什麼不早些喊我？爲什麼？’

母親睜開那貧血的眼睛。

‘你先起身吧，媽媽起來還是沒有事做！’

街頭：人聲從塵埃中，從流動着八月清晨的氣息的空中浮起。因爲今天是節日，從各個小村來趕集的人非常多，也非常早。

各家店舖門口，擠滿顧客，肉店、酒店、豆腐店……街；兩旁，曠場上，張起布幕，擺滿賣各色各樣物事的攤子……

孩子們上街頭來，就是看看這熱鬧的情景，也是快樂的。

石生和一般孩子同樣的，很早的流上街頭去了。

到了節日，孩子們（大人們也是）有更多的吃的東西大半孩子們的口袋全孕滿的。

但是石生這孩子，口袋也沒有。

不久，他流着鼻血哭回來。

母親剛起身，她睡到太陽兩丈來高，不是太愜意嗎？每

個婦人在節日都忙着做菜，忙着磨米粉做團子，預備過節，但是節日在他們窮苦的家庭里跟平日沒有些微不同。沒有酒，沒有肉，也無所謂節日。

母親正從菜園里回來，在廚下切青菜，預備燒菜飯作早餐。

‘媽媽——嗚嗚嗚——嗚嗚嗚——’

他從外面哭進來。

滿臉的鼻血，滴着，滴着，紅的血滴落在那黑的髒髒的衣襟上。

他像鬼一般的立在母親面前。

母親見了吃驚的呆住，菜刀鏗鏘的落在木凳上。

‘怎麼來的血？怎麼——’

‘王大爺的兒子，打我鼻頭拳，用腳踢我……’

他哭出這一串話。

王大爺這名字，夠把母親嚇倒了，他是個有錢的大地主，一般人怕看見他，怕和他說話，像惡魔降落他身上一樣。

‘一刀！’母親叱着：‘自家兒殺却了你，免得給別人打死……誰喊你跟有錢人的兒子一道兒去玩？’

這是母親在氣忿時的硬心話。

鼻血，鮮紅的，仍是滴着，滴着，滴到黑的髒髒的衣襟

上……

母親的眼淚也跟着滴了。

裝作硬心腸，說硬心話的母親，從自己舊棉襖的破洞處，抽出棉絮，塞住孩子的鼻孔。

孩子的鼻血止了。但母親的眼淚仍滴着，滴着……

孩子，他們爲什麼無故打你？’

他有一口不會撒謊的嘴：

‘我扒了他口袋里的糯米糕……’

‘啊……啊！你這餓鬼，你那貪吃的嘴……不給人家折斷手臂夠饒倖了……自家做錯不是該打的？哭你自己的！……’

這樣說，母親好像盡了做母親的教養孩子的責任了。

孩子懂得‘扒人家口袋’是錯事，覺得哭也無用。

擦一擦哭紅的眼睛，唾一堆口沫在手心，揩去鼻血。

他不知什麼時候又流到街頭了。

他忘却一秒鐘以前的事。

蕩來蕩去，他又到了王大爺的門口，就是早晨被打流血的地方。

這時王大爺全家人，正在進午飯過節，他看見那兩個打他的孩子，也正正經經的，各人佔了一把大的紅漆椅子，站近母親坐着喝酒，吃菜。那小小的白磁酒杯舉起來又放下去

……孩子似乎喝醉了酒，兩頰通紅，他看見他們的母親（和自己的母親兩樣）用牙筷把菜盆子移近孩子的面前：‘吃啦！吃啦！’酒往孩子們的小磁杯裏倒。‘喝啦！喝啦！’把孩子款待得像大人，把自己的孩子款待得像客人。

一溜眼，兩個兄弟中的一個，看到在通到廚房去的邊門口，站着孩子石生。

‘吶！那扒我口袋的小鬼又來了！’

他告訴他父親，指點着，那着魔似的他的父親的眼睛，跟着孩子的指示，轉過來。

石生轉身就逃，在門檻上跌了一交，‘嘭’的跌倒又爬起，可是兩隻獅子種的黑狗，不知從那個屋角裏嗥叫着追出來了，追着，追出廚房，追出院子，幾乎跳上他的肩膀。

石生飛快的逃過小板橋，跳過河浜。

烏鴉兒脫不了舊巢的，他又回到自己家裏了。

又是哭喪着臉對母親說：

‘媽媽，他們都在過節了，我們呢？’

‘去問你爸爸去！“我們呢”？’

爸爸這時恰巧在家，他在外面流落了好些日子，剛在節日趕回家，全家人等候着他帶回過節的物事的，但是他空了雙手出去，空了雙手回來。爸爸聽到母親刺骨的話‘問爸爸

去，“我們呢？”有些生氣了，爸爸是個愛面子的人，人雖然窮，但說話簡直有錢人的口吻一樣。

他喚了孩子，拉住他的小手傲慢的說：

‘孩子，我帶你上菜館酒店過節去……’

下午。他跟在父親背後，在離家三里路遠的城中街道上走，他拉住父親的衣角；慢慢的走到一家舖子門口，站立一會，走到一家菜館，他簡直不肯走開了，他看見菜館裏的熱鬧，每條桌子都佔滿顧客，堂倌跑來跑去忙着送菜送酒，廚子運用他靈活的手法，在門口木板上殺鱧魚。

‘爸爸，蛇一般的！’

‘不，鱧魚。極好吃，價錢也貴……’爸爸也喜歡吃，所以他說時是帶着喜悅的調子的。

‘我要吃！’

‘你不怕？吃了，牠仍會從肚皮裏咬出來。’

‘不怕。’

孩子原是聰明的孩子，他知道爸爸的哄騙，吃了會從肚子裏咬出來，怎麼有這許多人吃牠？——小時他從破穀倉裏捉到大老鼠，剝去皮，用荷葉包好，投在炭火上燒了吃。他什麼全吃，什麼全不怕。

他拉住爸爸的手：

‘要鱸魚！要鱸魚！’

父親搜摸袋裏的錢，暗暗計算了一下，父子兩個，被那菜館子吞進去了。與其說他爲了孩子，毋寧說他是爲了自己。父親已經三五年沒有嘗到鱸魚的滋味了。

菜館裏已被酒鬼佔滿了。堂倌只替那些商人模樣的顧客安置坐位，並沒有來招待他父子兩個。自己找了空位，對面酒席上就是七八個紳士之類的人，旁邊籐椅上已躺下喝醉酒的，一方面嘔吐着，一方面喊着要酒……

他們坐在那兒等了好久，沒有堂倌走來問他要什麼。

他揮一揮手喊：‘堂倌！’

被喊作‘堂倌’的人，踏着方步走來。

‘來，隻炒鱸魚！’

‘別的？’

‘再打四兩高粱。’

堂倌有節拍的踏着方步走去了，他們是被習慣所訓練的，不管在何等情形之下，永遠不改換他自己的步法。

堂倌來來去去，托着盆子裏的紅燒雞、風鴨、火腿菜心、往別的顧客面前送。

他父子兩個，等待着，等待着，一個鐘頭過去了，一個半

鐘頭過去了。仍沒有送炒鱸魚來。

‘噲，堂倌，快些！’

他又揮一揮手喊。

‘再等一等啦！’

‘多久了，還該等多少辰光？’

‘沒有一定。’堂倌說，輕蔑的投他一眼，‘今天就是定了的酒席，菜也來不及燒！’

‘不能等了！’

‘那隨你的便！’

隨着，爸爸拉了孩子的手，氣忿忿的離開那裏，氣忿忿的嚙着：‘只要我有錢，不吃你家，吃他家的！’

他們又走進另一家菜館裏去了。

爸爸一杯杯的喝着高粱，喝了半斤（這本是他預算着的最多數量）又加四兩。今天是節日，不該盡情的樂他一陣？孩子石生却搶着吃鱸魚。

因為是節日：每碟子的小菜分量減少了。當爸爸剛喝完半斤高粱時，一盆炒鱸魚，只剩空盆子。

因為是節日：貨價飛漲了……

爸爸拉了孩子，同着從來所未有的喜悅去付賬。

‘幾多？’

‘恰好八角。’

爸爸的腦子裏像有座升降機飛起。

‘漲了價?’

他已經口吃了。

‘不要忘記你吃的是才上市的鱒魚! ……還有, 還有兩斤高粱!’

掌櫃, 那留有仁丹鬚的老頭, 隔着眼鏡深深的盯他一眼, 那看法, 容易叫胆怯的人發抖的。

‘兩斤高粱?’ 追着問。

他自己懷疑這數量。怎的? 一小口, 一小口的限止住, 並沒有盡情的喝呀!

‘你喝得發昏了!’

那紅鼻子的肥胖的老闆娘, 在掌櫃背後插口說。

怎麼辦啦! 爸爸挖出所有的財產: 六隻銀角。他向老闆懇求:

‘老闆, 我只有六毛錢, 要欠你兩毛了。’

‘我不認識你, 不掛賬的!’

‘你相信我。下次帶給你?’

‘沒有錢喝啥酒? 不給賬不放你走!’

爸爸是最愛顧全面子, 也最容易生氣的人, 他拍拍胸

口，張大鼻孔：

‘誰欠你兩毛錢，把孩子作抵押……’

爸爸拋下了孩子，急忙的走出那菜館。他是設法兩毛錢去的。

許多人，射出驚奇的眼光送他走。

‘一個奇特的酒鬼！’

孩子成爲一件抵押品了。他站在老闆面前，哭喪着臉，眼淚滴着 滴着……

一九三三，四月。



經濟恐慌下之 特克諾克拉西的怒潮

張廷錚

(I) 怒潮的索隱

黃金閃爍的美利堅，翻起了比金價升落還洶湧的怒潮。這怒潮，狂濤似的捲着全世界，激動了大西洋邊的英法，衝流到太平洋岸的中國和日本。這，就是風靡美國的特克諾克拉西。

什麼是特克諾克拉西 (Technocracy) 呢？就是技術主義或技術統治。一般人稱它是哲學上的新學派，不過現在已侵入社會的範圍裏面，而有了政體的意味。我們知道民主政體是由人民組織政府；君主政體，是由一個人組織政府；現在的特克諾克拉西是提倡的技術政體，由技術人材或技術的本身來組織政府。他們一方面以能力 (Energy) 為研究的中心，同時主張改變了現存的價格制度。

他們預言着美國在十八個月內有崩潰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因破產而陷於毫無辦法。更預言一九四〇年價格制度

要能崩潰，人類也就到了末日。但是如果採用了他們的計劃，那麼美國每人每日只須工作四小時，每週只須工作四日，並且從廿五歲起工作到四十五歲止。這樣，他們的日常生活，可以高過商業最盛時期的一九二九年的生活程度十倍以上。

於是，特克諾克拉西出世不滿三月，就泛濫了整個的新大陸，像黑死病一樣的流行到每個人的談論裏，每份報紙，每份雜誌，全滿篇滿頁的登載它，連專門的雜誌都出了兩種，每天還至少出專書一兩冊。全國無線電台減少了游藝的節目，來為特克諾克拉西播音，一天九個電台中，有八個列着它的節目。團體領袖的司高脫（Howard Scott）被稱為馬克斯第二，和人類的福音，他簡直成了美國人的偶像。甚至把他當做神話裏面的人物似的，傳說着他的生平。

美國人的這種瘋狂似的崇拜和信仰，許多人認為這只是膚淺、浮薄、輕率和愛出風頭的特性的發揮！更有些認為這是時髦熱，新奇狂的表現，與高爾夫球的風行，林德白愛子的被殺，和白克夫人（Mrs. Pearl Buck）的福地（Good Earth）之轟動一時，初無二致。但是，我認為這些僅是浮面的原因而已！

我們如果更深的探索一下，就明白了特克諾克拉西之

盛行，實由於迷漫世界的不景氣，和美國空前的經濟恐慌。美國自從一九二九後，陷落在經濟恐慌裏，失業者一天天地增多，恐慌也就一天天地加速。到了去年，情勢是更形惡劣。終於，胡佛總統就因為經濟恐慌的無法打破，而競選失敗了！美國人憧憬着，懷念着過去的繁榮盛世；目睹着如今的零落，危機，真是撫今思昔，情何以堪！鑒往察來，更不勝肉顫心驚之至呢！在這失業者的哭泣、怒號中，在這紐約華爾街的暴風雨中，忽然突出一聲足以挽救美國命運的神術出現，怎叫他們不歡喜若狂，趨若蜂蟻的去紛爭，去信奉，去崇拜呢？

並且，美國人處於現狀之下，明知這樣下去，將演成可怕的悲劇。但是一方面留戀着這未枯盡的骸骨，一方面更不敢接受真理；甚至即觸一觸或想一想都帶着危險性一樣。所以既痛恨着那種主義的行使，又恐懼着自己命運的悲慘。聽說有一種，即無可怕的主義，而又有挽回頹運的神說出現，其爲之歡欣鼓舞，雀躍崇信，是毫不足怪的了！

特克諾克拉西的倡導者，大概很認清了美國人的習性，所以不定名爲 Technoism (ism是主義之意。) 而定名做 Technocracy。並且有人稱他們爲變相的共產主義時，馬上反駁說：‘主義這種東西太重政治意味了，我們的努力不爲

政治的活動。我們的工作是一種純粹的科學。我們願意用科學來統治人類！’他們高呼着反對一切主義，他們認為特克諾克拉西一出現，好似照妖鏡懸到了天上，無論是共產主義，無論是法西主義，無論是民主主義，總之一切的主義全回到牛角尖裏去了！他們相信一切政黨將要承認了失敗，而請求科學替他們找出路。所以司高脫說：‘在你們得着赦免之前，你們必須認罪。’

在這樣的年頭兒，資本主義之欲子子孫孫，萬世惟我獨尊是不用說了！就是無產者，也高呼着要掠奪統治權。中產階級也有所謂法西斯蒂的專政。現在，連技術家、科學家、工程師，也以理想的天堂做甘餌，聳動着聽聞，嘵嘵嚷嚷，也大有，各位閃開，讓我來顯一番經綸給你們看看！包你藥到病除，起死回生！諸君不信，待我試將起來！’的氣慨！

但是，特克諾克拉西果足以挽救他們的頹運嗎？果足以恢復他們的繁榮嗎？不！決不！這只是廿世紀的新烏托邦！藉畫餅以充饑，望青梅而止渴的‘阿Q’政策而已！這，有許多人是明瞭的，但是尚有許多人，明知其為畫餅，為望梅，但是不忍打破自己的美夢，或認為即畫餅，望梅亦可聊勝於無吧！至於那深信特克諾克拉西是人類福音的人，那真不免有幾分傻了！因為即使特克諾克拉西的研究者，也還自認現在僅

盡於理論的研究呢！

特克諾克拉西反對價格制度，但是不知道價格制度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產物。特克諾克拉西迷信着物理的法則，却不知道社會問題有着它的特質，經濟現象是不能用觀察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觀察的。並且他們根本就沒有實現特克諾克拉西的具體方法，而特克諾克拉西就只成為空空的幻想。

所以，在美國，這種怒潮已將成為過去，並且有人說司高脫已被開除，並且被哥倫比亞大學拒絕了合作。

不過特克諾克拉西的最大貢獻，就是十二年來收集得來的資料和畫成的表格。這將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末路，也可說他們費盡全力的結果，就是替資本主義算了個必然潰崩的八字罷了！

(II) 人物和理想

(一) 創始者及文獻

特克諾克拉西這個字，是一九一九年，由美國加利福利亞州 (California) 巴克列的技師，司密士 (William H. Smyth) 發明的哲學名稱。到一九二〇年，才組織了一個小團體。

這團體到現在，雖然已經成立了十三年，可是直到去年八月，在美國紐約的報紙上，才發表了它的消息。誰知不出兩三月，這消息轟動了北美、南美、歐洲、亞洲。

至於這團體的創辦人，有電力公司工程師司但因梅茲氏 (Charles P. Steinmetz)，左翼經濟學家威勃倫氏 (Thorstein Veblen) 著名經濟學家哲斯 (Stuart Chase)，電氣工程師鍾士 (Bassett Jones) 和現在的領袖司高脫 (Howard Scott)。至於協助他們闡明特克諾克拉西理論的重要人物有：紐約著名的建築家阿克曼 (Frederick L. Ackerman)，紐約工程師約翰 (Bassett Johns)。哥倫比亞大學工業工程系主任羅登卓克 (Prof. Walter Rautenstrauch)，及物理講師許伯德 (W. King Hubbert) 加州工學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陶曼博士 (Dr. Richard Tolman)。另外有司高脫的助手希德科克 (Dal Hitchcock)。據說連愛因斯坦對這運動也給以很大的注意呢！

在過去十三年中，由司高脫領導着，和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師緊急委員會 (The Architects Emergency Committee) 合作，組織了一個北美能力測量所 (The Energy Survey of North America)，來實地測量北美的能力，並

且預備調查三千種美國的工業，研究生產與人工時間的關係。這工作現在仍在繼續進行。同時已將一部份調查研究的結果，發表在報章雜誌上。

因為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發生，一九三〇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畢得落氏(Dr. Nicholas M. Butler)和羅登卓克教授請司高脫到哥大，並且在工業工程系，開了間試驗室，供他專心的研究。到去年哥大於美國經濟恐慌到了尖端的時候，發表他們的估計，於是全國風靡於特克諾克拉西的狂瀾中。

特克諾克拉西的結論是：因機械的進步，代替了人工，所以失業者將無限的增加。欲求經濟繁榮的復興，除非放棄價格制度，而採用能力證券制度。

並且堅決的說：‘今後工業的發達，決不似從前一般的吸收勞工了。’司高脫在他宣言的開始(見Harpers Magazine 今年一月號)就說：

‘美國文明史的危機到了。全國正立於幸運和災禍的門限上，幸運是指社會的福利，災禍是指價格制度的失敗。這幸運和失敗，又都是無可避免的。神替現代的美國人磨成了光滑的地方。在留加色(New Jersey)已經有一家工廠，除了用一個人開閉機關外，一切全用機器，而無須人工。這

不但是失業增加的預示，不但是工業競爭減低生產費的通知。這些都還無關緊要，而最重要的是證明了數年來所推測的一個真理。這真理就是，物質的財富不能用勞動、貨物來測度，而當用能力來測度。

至於司高脫的大部理論，都是由已死的威勃倫的著作工程師與物價制度（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1919）中抄來的。那書中曾說：當社會生產逐日機械化時，一般深明機械內質的工程師們應當出來掌握社會的船舵，指示前進的路途，免生異日的危險。司高脫聲辯，說此書之成，是他和威氏兩人共同商酌後寫的。

關於司高脫個人，誰也不大明瞭他的身世。所以許多類似小說、神話的故事，全加在他身上了。於是有人說他做過總技師，有人說他得過德國的博士，還有許多奇怪的無稽之談。不過較可靠的是，他生於菲金尼亞省（Virginia），現年僅四十二歲。身材瘦而且高，臉上常帶着不自然的笑容。喜歡穿藍色的衣服和藍色的襯衫，並且愛結紅領帶。因為家庭關係，受教育於歐洲。父親是個工程師，曾做過許多建築計劃。從白格達到柏林的白林鐵路（Bagdad-Berlin）就是他造的。司高脫對於高深的數學、物理、地理、生理、化學都很有研究，並且知識極廣博。

(二)烏托邦的素描

特克諾克拉西說：在現社會，人們雖然有訂廢契約的自由，但是實際上，爲了生活的壓迫，就明知其爲苛酷的条件，也不得不接受，對於這種貧苦者的救濟，有所謂慈善的團體。

要是到了技術統治之下，因爲資源、人力、機器和知識的完備，就不會有貧困者的存在。社會能夠保證每個人的生活，僅僅對於健康的成人要求一個最小的服務。這服務就是每星期工作四天，每天工作四小時，並且也只在成年後的二十年間。

在那社會中，小學教育是強迫的，至於一個成人的應否入中學，就要根據心理學家試驗他才能的成績，和他是否還能有智力的進步做標準。每個人到了廿五歲，由心理學家指定他去作最適宜的工作。四十五歲以後，就可以退休了。不過退休後，依然有他最後契約規定的薪金收入。每個人除了日常生活以外，沒有財產。每個人住的房屋，都是用電氣來溫暖、冰涼、濕潤和防塵。一切都有科學足以利用，誰也沒有家僕。

他們更批判着，在經濟不安定的現社會下，對於圓滿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可怕的毀滅着。爲了收入的不豐，爲了收

入的中斷，破壞了世間千千萬萬的家庭，爲了尋找一點生產手段，而拋棄家庭的青年男女，據他們的推定，都在貳拾萬人以上。但是到了技術統治之下，家庭因經濟的安定，必需品的無缺，於是有了鞏固的基礎，和堅強的團結。於是因房屋、食品的不潔發生的疾病，得以免除；因購買力不足而生的家庭情感的惡化，也可以消弭了！

他們也承認，閒暇時間的如何利用，到那時將成爲複雜的社會問題。不過他們說：有藝術的天國，有音樂的樂園，有科學的領域，供人們耽迷，沉醉，研究，鑽研。將人生美化，將社會美化。更加上國家給成年人以受多量教育的機會，和鼓吹手工業的藝術，這種困難都可以減少。

那時政治上雖只有選舉和外交兩樣事，但是爭辯一定非常的激烈。國防問題，依然是很重要，至於社會秩序，則因價格制度的廢除，商業上的競爭自然消滅，就是掠奪也不會發生。

在技術統治下，大家永久取消了一切債務關係。又因爲經濟制度的改變，金錢只成了一種新的玩具和紀念品罷了。不生產的勞動者，像律師、店員、銀行家，因爲組織和管理人材的需要，依然有顯身手的機會。從前辦理資本的人，依然指揮着生產、運輸、售貨種種事。工程師們更努力於技術效

率的增進，和虛耗的免除。工資用能力證券(Energy Certificates)支付，各種貨物的定價，就以生產時候所用的機械能力做定價的標準。能力證券只在規定期內有效，使私產不會發生。並且一切東西的生產是有計劃的，是以需要、使用為標準，為目的，所以生產的東西，全有人購買，國家發行的能力證券又是平等的分配給工人，管理者，科學家；使他們並不因職務的不同，而生不平等的現象。

他們也承認工作鬆懈和指派工作的不公平，都需要更好的管理。而那時輕小的犯罪，只以增加工作時間做懲罰。

(III) 理論和雄辯

綜合起來，特克諾克拉西的理論，實不外乎三點。一是生產技術的急速進步與發展，使人工日益減少。二是物價制度(Price System)的流行，生產變成了獲得利潤的手段。三是主張以能力證券(Energy Certificates)代替物價制度，把社會由技術家們來統治。

(一) 生產進化的線路

從開天闢地的盤古期，一直到十八世紀，這七千年間的歷史，因為是用人力工作，所以勞動速度並沒有什麼變化。到了十八世紀末，蒸汽的發明，人類知道用蒸汽補助勞動，

於是生產力起了急驟的變化。到二十世紀的今日，主要的原動力由蒸汽變成了電力，人類的生產力增加了九百萬倍。這九百萬倍的增加，有八百七十六萬六千倍，還只是過去二十五年間增加的。這種勞動速度可驚的變化，結果使社會生活變了式樣，於是現社會的經濟組織，就日益在崩潰。也就是原動力的廣被應用，頂替了人力在生產上的位置。

由機械的進步，生產的加速，究竟對於人類勞動的生產方法起了多少變化呢？我們且看阿克曼（Frederick L. Ackerman）在技術家所見的不景氣一書中的敘說：

‘在古代羅馬，靴匠五天半才能做一雙靴子。但是現在的勞動者，每天每人可以製造六十八雙多。從前磚瓦匠一日十小時的工作，每天平均最多製磚瓦四百五十塊。最近直線型磚瓦工場，每人平均可以製造四十萬塊磚瓦。古代羅馬或雅典的製粉業，用他們簡陋的工具，一天不過製一桶到桶半的麵粉，供極少的人使用。到了今日，像密尼波里（Minneapolis）的一家製粉工廠，用一個勞動者，做較短的工作，時間，出較優的麵粉；一天平均可以製造三萬桶多……’

美國時報載着：

‘美國全國的工業能力，為十萬萬馬力，可以代替一百萬萬工人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可以代替世界上人類總數

五倍以上的工作。……’

‘在鋼鐵工業上，現在一個工人一小時的工作，等於前五十年六十五小時的工作。……’

他們更指出現在機器措置的失當，而宣稱美國如在技術統治之下，那麼可以有下列的許多奇跡！

‘四千個工人用最大最新的農具，可以耕種全國的小麥，其產量，等於一九二九年生產過剩時期的產量。’

‘一百個人，在五個造磚廠（現在有二千三百七十個磚廠）內，可以造成足供全國使用的磚。’

‘鋼的房屋，將在標準區內(Standardized Section)——一英里見方的公地——建築起來。一個有八百工人以下的製造廠，就可以在一天之內造成五十英里這樣的標準區。’

‘由工程師設計，製造永遠不壞的汽車，可以行駛三十萬里，不需要檢查。用一樣的標準效率，造成終身用不壞的保險刀。’

特克諾克拉西於是又說，造成失業的原因，不僅是機械生產速率的增加，同時機械生產品的經久耐用，也是一個大原因。司高脫且說：‘他有法子使皮靴一輩子不破，衣裳冬暖而夏涼，一生用不着更換。’這些都是真的，如果一旦採用，失業將更增加。他們調查了三千種工業，製造了無數的圖

表統計，證明他們所說的，新技術的應用，生產力增加，人的時間（Man hour）却在急速的減少。司高脫所以預言兩年中間，美國失業人數將增至兩千萬。

照常識推想，機械代替了人力在生產上的地位，這原是一件有益人羣的事。爲什麼事實上的結果，會恰恰相反呢？爲什麼美國會焚燒了大麥棉花，巴西會沉沒了萬萬的咖啡？而一方面又是一千五百萬的失業之羣，嗷嗷而無物果腹？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現象，會極矛盾的，對照的存在着，這也許將不爲大家所明瞭。而特克諾克拉西的答案，說這是價格制度所賜與人類的惡果。

（二）價格制度的罪狀

價格制度一名詞最初見於威勃倫的書中。羅登卓克教授給它下的定義是：‘凡以商品價額爲貨幣與統治生產基礎的社會制度，都叫做價格制度。’在價格制度中，財富的標準，以商品的累積來計算，所以社會生產不集中於社會，却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

在這種生產不以使用爲目的，而以出售、利潤、利息爲目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經濟活動的重要原則，就是私產制度和自由競爭，也就是價格制度。資本家生產貨物的目的，只在乎獲得以貨幣計算的利潤。要利潤獲得的愈大，就只有使生

產成本的愈小。要生產成本減少，就只有使機器的利用增，而人工的需要減；也就是勞動者的勞力和時間的減少。於是出賣勞力，換取工資，再去購買生產品的勞動者，因勞力廉價，工時減少的結果，購買力也就隨着減小了。資本家既然是爲了獲得利潤，才設法減低了成本，增加了生產，自然不願意減低物價，而寧願消毀製造物以求物價的上升。於是丹麥最近要毀滅了十萬頭乳牛，荷蘭預備屠殺十萬頭幼豬，以避免肉價之慘跌。同時全世界的失業者，即求一飽而不可得！這種極矛盾的經濟現象，特克諾克拉西歸之於價格制度，這還是價格制度賜給人類的否運。

但是價格制度中的所謂利潤，又不過是一種債權 (A Debt Claim)，所謂資本家，又不過是債權者罷了！因此工業生產愈增加，他們的負債也就愈增加。這話是怎麼說的呢？因爲資本家的利潤，財富，不外乎債票、股票、票據、鈔票，但是這些東西，全是所謂‘支付的承諾’ (Promise to Pay) 罷了！生產者所賺來的利銀，就僅僅是這類債權。在技術進步發展極速的美國，往往機器用舊了，但是購買機器的代價，竟尙未償清。好比‘電汽總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在一九〇三年賣給銀索爾 (Insull) 公司的發動機，到一九〇九年，就廢棄不用了。但是爲了購買這架機器所發的

公債，還沒有收回，仍在繼續的付息。爲了付息，又不得不再借款，而不得不再發新公債。於是舊債利息未了，新債利息又來！爲求利而購機，爲構機而借款，再借款而付息，如此循環不已，於是美國人的債台就高築了！

據電氣技術雜誌的主筆約翰說：‘美國產業的負債、債券、抵押權、銀行借款，及其他附利息的償還金，共約二千八百億金圓。若把稅金再包括在內，則此項負債的負擔金是每年三百四十億金元，差不多等於一九二八年國民所得的半數，自一八四〇年以來，負債有此期內的四倍的增加。換句話說，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三〇年相比，負債總額有十六倍的增加。’司高脫說：‘我們的負債比生產增加的快，而負債和生產比人口的增加更快。’

美國在價格制度之下，債權者的銀行家、商業家、工業家，爲債務社會的統治者，銀行家就是管理債務的人。他們爲謀利，所以負債；爲擴充信用，又需更多的金錢。所以特克諾克拉西稱銀行家做‘債務的商人。’而稱正統派的經濟學爲‘債務病理學’（Pathology of dept）。

他們檢討的總結果，是工業生產技術的急速進步，破壞了以貨幣爲標準的分配制度，也就是價格制度。他們認爲在物品生產的過程中，人可以應用機械的極大的能力來工作。

現在世界上真正的財富就是能力。至於金融財富，僅是在虛構的廢物和工業上的債權關係罷了。

(三)能力決定論

特克諾克拉西說，佔有多量的債權、存貨、票據，以及其他的生產工具，不但不是財富，反而是些債權債務。發動機的佔有不能算財富，發動機的運轉能力才是財富。買了一塊肉，肉不是財富，吃下去，由肉發生能力，這才是真正的財富。他們認財富是能力的消費。他們的說法是‘能力決定論’ (Theory of Energy Determinants)。

司高脫述說：‘物質的財富，不能用勞動貨物來測度，而當用能力來測度。’又說：‘能力雖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但是可以用表明工作的單位，像電力的單位‘厄格’ (Erg)，重力的單位‘朱爾’ (Joule)，熱力的單位‘加羅里’ (Calory)，無論何種形式的力，都可以用這種單位來衡量，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實。若是大家都認識了這事實，現代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了。因為用美金以定物價，是隨時有漲落的。一元美金的東西，今天多些，明天少些，全沒有一定。但是能力的單位是不變的。無論是在一九〇〇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甚至二〇〇〇年，都是一樣。’

所謂一‘加羅里’就是使廿二磅的水之溫度，在攝氏寒暑

表上昇高一度所需的熱量。一‘朱爾’是表明一磅重的東西，拾到九英吋高所需要的力量。一‘厄格’是一‘朱爾’的千萬分之一，也就是一‘朱爾’等於一千萬‘厄格’。

阿克曼說：“勞動力既可以‘能力’來測定，那麼一個技術家在考慮生活程度的時候，他是不以金元、金鎊、法郎或馬克等做標準，而必須以上述這幾點來加以考慮。”

如果生產和消費的過程全用這單位衡量，那麼據阿克曼的考察的人類能力的結果；說：

‘就歷史上人類顯現過的社會去考查，人的體重大概自一百五十磅到兩百磅。每人在八個鐘頭裏面，只能夠有一百五十萬磅（Foot Pound 也是工作單位，即把一磅重的東西抬高一尺的工作力量）的生產能力，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能力轉運的機關了。所以過去的社會制度，老保持着一定的狀態，而被那一定的狀態所限制了。就是‘人’這個機械的勞動速度，把沒有其他機械的社會之機械的機能限定了。’

他們所稱的‘能力’（Energy）是指動力而言。他們下了個定義：‘能力為做工作的力量’（The capacity for doing works）。司高脫說：‘能力即是能產生工作的力量。一切工作都包含着能力之變移。我們要使原料變成可以消費的物品，則必需消耗能力’。‘人類的生命永久是對能力的戰爭。人已

經繼續的發現了藏在煤和煤油裏的能力。人們又利用水來發電，現在正在尋找原子裏面的能力了。’所以他們的價值論是能力價值論；他們的歷史觀，是能力歷史觀。

他們認定物質的財富 (Physical wealth) 才是真正的財富。他們認定物質或物理的衡量法，才是善美的財富衡量法。所以他們主張廢除以貨幣為交易的價格制度，而主張物品用能力計算的‘能力證券制。因為能力是不變的，這樣可以避免因貨幣價格之變動而生的許多惡果。

至於他們所主張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方法，就是把社會的經營，當做‘物理的經營’ (Physical operation)，他們認為現在的美國之經濟的恐慌，完全由於忽略了法理法則所致。因為依照物理法則，經濟制度不應用金元來支配，因金子的價值，也和其他物品一樣依產量及其需要而隨時變動的。只有用能力來支配的經濟制度才是合理的，因為能力是工作的力量，每件物品的完成，都是能力施於物質上使之發生形體上變化的結果。

他們在北美能力調查的結果，以為美州的富源，足供給和造成一個高級生活的力量，歐洲大陸則稍遜，中國則相差更遠。英倫三島已經沒有挽救的方法，因為他們的出產日減而人口却日增的原故。

(IV) 綜合的批判

(一) 美麗的口號

憑他們的理論說得天花亂墜，但是究竟怎樣的由舊社會渡到新社會，究竟用什麼方法去實現他們的理想，還未曾聽見說過。雖然司高脫曾在談話時表示：‘他已完成了一個周密的計劃，他主張取消現社會的價格制度’。但是最近技術研究會却公開的說，他們並沒有指導社會的具體計劃，他們的團體，純粹是一個研究機關。只希望探討一種適用於社會的基本方法。而直至現在，他們既無系統的著作出版，又無確定的綱領公佈，僅僅是一句美麗的詩或口號而已。

因為他們僅僅是一句漂亮的口號，所以美國的資本家，也願傾聽他們的談論。司高脫於是成了紐約華爾街銀行家的上賓。因為在這經濟恐慌日益深刻的年頭兒，美國資本家也很願有特克諾克拉西一類的理論出現，給美國人以樂觀的麻醉劑，使動盪的神經，得有暫時的鎮靜。恰如新共和報所說：‘特克諾克拉西，不過是一種良美的藥品，或美麗的故事，可以使小孩子吃了聽了，安靜的酣睡下去罷了。’

但是幻夢雖說美麗，總有覺醒的時候。所以據說司高脫已被哥倫比亞大學拒絕合作了。

(二) 根本的錯誤

生產的過剩，和消費的不足，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現象，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性。特克諾克拉西把生產矛盾的原因，歸咎於價格制度，却不知道價格制度是存在於利潤制度中。他們把失業現象歸咎於機械的變化和價格制度，却不知道失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結果。價格制度和貨幣的使用，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之特徵及貨幣商品的形態。其實，機械的進步只會使人類從勞動中得到解放，現在的蘇聯就是明證。又有人以為蘇聯所實行的與特克諾克拉西的理論相同，完全由專家工程師，技師管理一切大量的出產，殊不知蘇聯現在是想從農業國進到工業國，使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在國際間，有鞏固的地位。何況他們的技師、專家、工程師又都是政府的雇員呢！

法國世界週刊 (Monde) 中有明拉氏 (A. Minard) 論技術主義說：‘特克諾克拉西是二十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由工程師、技師等的專政計劃，會產生出資本主義的富人政治底狄克推多。’

特克諾克拉西的批評資本主義，和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犯了同樣的錯誤。蒲魯東當時也是把貨幣當作了改造社會的槓桿，忘却了貨幣是存在於資本主義組織之

中，馬克司批評他！說：‘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廢除社會本身的矛盾，而保存了商品生產，這無異乎主張廢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會。因為貨幣的矛盾，是存在於商品生產矛盾中。’

他們的理論因認識的謬誤，所以決無發展澈底之可能。他們憎恨現在，但是只敢夢想將來，現狀雖不能給他們滿意，真理却非其所敢接受。這正是小資產階級的特色罷！

(三) 非新的發明

特克諾克拉西的文獻，四分之三只在證明機器代替了人工，使人類職業減少，他們似乎自以為是新的發現。那知亞丹斯密 (Adam Smith) 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 (The wealth of nation) 的第一章，就是講分工的。第二頁舉針為例，說不用機器，每人每天連一枚針都難製成。在他那時候，如果應用機器，每天每人可以製針四千六百枚。可見這現象，早為亞當斯密所道破！

當工業革命初發生時，工人們搗毀機器，搗毀工場，恐嚇發明家，發生暴動的事件真不知多少。他們當然是明瞭機器將奪去他們的工作，使他們陷於失業，才這樣的幹。就是在中國，十幾年前，北平電車初駛時的遺黃包車夫搗毀；幾年前杭州公共汽車開行時被黃包車夫推倒入西湖，都是

明證。假若我們認為這種理論是新的，那麼百年前的外國工人，十年前的中國車夫，都是特克諾克拉西理論的先知先覺了！

司高脫的理論除一部份和威勃倫相同外，他的‘財富應以能力來估計和厭惡債務的學說’是從英國著名經濟學教授蘇岱 (Frederick Soddy) 得來的。他在所著的財富，真實財富與負債 (Wealth, Virtual wealth and Debts, 1926) 中說：‘因為各種專門技術的進展，使從前的社會組織同經濟制度已有不適用的危險性，將來每週用最少時間的工作，就可以供給全世界物質的需要了。’

並且司高脫學說，也有不少與馬克斯的相合。他反對利息，馬克斯也說資本的利息是盜取。他說價格制度妨礙社會生產力，這更是社會主義者七十年來的老話。講到特克諾克拉西的最終目的，希望每個成年人都去勞動，每個人由生至死都歸社會養活，將來的社會政治失去了必要，只剩幾個專家指導工作，全國從事有計劃的生產，也與社會主義的目的相同。但是他們相異者，是特克諾克拉西主張減低勞動的價值，而馬克斯主義者却推崇勞動價值。馬克斯把勞動，商品價值的性質作綜合的研究，把生產力和社會關係結合了起來，但是特克諾克拉西却丟開了社會關係，只從生產

方面，作牽強的解釋。

八年以前，美國有一個名叫埃地金斯 (David Atkins) 的工程師，曾寫過兩本書，提倡自由經濟學 (The Economics of Freedom)，主張廢除金錢，以人力對天然的抵抗力做價值的單位。與司高脫也無二致，但是因為正當美國經濟繁榮的·九二三，一九二五年，所以誰也不注意這種學說。

《四》數字的不可靠

特克諾克拉西之所以能轟動美國人的聽聞，大部份也由於數字的魔力，因為美國人是好確實的。而他們最驚人的工作，也就在這三千種工業的調查，不過他們的表格，結果，未見完全發表，不過，就在他們已發表的數字中，已有不少可驚的謬誤了！

司高脫的同事芭立許 (Parrish, Wagner) 在新展望 (New Outlook) 報上說：生產鋼鐵的工人，現在每小時的生產，較五十年前，增加了六百五十倍。但是據鋼鐵時代 (Iron Age) 的編者第文德 (John H. Deventer) 說，根據人口統計，工人生產鐵的生產量，與五十年前相較，只增二十三倍，不是六百五十倍。

他們說機械愈進步，愈發達，工人也就愈減少。他們並

且發表鋼鐵生產從一八八七到一九二九年，增加了三十九倍多。而根據第文德調查人口統計的結果，在一八八七年，人口一萬中，有鋼鐵工人二十四個。到一九二九年，人口一萬中，有鋼鐵工人三十二個，不特未見減少，抑且尚有增加。

特克諾克拉西說美國電燈泡場工人的生產力，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九，增加了九千倍。但是司重斯基 (Simon Strunsky) 在泰晤士報週刊上撰文說，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九的電燈泡場的生產率，只增加了三十倍。

他們說在米尼波里 (Minneapolis) 的麵粉，每人每日可以出產三萬担，但是根據華盛頓官方的紀載，一九二九年全國出產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担，如照他們的統計，簡直只有十七個麵粉工人就行了。但是米尼波里磨坊，那年用了三二七〇二八的工人。

鋼鐵時代中又有一個記載：‘四十年前，當一般幼稚工業正式採用電力發動時，一切製造業中，一千人口裏面，有六十九個工人有工做。自從一九二九年採用集約的機械化方法(Intensive Mechanization)以後，相同的工業中，每一千人口中有兩百七十一至二百七十二的人有工做。’

他們的數字是誇大的，從最少的三百五十倍起到一千五百倍。其不可靠的程度，也就大有詩意了！因為詩人是喜

歡誇大的，什麼‘白髮三千丈’什麼‘黃河之水天上來’都是好例。

不過特克諾克拉西自己辯白說，這些統計，不全是經過他們的領袖審查後發表的；並且他們的數字是以一切機器發展的最可能的高度而言。

(五) 能力單位的變遷

特克諾克拉西主張的能力單位，彷彿盡善盡美了，但是也殊不能不令人懷疑。金銀的價值，誠然是變動的，但是金銀貨幣的成色是不變動的。一元錢在一九〇〇，一九二九，一九三三，二〇〇〇年，都不變其成色。但是一厄格，一朱爾，一加羅里的能力，雖說任何年都無變動，可是當我們利用天然能力的效力，增大減小時，一單位的價值，也就和一塊洋錢一樣的有變動了。因為能力的本身是沒有經濟價值的，除非用價值去表示它。

尼瓜拉的瀑布，無論人們去利用它與否，傾瀉下來的能力總是不變。人們不能創造能力，只有轉變能力。人類的目的，原不過是想把能力的價值慢慢抬高，所以能力的價值，與人是有關係的，但並非能力量。

況且特克諾克拉西對於價格制度廢除後，私有財產的是否不廢而自廢，或財產公有私有，都未明言過。假設那時

候廢除了貨幣制，而改用了厄格·朱爾·加羅里做交換單位。而同時私產制度又未曾推翻，那麼厄格·朱爾·加羅里還不是新的貨幣嗎？固然新的貨幣的市價不會發生漲落的現象，但是又有什麼法子能使他不成爲私人資本呢？

(六) 物理法則和稀薄觀念

他們都是些自然科學家，所以也就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觀察社會，來觀察經濟現象。所以認爲美國應完全用物理法則（Physical Operation）來管理。但是社會科學自有它特殊的領域，經濟現象也並非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所能瞭解。因爲經濟現象是社會問題之一，社會問題，包括着人的關係（Human Relationship）是物理法則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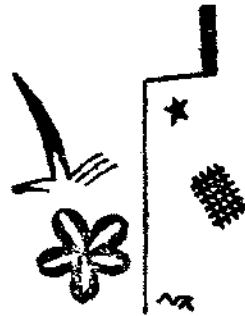
特克諾克拉西以爲現在已是豐富閒暇的時期，也未免樂觀得過火了點。美國因機器的日益進步，生產的物品比已前豐富得多，這是一個事實。但是還沒有達到不需代價的豐富時代呢。不需代價的豐富，則除去了自由貨物的日光、空氣、海水以外，是很少見的。

特克諾克拉西的理論，是投機成功的舊貨冒充的新貨。因爲時會的關係故能轟動一時。其實它的理論，原是經濟學上的老生常談，本凡無足奇的東西。甚至，有許多理論，還是

社會科學中早已糾正的錯誤觀念。

不過我們探究特克諾克拉西的結果，知道經濟恐慌已使美國手足無所措，而不惜乞靈，受催眠於江湖的仙散膏藥似的膚淺理論。同時更由特克諾克拉西之研究結果的圖表中，可以尋出資本主義已到‘壽終正寢’的前夜了！

一九三三，五，八。夜一時半。



華盛頓會議與 世界政治的前途

杜 若

一 沙姆大叔哭了

承繼一九三二年的黯淡與混亂開始的一九三三，在經濟政治的不安中，更加深了貧困飢荒與暴亂的程度。震盪於經濟恐慌的風浪中的世界政治之船，疲憊了的老水手們都已被迫退避，換上了一批新的人物。在三月四日胡佛將白宮的權位交給了羅斯福，一個民主黨的雄辯家代一位共和黨的工程師作了美利堅的救護者。在羅斯福走進白宮的前幾天，岡札拉在末西米的總統專車上放了幾鎗，那是困難給與羅斯福的警告。美國的困難曾逼走了胡佛，在總統交替的時候，又降臨到羅斯福的面前。在羅斯福就職的一天，全美的經濟機輪，停止了運轉。全國銀行突破了美國獨立一百五十七年來的先例，在休假的變相倒閉之下關了門。

金融風潮之侵襲到美國，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崩潰的預兆；在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就是起於紐約華

耳街 (Wall Street) 股票市場的跌落。此次金融風潮之再度降臨美國，說明了資本主義的新的危機的到來。在一九三二年末，美國的生產限制，已達到常態景氣的百分之七十，物價的跌落，達到三分之一，而在高度關稅之下的輸出貿易，幾乎完全停滯，大部的資本，都在無利的狀態之下活動着，大眾的失業，超出了全歐洲的總數，達到一千七百萬的巨額。最近據紐約時報的調查，在二月四日的景氣指數，僅及常態景氣的五三·三；又據 Bradstreet's 雜誌社調查：在本年三月一日美國的批發物價指數，為六·三五，比之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的一三·〇〇，相差還不及一半；而股票市場上如 U. S. Steer 證券價格，竟跌落到一九二九年的十分之一；各種事業公司的倒閉，也是很平常的事件。美國經濟恐慌深化的結果，使牠的政治家財政家們的神經衰弱的恐怖病更加劇烈。而這時整個的資本主義體系，也遭遇到空前的不況。在經濟恐慌的氛圍裏，各國經濟對抗的熱化，漸有導入新的戰爭的可能。在歐洲，束縛於凡賽爾體制之下的德意志，與地瘠民貧的意大利，都在盡力發揮其獨特的國家主義，威脅法蘭西的安全。舉足輕重的英帝國，也想乘機攫取歐陸的霸權。這時在四面威脅之下的法蘭西，爲着打破外交形勢的孤立，不能不結合小協約國，示好蘇俄。這

樣，錯綜複雜的世界風雲，愈趨低迷，而帝國主義的反俄陣線，也顯出莫大的裂痕。在遠東，日本帝國主義的獨佔，漸漸植下了牢固的根基，太平洋上的英美勢力，漸有被清除的威脅。蘇俄第二五年計劃的突飛的進展，使資本主義體系的存在感受到莫大的恐怖。資本主義列強的政治家，雖然仍在患着神經衰弱的病症似的希圖渡過恐慌的泥潭，但一切都成了泡影。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動盪中，作為資本主義的支柱的沙姆大叔（Uncle Sam）哭了！爲着挽回殆將殒落的資本主義的殘壘，他不能不作最後的掙扎。羅斯福似乎很熟悉一九二一年哈定總統的政策，在束手無策的顛危中，也要東請各國舉行一次華盛頓會議。而歐洲的紳士們，也似乎覺得日內瓦洛桑的談判不能打破世界政治的危局，而答應了白宮的邀請。在這種情形之下，華盛頓會議由醞釀而成熟了。

二 幾個重要問題

資本主義的政治家們異口同聲的說：存在於現世界中的幾個重大問題，是經濟恐慌的挽救，戰債及裁軍問題的解決。因此，他們幾年來都苦思焦慮的爲這些問題去開會商討。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年間，日內瓦洛桑充滿了世界政治家的足

跡，但這些重要問題，似乎都沒得到解決。所謂促進和平的裁軍會議，從胡佛的普減三分之一的爆彈，到法國的新提案，德國的平等要求，日本的牽制案，以及最近流產了的所謂四強協定，都充分的顯示着戰爭的來臨。戰債問題，從胡佛的延債案，到洛桑會議，以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各國的賴債，更指示出歐美對立的尖銳化。至於所謂世界經濟恐慌的挽救，雖在破除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標的下預定了世界經濟會議，但在事前，各國都對此佈設了經濟鎖國的羅網。年來的事實，只有恐慌的加深。各國對於這些重要問題的解決，都抱着相異的見解，竭盡了帝國主義的紳士們的聰明，終於想不出解決的辦法。日內瓦和洛桑的談判，徒勞了各國代表的唇舌，現在歐洲的趣劇似乎終止了，帝國主義的政治中心又轉移到新大陸。

大戰後美國的優勢的財富，使牠成爲世界經濟政治的中心。華耳街的金融資本家，常播弄着世界政治的樞紐，使各國的外交談判，不敢忽視華盛頓的意見。所以對於華盛頓外交談判的邀請，各國的政治家特別感到興趣。

華盛頓外交談判中第一個被邀請的，是英相麥克唐納。在四月七日，美國的國務院才發出邀請法、德、意、中、日及其他國家的請柬。在請柬的措辭上，是請求各國政府出席於

華盛頓的世界經濟預備會議。至於在這會議中商談些什麼，還沒正式的公佈；據一般的觀測及官方的表示，似乎不外承繼在歐洲的外交集會上所久經討論而終歸沒有結果的許多重要問題，如經濟恐慌的挽救，戰債裁軍問題的解決等。至於羅斯福計劃的要點，則着重於關稅、幣制與物價等經濟問題。

三 仍是一場幻夢

世界經濟恐慌之加劇，是資本主義現階段的特徵。雖然資本主義的政治家們仍拚命的作最後的掙扎，但恐慌的開展，終將摧毀資本主義體系之存在。美國的產業資本家，感覺到高度的關稅壁壘，是工業發展的障礙，爲着激勵國際貿易的發展，關稅的降低是必要的。但關稅保護政策是近年來帝國主義經濟鎖國政策的基礎，爲着市場的保持，他們不能不對外貨的入口加以抵制。去年八月沃大瓦的大英帝國會議就是着重於這一問題招集的。在英國，認爲經濟鎖國的建立，是對抗美國經濟勢力侵入其屬邦及自治領地的重要政策，關稅率的減低，無異是對於牠的經濟政策的威脅。所以美國的關稅低減計劃，是不易得到英國的贊同的。而且所謂關稅保護政策，是起於商品市場的保護，如果遇到其他國

家的貨物傾銷，隨時都有採取保護政策的可能。就讓暫時形式上有減低關稅的具文，如果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仍然存在著，是不會得到澈底的解決的。

所謂貨幣問題，在美國的意見，是希望各國逐漸恢復金本位制，以安定國際匯兌。但金本位的放棄，是許多債務國迫於美國金元勢力的高壓，對於美國的一種金融策略。在英國更因為金本位的放棄，奪取了美國商業的大部。如果戰債問題得不到完滿的解決，金本位的恢復，是很少有可能的。就讓金本位制能夠恢復，但恢復之後或要造成相對的物價高漲，因為物價昂騰，又必形成對外貿易的逆調，結果現金流出，又不能維持物價的平準，這樣，各國的對策，怕是仍要放棄金本位。至於物價跌落問題，據許多人研究的結果，是由於通貨上的原因，貨幣問題得不到解決，物價問題仍不能得到結果。而且所謂現階段的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經濟機構沒落期的特徵，就讓關稅問題、貨幣問題、物價問題，能得到暫時的解決也不過是對於恐慌的一點強心劑作用，所謂問題的澈底解決，是無望的。

戰債問題，是歐美外交關係中巨大的癆腫。在美國，依恃其本利合計二百廿一億八千八百餘萬金元的大量債權，形成其對歐外交的凌人的氣燄。在過去許多外交談判中，曾

收到絕大的效果。而其國內近年來所恃為繁榮工具的股票證券的發行，也有很多以戰債收入作担保。如果失去這大量的戰債收入，美國的金融界產業界及農業方面，都要蒙受很大的損失。所以美國對於戰債問題，總不輕易有讓步的表示。而在歐洲，認為戰債是世界經濟復興的障礙，要求美國免除全部戰債的償付。當去年十二月美國發出索討戰債的通牒後，除英國以英格蘭銀行所保管的金準備的百分之十四，對美作了最後的一次償付外，法國則決意出於抵賴。羅斯福就職的前後，英法大使都非正式的和羅斯福作戰債的談商。在羅斯福，或者要以戰債問題，作為其對各國外交談判的交換條件，而稍示讓步，但企圖戰債問題平易的解決，是很少可能的。

至於軍縮，是各國間經過常久的商討終未獲解決的問題。軍縮會議，從去春在上海戰爭的砲聲中開幕以來，迄最近流產的四強協定，整整一年的期間，沒有絲毫成績。而各國軍備競爭的事實，已成為公開的祕密。從歐洲西至新大陸，東至太平洋，許多國家無不積極於陸海空軍的擴充。德國的軍備平等，與法國的安全保障，形成裁軍會議中最大的難題；日本軍備的擴充，已經明顯的表現出戰時狀態的緊張；而素好和平的美國，最近也積極於軍備的擴充。帝國

主義的紳士們並不知道和平，他們都追隨在將軍們的尾巴後，預祝戰爭的到來。他們認為只有戰爭才是最後的出路，軍備的縮減是不智的自殺行爲。所以他們不願裁軍。裁軍問題在歐洲得不到結果，在華盛頓也只有泡影。

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在沒落期的掙扎中，苦思竭慮的在會議中找尋出路，但他們的不同的懷抱，絕不能在會議席上融洽貫通，這是過去在日內瓦洛桑倫敦所早已經驗過的。現在他們又抱着各異的主張，跑到華盛頓了。白宮的主人，似乎早已預料到會議的失敗，所以只和各國舉行個別的外交談判，而不準備有任何協定成立。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一些小的問題，會得到部分的解決，但最後的清算，怕仍是一場幻夢。那時代表們不得不攜帶着原來的主張，回到本國，準備充實的武裝，把問題的清算，從會議廳轉移到疆場。拿破崙說：‘大戰之前，人都作偽’，現時誰又能斷定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們的和平的呼號，不是準備戰爭的烟幕呢？！

四 弦外餘音

上述的重要問題，雖是華盛頓會議所討論的正文，但旋轉於國際政治上的遠東問題，及帝國主義的反俄聯合陣線的固結，當然不能不涉及。在白宮的請柬中，中國和日本是

主要的來賓，中日代表和羅斯福的談判，總不能遺漏滿洲問題。至於在世界經濟政治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蘇俄，這次談判中竟在被擯除之列。關於這些事件的弦外之音，實有耐人尋味的地方。

所謂遠東問題，在帝國主義的眼裏，不過是一個分贓問題。從李頓報告書的提出，到日本退出國聯，及顧問委員會的成立，不過說明帝國主義的分贓問題，沒得着完滿的解決罷了。當國聯的共管政策與日本的獨佔政策開始正面的衝突以後，日本就宣佈退出國聯，而松岡洋右却遠涉大西洋，轉往華盛頓。松岡赴美的用意，不用說是負有關於遠東問題對美商談的責任的。雖然合衆社的記者，常是散播松岡在美受辱的消息，但松岡終未離開美國，而且美國的重要人物，常有和松岡的酬酢。當華盛頓會議的請柬尙未發出的時候，美國的前國務副卿凱賽耳氏，忽然發出‘史汀生不承認主義，並沒說明永不承認滿洲國’的謬論，強為史汀生主義作註腳。而前商務部遠東司長艾得瑞鳩氏，同時也有將滿洲經由國聯委任日本統治的主張，雖然中央社對此曾發表過‘彼等係退職官吏，不能代表政府意見’的更正，但這種論調之出於素來反日的美國，却是一件大可注意的事。這再證之於熱戰期中美國態度的沉默，更增加我們的疑慮。當去年日

軍進攻錦州的時候，史汀生曾強烈的發揮其不承認政策，而在最近熱河全部被佔，遼東形勢危急的時候，美國反趨於沉默；固然這是美國的恐慌減少了其對於遠東問題的注意，但牠絕不能無條件的對日軍進犯華北的企圖，保守緘默。外國的報紙常傳說松岡在美是和白宮的要人商討共管中國的問題，這件事我們雖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最近事實的表現，却給我們以莫大的疑問。在羅斯福或者要以遠東問題作為其經濟計劃的交換條件；而歐洲的列強，當感到日本獨佔政策的威脅時，也希望在華盛頓的談商中，分一點利益。

至於對俄問題，是帝國主義的政治家早已注意到了的。如果牠們間沒有蘇俄的存在，怕是早已以戰爭相見了。近年來蘇俄經濟勢力的突飛的進展，使資本主義的國家，感到莫大的恐怖。而在世界市場緊縮的時候，佔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反不能自由的銷售。這使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們，感覺到蘇俄的存在是繁榮恢復的重大障礙。所以他們無時不在計劃着消滅蘇俄的陰謀。但因為帝國主義間對立的尖銳化。使作為反俄統率者的法蘭西，為着解救其外交孤立的危局，不能不示好蘇俄。而法國統率之下的許多小國，也緊隨着和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這樣便呈出反俄陣線中的破綻，為着鞏固反俄陣營的力量，帝國

主義間的對立，不能不設法消除，所以隨着蘇俄逮捕英僑事件的發生，有麥克唐納的羅馬之行。在莫索利尼的觀念中，認為全世界必須脫離布爾塞維克的恐怖；在這種情形之下，歐洲的聯合是必要的。所以羅馬的談判，產生了有野心的四強協定。但帝國主義間的不同的利害關係，終於使莫索利尼的主張流產了。而歐洲軍縮協定的提議，又有使沙姆大叔感到孤立的疑慮，所以白宮的主人，不能不重揭起反俄的旗幟，以戰債問題為餌，勾引歐洲的列強，到華盛頓去。當羅斯福就職後，活躍於美國上下的承認蘇俄問題，在華盛頓會議的請柬發出後，忽然停頓了。而英國為着蘇俄逮捕英僑事件，激起英俄邦交的惡化。哈爾濱的路透社記者，也常誇大的敘述中東路上日俄關係的緊張。華盛頓會議中沒有蘇俄的席位，這固然與美國對俄的承認問題有關，但最近事實的表現，總不能否認各國正在整理反俄的營壘。

華盛頓的談判，在帝國主義的紳士們的虛偽的酬酢中開始了；牠雖然把許多堂皇的問題作了正文，但在弦外却彈出卑污的調子，這時又有誰能否認牠所蘊藏的陰謀呢！？

五 今後之世界政治

在殆將殒落的資本主義的殘壘中，帝國主義的紳士們

尙瘋狂的企圖渡過混亂不安的泥濘；但過去的事實，證明他們的努力，只是一場幻夢。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在他們長期的談判中，仍是一個懸案。一九三二年的不安，雖然僥倖的躡着脚步掙扎過去了，但一九三三的危難，又臨到面前。六月十五日到期的戰債，是歐美間巨大的癆腫，如果得不到解決，歐美間的關係，是不會緩和的。而去年洛桑會議中對德賠款的削減，是要美國對於戰債問題的讓步為條件，如果戰債問題得不到解決，賠款問題仍須返回洛桑會議前的狀態。但德國希特拉政權的確立，證明賠款問題的重新討論，是要招致德國的反感的。爲着帝國主義體系內矛盾的和緩，戰債問題必須有相當的解決。這在美國，全部的削減戰債，或不可能，但延期償付，或有一線希望。在軍備問題中，任何減縮的論調，都證明是失敗了；各國除了公開的作軍備競爭，準備在疆場上作實力的競賽外，再沒有其他的出路了。他們的和平的呼聲，只是大戰前的謊話！在經濟問題上，任何維持現狀的救濟企圖，只有絕望，最後的出路，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在華盛頓會議的請柬發出後，法西斯蒂的領袖們，忽然又在羅馬有新的活動，德奧意間的結合，將有新的開展。英國的外交政策，總是最初左袒德意，最後回到法國。此次四強協定的流產，就是有力的證明。這時日本在

遠東擴大其獨佔的勢力，造成華盛頓會議中更大的交換條件。爲着抑制日本勢力的發展，英美或有暫時妥協的可能。但疲憊了的大英帝國，無時不想減削美國制霸的勢力，牠們之間的對立，很難消除。任何有利於美國的行動，英國都不願無條件的同意。而蘇俄的驚人的發展，也將使帝國主義的野心家，認爲牠是不可輕視的勁敵。資本主義的衛士們，曾預備在倫敦舉行世界經濟會議，此次華盛頓談話會的招集，就是倫敦會議的準備，牠的成敗，是未來世界經濟會議的關鍵。但此次談話會，怕是沒有絲毫結果，牠的唯一的收穫，是警告帝國主義說：會議對於危機的解救是無效的。當帝國主義的外交家在世界政治上粉飾和平的技倆窮盡的時候，只有追隨在將軍們的尾巴後，等候戰爭的到來了。

和平失了踪，戰爭的惡魔在黑暗中奔逐蠢動。華盛頓會議並沒預想到成功。牠的召集，是未來倫敦經濟會議的序幕；牠的失敗，是資本主義沒落的號砲。現在俗流的新聞記者們，已不如去年洛桑會議時樣，高叫着‘歷史的會議’，散播聳人聽聞的好消息了。未來局面的開展，只有更加混亂與不安！

實用英文叢書

北新書局刊行

3. 日用英文作文 王翼廷編著

編者曾教中學英文九年，深知中國學生對於英文最感困難的是成語，所以本書特別注重成語。內容分四篇：（1）關於文法的，將學生常犯的錯誤，分門別類，加以糾正。（2）關於成語的，日常必需成語，搜羅完備。（3）日用作文，分寫信，拍電、標語，口號，廣告等。（4）作文示範，內中有十一篇是名作。本書少講理論，多舉例證，尤為踏實。實價一元。

1. 日用英文會話 錢歌川編著

語言的方式是時有變遷的，從前的一些會話書都嫌舊了。本書係最新編著者，故最為適用。開端敘會話術，尤為他書所無。總之，這是一本嶄新的交際用書。實價一元。

2. 日用英文尺牘 錢歌川編著

本書有四大特色：（1）各體具備，為日常所必需。（2）文字簡潔，注譯詳明，便於自修。（3）編製有方，眉目清楚。（4）末附情書一章，尤為青年所歡迎。實價一元。

坐下的工作

幸克萊作
錢歌川譯

衣、食、住、愛，是人類原始的四大慾求；隨即跟在這後面而來的，就是娛樂。工場及計算器的奴隸們，縱是在空想上，也一定要找一條逃避的路，所以一切新的向性和榨取他們的產業的混合物，便完全地組成了。你會跳舞嗎？你會唱歌嗎？你會畫圖畫嗎？你會做小說嗎？你有其他什麼才能嗎？只要你有一技之長，那裏就有將牠複製百萬次而賣到全世界去的一個國家的組織。你能夠畫出一個紅顏皓齒的美女，或一個牽着捲毛狗的襁褓少年麼？若是你能夠的話，那末，無論那種通俗雜誌，都可以送你一千元的報酬，到了兩三個月之後，你的畫就會在這合衆國以及其他領土的，到處新聞雜誌的販賣店中，陳列出來。你能夠畫一個穿着新裁的衣服，或單着一件衣褲相連的內衣，身材高大的英雄的丰姿出來麼？若是你能夠的話，那末，廣告經理公司毫不躊躇地担保你每週有六百金洋的薪水，聘請你去。

或是你能夠作一點小曲麼？那些小曲中，常常伴着黑人的土話，在你腦中跳舞麼？譬如說，“我愛情人，情人愛我，黃

昏樹下，幽期密約。”這樣的調子，你能夠麼？這到底是最近的“流行歌”還是我在此任意胡謔的，那讓諸君去猜度好了。總之，那樣的詞句，配上一個曲子，他就可以得到一筆鉅款，暴富起來，使人分辨不出他是否鋼鐵王，或酒類密賣王。因為他們得了這一曲歌詞，就可以銷售得百萬張洋琴曲譜，和二百萬枚留聲機唱片。只要百老匯路和四十二大街繼續交叉時，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贏得鐵路及電信王、首府加託利克貴族的高級守錢奴克拉倫斯·馬凱(Clarence Mackay)的女兒之愛的，娛樂酒場的賣唱者，猶太的流氓阿永·伯林(Irving Berlin)的故事罷。那冷酷無情的父親防止了他們舉行婚禮的豫告；因此那愛人說，——那人自然是用了百老匯的俗話來說這故事——“我愛她，她已經是我的人了，不管你怎樣說。”而冷酷傲慢的父親答，“如果我不給一文，給她逐將出去如何？”歌曲作者莞爾而謝曰，“那末，小子自身給她一兩百萬好了？”也許他真是這樣做了；總而言之，他們畢竟是結了婚，世間爲之熱狂，書報記者大登特登，來評論這一雙幸福的男女，使得他們在國內已經立腳不住，不得不逃往巴黎，再繞道加拿大潛行歸國。

如果你能夠做一點小說，那末，你就是幸運兒中一個最幸福者——世界向性的支配者就會要派代表來野宿在你

門前。試想想我的隣居詹·格萊(Zane Grey)罷！他沒有一次出去散步，不看見他的名字記在廣告牌上的，他沒有一次看報，不看見他那些小說上強健的主人公救着那些可愛的女主人公的插畫。他實在看得有點討厭了——若是我在他那地位，當然也是這樣。所以他去打魚爲戲，近海的大魚都給他打盡了，他只好買了一隻小艇，直向新西蘭海上巡邏去——一個鋼鐵王除了這些以外，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再看萊特(Harold Bell Wright)罷，他也住在這市外寬曠的地方，非常富裕。——當他一本新書出世，南加洲(South California)所有的藥舖的店頭，堆積充棟。有許多旅館或山莊別墅，都用了他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而命名——總而言之，他是個活着的古典作家了。再看凱因(Peter B. Kyne)罷——我有次看見他在舊金山的一家菜館裏吃索麵(Spaghetti)，也曾聽見他說過星期六晚報出了二萬五千元買了他一部新作，‘拉斯基茲’社出了四萬元買他的攝影權——還不算出版權，腳本權，再版權，和翻譯權。好萊塢的電影戲作家和明星們，有些簡直錢多得難於照料。所以也和鋼鐵王一樣，雇用專門的實業家來看管他們的投資，這也確實是應該要如此的。——爲什麼藝術不應該偉大，美的創造者不應該被讚仰呢？

當這多量的黃金液被傾注到文字的養魚場中去的時候，那一大羣蠢魚登時要爲之發狂，從水槽中互相擁擠出來，一匹要咬斷一匹的尾巴，又有什麼奇怪呢？作家的嫉妬心，雖被一切的傳記作者及道學先生們所注意，但據我所知，真能闡明牠那原因的，還要算自本書開始。作家拚命的競爭心，就是由其作品能無限制地再版的那種事實所引出來的。當一個人栽種捲心菜的時候，他不會使其他所有捲心菜的栽種者都失業；一個捲心菜，終歸是一個捲心菜，沒有方法可以使牠變成一百萬個捲心菜。但是當萊特做出一本書來的時候，在兩個月之內，他就可以使牠變成一百萬本書，使其他幾百作家只好真去種捲心菜過活了。所以他們嫌惡萊特氏，囂囂然同聲詆毀他的作品不是偉大的藝術，雖能賣到百萬部，也并不能證明牠是真正的文學：這只是一個顯明地從莫斯科所輸入的主張，意在掘破美國文化的基礎。

而且，著述業是高尙而安適的職業。著述家住在家裏，那家中是一個除了他夫人以外，人人都很喜歡的地方。他可以在他自己的時候內，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就是說，他每天下午可以打球，這樣，只有那些大銀行家，才可以和他一同遊玩。他又常常被人登在廣告上，所以他上了現代名人辭典，而且他那些打球的朋友們，都只能站在這辭典的門外，

垂涎地望着他。

而且他工作的時候，並不使他覺得特別吃力。對於一個著作家的事業，世間一般的概念，由下面這回偶然的事，就可以看得出來。有一天，我的女人正站在院子門口，一個孩子走過來，問道，“你這裏有工作做麼？”“那一類的工作？”“哦，太太，且聽我說罷。我現在做着工的地方，簡直使我疲於奔命，所以我現在想找的，是一個坐下的工作。”

在美國有二十萬人，對於這著述家的“坐下的工作，”抱着野心，每年中學和大學還要增加一萬人新參加者。我對於此事知道得很明確，因為他們常常寄些文稿給我，且寫信來告訴我他們的經歷。所有的志願者人人都帶着熱狂在喘求着新奇的‘詩句’，特異的‘魔力’，從未被描寫過的地方色彩，從未被採用的結構。同時，在那幾千報紙、雜誌、書店、和劇場的展望台上，也坐着一些人戴上小千里鏡，在四處探求着新的才能，只等牠——現出來便登時一手攫住，在可能範圍內的最短時日之間，用盡各種文明的技術，來把牠造成可能範圍內的最多數的現金。

格林童話全集

北新書局發行

[新出] 兄妹 李小峯譯

本書譯自牛津大學本的格林童話集，其中如“熊和鸚鵡”“遊行樂隊”以及“兄妹”等篇都經 Kready 女士選為小學國語教材，本書之重要可知。

女教育家 Kready 在“童話研究”（A Study of Fairy Tales）中選格林童話為教材的還有以下各篇：

(1) 初級小學適用

金雨……………見“金雨”
瓢蟲與蒼蠅……………見“銀斧”
狐與鵝……………見“銀斧”
紅兜頭布的小姑娘……………見“銅鼓”
甜粥……………見“海兔”
貓鼠同居……………見“鵝女”

(2) 高級小學適用

小羊和小魚……………見“金雨”
林屋……………見“猛鷹”
一隻眼兩隻眼與三隻眼見“烏鴉”
白雪與紅玫瑰……………見“熊皮”

希望這個表可以給小學教師做一個參考。

包公傳說

趙景深

包拯是一個半神的人物。我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童話概要上說：

“中國包拯有吸收神話的能力。其實夢遊地府，只有神仙能做，倘世上真有神仙的話；現在將神的事拿來加在人的身上便成了傳說。神話好像蒲公英的種子，撒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生根；又好像飄浮不定的航船，飄到什麼地方，便在什麼地方拋錨。”

換言之，包公的傳說都不是他的事情，而是後人附會上去的。只因包公名聲大，一切審案子的故事便都加到包公的頭上去了。本文的目的便是要把別人的故事與包公的比較對勘，藉以證明包公有吸收神話和故事的能力。在宋史上包公只有“割牛舌”這一件事：

“包拯副樞，初知揚州天長縣時，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諭令歸，屠其牛而鬻之，遂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服。”（原見宋史卷三百十六）

就是這一件事也還有大同小異的：

“蘇嘗知秀州嘉興縣。有村民告牛爲盜所殺，蘇令亟歸勿言告官，但召同村解之，徧以肉餽知識，或有怨則倍與。民如其言。明日有持肉告民私殺牛者。蘇卽收訊，果其所殺。”

這裏所謂蘇就是錢蘇，宋神宗時人，他的哥哥懿也曾做過開封府。錢蘇的事只比包拯遲三四十年；究竟是誰爲‘原來的’(Original)，已經很不容易斷定了。因爲，故事的年代雖是錢蘇較遲，記錄的年代却是錢蘇較早。錢蘇的事見光緒壬午年刊本折獄龜鑑卷七面四，而這折獄龜鑑却是宋鄭克所編的，至於宋史，不過是元托克托等所撰的罷了。

一 元曲中的包待制

到了元朝，包公的故事竟大大的流行起來。現行的元曲選（一名元人百種曲）中，竟有十一篇是包公的故事，佔全書十分之一強。賀昌羣的元曲概論以爲元曲選中有八種：

- (1) 關漢卿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第十九冊）
- (2) 關漢卿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第二十五冊）
- (3) 鄭廷玉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第二十八冊）

(4) 武漢臣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第四十八册)

(5) 李行道 包待制智賺灰欄記 (第三十二册)

(6) 曾瑞 才子佳人誤元宵 (第三十六册)

(7) 無名氏 叮叮噹噹盆兒鬼 (第三十九册)

(8) 無名氏 金水橋陳琳抱粧盒 (第四十一册)

其實還有三種,被他漏列了。又,‘叮叮噹噹’應作‘叮叮瓏瓏’,第三種‘包待制’應作‘包龍圖’。最後一種並未提到包公。這三種是:

(9) 無名氏 包待制陳州糶米 (第二册)

(10) 無名氏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第十七册)

(11) 無名氏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 (第十三册)

此外還該加上元刊古今雜劇中的

(12) 無名氏 鯁直張千替殺妻

大約現存的元曲中,包公故事只此十二種了。此外不傳的元曲,賀昌羣以為有三種:

(13) 江澤民 糊突包待制

(14) 蕭德祥 包待制三勸蝴蝶夢

(15) 張鳴等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

據胡適在三俠五義序裏說:三勸蝴蝶夢“錄鬼簿記關氏所著雜劇目中不載,疑是無名氏之作,元曲選誤收為關氏之作。”

(胡適文存三集面六六四)也許就是蕭德祥的著作，後來借關漢卿之名以傳世，蕭德祥的便不傳了。在賀舉的以外，還可以得到兩種：

(16)無名氏 風雪包待制

(17)無名氏 包待制雙勸丁

胡適在三俠五義序中認為盆兒鬼最晚出。我更看出陳州糶米的出現也稍遲，約在魯齋郎和蝴蝶夢以後。因為陳州糶米劇中，第二折包拯自唱道：

“曾把個魯齋郎斬市曹，

曾把個葛監軍下獄囚。”(頁二二)

葛監軍不知是否即指葛彪，惟葛彪是被王氏子打死的，並未被包拯下獄。葛彪自稱“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與陳州糶米中包拯所說：“我和那權豪每結下些山海似的冤讎”相吻合。最後題目有“葛皇親”字樣，不曾提起他是參軍。但關於包公的元曲，此外再沒有別的姓葛的“權豪”了。

在這十二個現存的劇本中最可注意的是灰欄記，我已經寫了一篇所羅門與包拯，舉出印度、西藏、希臘、羅馬、猶太等處相同的故事，惜未舉出我國比元曲更古的故學。現在我找到了：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其婦俱懷妊。長婦胎

傷匿之。弟婦生男，奪爲己子。論爭三年不決。郡守黃
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令婦嬖競取之。既而長婦持之
 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情極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
 貪家財，固欲得兒，寧慮或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即
 還弟婦兒，長婦乃服罪。”（應劭風俗通）

這是後漢的記載。到了元朝，黃霸就變成包公了。明人的包
公案不會採取這件事。

合同文字也是驗真情一類的，十分相似的還找不到，在
晚稱兒子已死獄中這一點上，便有下面的記載：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僱乳
 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頗通順。其
 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硬向富者贖之。富者
 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貧者謀於訟師，曰：‘例
 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
 銀贖之。’作詞以控。富者訴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
 之，不能決。……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三處以管之，
 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
 於二老前，僞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
 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
 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諭，‘明

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壽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訐認，當令彼收殮埋葬。’差又稟官。官即坐堂審訊，曰：‘子之真偽，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

(折獄奇聞面一〇六)

影響到明朝，便是拍案驚奇的第三十三回張員外義撫螟蛉子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抱粧盒變成包公案裏的桑林鎮，盆兒鬼變成包公案裏的烏盆子；胡適在三俠五義序裏都已有了考證。盆兒鬼與烏盆子的異同，曲海總目提要卷四比勘甚詳，謹為表列於後：

盆兒鬼	烏盆子
汴梁人楊從善子國用	揚州人李浩
問卜於賈半仙謂百日內有災囑避千里之外	至定州買賣不言問卜事
國用辭家為商三月後歸途中宿客店店主盆罐趙與其妻劫殺之移入瓦罍	浩將抵家醉不能行臥路旁賊丁千丁萬奪其金百兩又恐其醒而訴官遂

燒爲瓦盆	擊死入窖燒化
開封府老役張徹古向趙 索瓦器趙卽以此盆與之	云王老不言開封役
瓦盆不語因門神阻止	因無衣服遮蓋

京劇中的烏盆記倒受的是元曲的影響，索盆者亦爲張徹古。
（一作張別古）瓦盆不語，却有兩次，“門神阻止”和“因無
衣服遮蓋”却都用到了。無名氏的斷烏盆則是受了烏盆子的
影響。

留鞋記影響到後來的梆子腔賣胭脂，惟只用元曲的第
一折，以下的大都不演下去。

生金閣敘的是龐衙內，賀昌羣誤爲高衙內。（見元曲概
論面一四五。）此劇前半影響了包公案中的獅兒巷。生金閣
前半的本事是。

“郭成，世爲農家。成習儒，家有老親，妻曰李幼奴。成
得惡夢，卜之。日者曰：‘宜避千里外。’成方欲應舉，遂
束裝。……將至汴，天大雪，成與幼奴憩於酒店。有龐
衙內者，權豪也。雪中出獵，亦飲於店。成見其聲勢赫
奕，知爲要人，出生金閣獻之，以求得官。龐許之。成
喜，率其妻拜謝。龐遂拉至家，設酒款待，欲奪其妻。

成不從。禁之後，而令一老嫗勸幼奴。……令家人殺成。”（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獅兒巷說的是

“一秀才姓袁名文正，幼習舉業。妻張氏，貌美而賢。秀才要去赴試，賢妻收拾同行。不曾幾日，行到東京城。次日袁秀才梳洗飲罷，攜妻入城玩景。忽一聲喝道，馬上坐着曹國舅二皇親。國舅馬上看見張氏貌美，便動了情，著軍牌請那袁秀才到府中相待。袁秀才聞是國舅有請，哪裏敢推，便同妻子來到曹府內。國舅親自出迎。密令左右，用藤繩絞死袁秀才。又命使女向張氏道知丈夫已死，且勸他爲夫人。”（節）

獅兒巷又影響到無名氏的戲劇雪香園。

後庭花影響到後來無名氏的桃符記。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可知元曲影響到包公案的只有生金閣、盆兒鬼、抱粧盒這三種。文藝辭典續編說：“到了明代，把這等（指元曲選中的十一種，漏抱粧盒）關於包拯的故事集攏來就成功了龍圖公案，”這是由於不曾細察之故而誤。

二 明包公案

包公案據文藝辭典續編面八八二說是“包含故事六十三種。”其實只有六十二種。無論如何，不會是單數的，因為包公案雖每則一事，其篇目却都是相對的，例如‘偷鞋’對‘烘衣’，‘牙簪插地’對‘繡履埋泥’都是。惟‘金鯉’係以二字對三字的‘玉面貓’，稍覺破例，也許‘玉面貓’原來是作‘玉貓’吧？

包公案坊本甚多，大都缺少幾則。以廣益書局的鉛印洋裝本為最清楚，然亦缺少斗粟三升米（對聿姓走東邊）、地窩、龍窟、蜘蛛食卷（對銅錢插壁）這四篇。石印小字本有缺少紅衣婦和木印這兩篇的。中原書局的連環圖畫本較完全，惟擅改篇名，（如桑林鎮改名狸猫換太子，白塔巷改名雙謀親夫等）顛倒次序，都是不應該的。原書兩篇為一組，不僅題目相對，就是內容或性質也是很相近的，例如，姦案放在一起，盜案又放在一起，等等。（據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明萬卷樓有百回本，又有六十六回本）

包公案的玉面貓是受了西遊記六耳獼猴故事的影響，又影響到七俠五義和京劇的雙包案。

白塔巷就是後來京劇的雙釘記，這也是有所來源的：

“張詠尚書鎮蜀日，因出過委巷，聞人哭懼而不哀，亟

使訊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窮治。吏往熟視，略不見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頂髻，當有驗，及往視之，果有大釘陷於腦中，吏喜，輒矜妻能，悉以告詠。詠使呼出，厚加賞勞，問所知之由，令併鞠其事。蓋嘗害夫，亦用此謀。發棺視尸，其釘尚在，遂與哭婦俱刑於市。”（折獄龜鑑卷五頁九）

白塔巷所叙幾乎完全相似：

“包公回到白塔巷前口經過，聞有婦人哭丈夫聲，悲似喜，並無哀痛之情。問是阿英，便差人去喚阿英來。阿英供道：‘夫主劉十二，因氣疾身死。’作作陳尙查無傷痕。其妻阿揚道：‘曾看死人鼻中否？聞有人會將鐵釘插放入鼻中，壞了人性命，何不看視此處？’尙再看驗一次，劉十二鼻中，果有鐵釘兩個，俱從腦髮中插入，遂取釘來呈知。包公遂判阿英謀害親夫，押赴市曹處斬。包公問陳尙，‘誰人教你如此檢驗。’尙道：‘小人妻室教我。’包公便差人去喚阿揚前來給賞。包公問：‘前夫得何病身死？’阿揚失色對道：‘他染癩癩而死。’包公便差王亮押阿揚同去墳所，檢驗鼻中，有無緣故。亮取棺開驗，果有二釘在鼻中。包公遂將阿揚押赴市曹處斬。”（節）

妓飾無異則是受了吉安老吏的影響。

“吉安州富豪妾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問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折獄奇聞面九）

妓飾無異後半完全與此相同：

“在城有江佐極富，其子榮新娶。李強乘人亂雜時，入新婦房中，躲入牀下，夜深行盜，被人捉獲。次日逕解包衙。包公審之。李強道：‘彼婦有癖疾，令我相隨，常爲之用藥耳。’包公遂心生一計，遣軍牌尋個美妓進衙，令之美飾穿著，與江家媳婦無異。次日取出李來證。那李賊呼婦小名道：‘你邀我治病，反執我爲盜？’包公遂問決處罪。”（節）

其間除了兩三處小地方不同外，大概是相同的。

木印和賣皂靴的一部分是受了周新異政的影響。此文前半說：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迹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入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鞠布主，即劫布商賊也。”（折獄奇聞面一六九）

木印敘述較詳。周新當然改了包公，浙江改了河南橫坑，偷布賊有了李三的名字，買布有了二十疋的數目。木印是放大的周新異政的攝影。周新異政後半說：

“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折獄奇聞面一六九）

賣皂靴前半敘述也較詳。城是濟南府，寺是白鶴寺，婦屍是十八九歲年紀。後半還殺女魂託夢，賣靴探得實情等。有一段較有詩意，為粗俗的包公案中所比較不易見到者：

“包公正決事間，忽階前起一陣風，塵埃蕩起，日色蒼黃。堂下侍立公吏。一時間開不得眼。怪風過後，了無動靜。惟包公案上，吹落一樹葉，大如手掌，正不知是何樹葉。包公提起，觀之良久，乃徧示左右，問：‘此葉

亦有名否？’內有公人柳卒者認得，近前覆道：‘城中各處無此樹，亦不知何名。離城二十五里，有所白鶴寺，山門裏有此樹二株，高若參天，條幹茂盛，此葉是白鶴寺所吹來的。’包公說道：‘汝可說得不錯麼？’柳卒道：‘小人住居在寺旁，朝夕見之，如何認差！’”

又，折獄奇聞剪舌篇有云：

“見門中一兔伏焉，心異之。既而悟曰：‘門中有兔，乃冤也。’”

說的是劉燧（字隱園）的事情。包公案中的兔戴帽也有這樣幾句：

“包公隱几而臥，忽見一兔，頭戴帽子，奔走案前。既覺，心中思想道：‘兔戴帽乃是冤字！’”

批囊軸是將喻世明言裏的滕大尹鬼斷家私來改編的，影響到戲曲便是長生像。曲海總目提要說：“作者易滕尹為包拯，以龍圖名重，用以聳動人耳目云。”不知“易滕尹為包拯”，在明朝包公案中即已如此，不必等到無名氏了。

味遺屬是民間故事，以前我在少年雜誌上看見有人重述過同樣的故事，借現在不能指出其他的出處。

石獅子也是民間故事，鍾敬文在中國的水災傳說一文裏解釋甚詳。他指出石獅子是與王大儂的故事（瓜王）和

葉鏡銘所記的富陽民間故事相似的。

桑林鐘就是‘狸貓換太子’的故事，也是一個民間故事。
鍾敬文說：“所謂‘狸貓換太子’的，其實却是流播於東西洋（尤其是東洋的印度、波斯等國）各地的民間故事。（關於此事，胡適之先生作狸貓換太子故事的演變時，未曾提及。暇當爲文專論之。）”這話是很有見地的。這個故事在麥苟勞克的小說的童年第十三章中是稱作季子系（The Youngest Son）中的第六式忌妒的姊姊式（Jealous Sisters Cycle）的。現在節譯該段於後：

“西西利的故事說：一個國王的兒子竊聽三姊妹談天。長女說：‘我如嫁給王子，將用四小塊麵包療全軍之飢。’次女說：‘我如嫁給王子，將以一杯酒解彼等之渴。’幼女說：‘我如嫁給王子，將替他生下二兒，一子手執金蘋果，一女額上有金星。’王子便娶幼女，王子出外時，幼女果得二兒，如其所願。她那忌妒的兩個姊姊寫信給王子，說她生了一狗一貓，王子命淹死二兒，二兒遂被拋入海中，幸遇救，復見母，二姊便被治罪。相似的有卡塔拉泥（Catalani）、德意志、提羅爾（Tyrol）、意大利、佐治亞（Georgia）、阿爾巴尼亞（Albania）、阿芝爾（Avar）以及亞刺伯等處；在四個

故事中，王子娶了三姊妹，兩個姊姊都不能守他的約言。此外布勒通(Breton)、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故事中，長姊次姊都願嫁給國王的僕人。意大利、阿美尼亞、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巴斯克(Basque)以及冰島的故事都不說幼女願生子的事，後來却生子了。通常幼女打出宮外，被人唾棄，因為她生了貓狗，愛沙尼亞的故事，王子只娶幼女一人，通常長次二姊的結局都很可怕。有時女主人公不是受姊姊的虐待，却是受朋友、母后等的虐待。在東方、瑪拉加、巴蘇陀蘭(Basutoland)等處，虐待女主人公的却是別的妻子。”

(面三五九——三六〇)

此段所說，狸貓換太子竟有二十處的傳說。虐待女主人公的是劉娘娘，也就是巴蘇陀蘭等處的‘別的妻子’；那婆子在桑林鎮受苦，也就是‘打出宮外，被人唾棄’；換貓狗就是狸貓換太子。

鍾敬文說：“書中‘僧衣染血’‘兩人爭傘’‘蒼蠅告狀’等故事，皆已經有人歷歷指出其來源了。（見錢靜方氏小說叢考卷上）”僧衣染血指的是殺假僧，所謂‘向敏中所斷之案’原見司馬光涑水紀聞。這兩個故事的確太相像了。照例，包公案中多了一些穿插，使情節更為複雜，但大致的輪廓是相同

同的。殺假僧說的是孫寬與董仁的妻子楊氏私通，一同逃走，剛出門外，孫寬便見財起意，殺死楊氏，棄尸井中，凍水紀聞却只說是“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並囊衣踰牆出，……踰牆婦人尸在井中”並沒有通姦的事情。殺假僧是真的殺了一個該死的人來冒充僧人，凍水紀聞則是口頭騙騙人，並不會真殺。今將凍水紀聞一節錄後：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並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墮智井，而踰牆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足亦墮於井。賊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爲然。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因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

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並獲其賊，僧始得釋，一府咸以爲神。”

影響到拍案驚奇便是第三十六回東廊僧怠招贖黑衣盜奸生殺。‘兩人爭傘’似乎包公案中不載，爲錢靜方所誤記。他所引的薛官事原見應劭的風俗通。‘蒼蠅告狀’即指木印和白塔巷。

魯迅的小說舊聞鈔引茶香室三鈔，據明鄭仲夔耳新所說，有捕落帽風一事，云爲小說家所本，捕魯迅將此條列入包公案中，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卷九也說到捕落帽風。似乎包公案並無捕落帽風事，萬花樓第四十七回有落帽風無憑混捉一段，後來便緊接遇見太后的事情；京劇斷太后也是如此演的。不過下面一段倒像是偷鞋和烘衣的縮寫：

“婦曰：‘渠（指張青峯）本非吾夫。吾夫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復謀娶妾。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妾即欲尋死。因念無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台，冤伸有日’。”

偷鞋和烘衣都說的是和尚還俗，設法使所愛之人與其夫離異，再設法娶之。醉後自吐真情，偷鞋中的蘭娘自縊而死，烘衣中的秀娘過了幾天去告官；烘衣是比較更近於周季侯

所審的案件的。

借衣與喻世明言中的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幾乎完全相似，只是人名更換了：

	判者	夫	妻	假夫	夫父	妻父
借衣	包拯	沈猷	趙阿嬌	王倍	良謨	士俊
金釵鈿	陳濂	魯學曾	顧阿秀	梁尚賓	廉憲	(僉事)

陳濂是寧波府鄞縣人，明成化年間官至副都御史。

與借衣相似的還有鎖匙包袱以及龍騎龍背試梅花。不過後三篇與前一篇倘若仔細分別，却有不同的地方。因為這四篇雖然都是女家之父嫌貧愛富因而賴婚的故事，借衣却是母親當面贈物的，此外三篇則是女兒自己囑婢私下贈物給公子的，雖然這四篇都有冒充丈夫的事。與這三篇相同的有敘劍記（明月榭主人著）和許公異政錄。敘劍記前半的本事是：

“真州皇甫吟奉母張氏，居州學之旁，貧而善文。其父曾與富民史直議姻。直嫌吟貧，欲以女改字樞密魏國相。女知父意，私遣婢芸香約吟至後園贈物，使即行聘。芸香至吟家，不值，以情告吟母。吟歸始知，與友韓時忠講書，漏言於時忠。時忠懼以利害，阻吟勿往。

昏夜偽作吟。抵史園內。碧桃芸香皆本未識吟，遂與釵釧等物贈之。”

後來碧桃因疑吟誑釵不來議婚，便自投於河。許公異政錄冒充情人的是劉江劉海二人，他們是男主人公的‘師之子。’

“江海密計設酒賀珍，醉之於學舍。兄弟如期詣柳氏。鶯英倚園門而望。時天將暮，便以付之。而小婢識非園生，曰：‘此劉氏子也！’鶯英亦覺其異，罵之。江海恐事洩，遂殺鶯英及婢而去。”

釵釧記的審案者是李若水，許公異政錄的審案者是明正德時官吏部尚書的靈寶人許進。鎖匙贈飾的糾紛又有不同：

“瓊玉與丹桂約朝棟至園，贈以金鐲銀釵，往來情密。有賊祝聖八者，偶入女室，殺婢而去。會朝棟母病，以金鐲換銀，士龍即控於官，言朝棟通奸殺婢。”

這故事裏沒有冒充的情事，却拿竊賊的巧合來替代。包袱和龍騎龍背試梅花都與許公異政錄相似，冒充者被窺破，便殺了婢女秋香或雪梅。

金鯉影響了無名氏的魚籃記。

三 無名氏的包公劇

據曲海總目提要所說，除元曲以外，無名氏的包公劇約有下列八種：

- (1) 桃符記 (卷十三、頁十)
- (2) 四奇觀 (卷二十五、頁十七)
- (3) 長生像 (卷二十七、頁四)
- (4) 雪香園 (卷三十二、頁二十)
- (5) 瓊林宴 (卷三十五、頁十九)
- (6) 斷烏盆 (卷三十六、頁一)
- (7) 魚籃記 (卷四十、頁九)
- (8) 雙蝴蝶 (卷四十六、頁三)

除去二、五、八這三種外，前面大都提到過。四奇觀是在包公案、三俠五義等書以外的酒、色、財、氣四個案子。瓊林宴和雙蝴蝶都是三俠五義中范仲禹一事的轉變。雙蝴蝶題目雖似關漢卿，內容實是瓊林宴的改頭換面。黃文暘說瓊林宴“事蹟似龍圖公案，而公案無此事，蓋皆附會成編也。”不知此劇實是根據三俠五義的。這兩個劇本的內容謹為比較其相同點於後：

瓊 林 宴	雙 翅 蝶
延安范仲虞字舜臣妻陸玉貞子錦	滕仲文字可開庠名妻江左安慶人妻葛氏子繼京
汴京開科仲虞賣驢作費全家赴汴訪婦弟陸榮	時當大比仲文欲入京應試乃典賣所居絮室赴京
仲虞行至中途忽遇虎銜錦去榮方樵見虎銜人打虎救錦還始知爲甥也	虎啣子繼京去遇賣糖人唐老擊鑼虎懼而逸繼京墮地唐負歸養之
仲虞適他往惟玉貞在太尉葛登雲見玉貞美強歸家欲逼爲妾玉貞不從乃羈葛府中	有葛登雲者國戚也獵于山前遇葛氏悅其貌劫之歸強逼謀歎葛以死拒之
仲虞聞妻在葛府乃造登雲往索登雲抵言無以好待之	仲文知己妻被劫憤奔至其門痛督登雲伴款之齋中
而夜遣人打殺仲虞	而夜命僕殺之
用大箱盛之投諸曠野仲虞幸不死從箱中出瘋狂不省人事	置空箱中昇棄荒野樵夫見而開視因得逸去

登雲女聽珠啓後門縱玉 貞	登雲女顏珠急往救葛氏 挈歸繡閣
-----------------	--------------------

此後便是雪冤、團圓，細小節目有許多地方是不同的。

京劇的包公故事：據鄭振鐸中國戲曲的選本所統計，則有以下十四種：烏盆計（一名奇冤報）、烏盆記上本、探陰山（一名鬧五殿）、柳林池（一名三官堂）、雙包案、劉美案、劉包勉、打雙鷄、五花洞、瓊林宴（一名打棍出箱）、黑驢告狀（瓊林宴後本）、斷太后、打龍袍、狸貓換太子。大部分在前面都已說過了。元曲有勘龍衣不知是否打龍袍的前身。

現在將前面所說，列表於後，以清眉目：

筆記小說	元 曲	明包公案	曲海著錄	京 戲
風俗通	灰欄記			
折獄奇聞	合同文字	(拍案驚奇)		
	抱粧盒 勘龍衣	桑林鎮	(七俠五義)	斷太后 打龍袍 狸貓換太子
	盆兒鬼	烏盆子	斷烏盆	烏盆記上本 烏盆記

	留鞋記			(賣胭脂)
	牛金閣	獅兒巷	雪香園	
	後庭花		桃符記	
	(西遊記)	玉面貓	(七俠五義)	雙包案
折獄龜鑑		白塔巷		雙釘記
折獄奇聞		妓飾無異		
益都耆舊傳	(折獄奇聞)	木印 賣皂靴		
折獄奇聞		兔戴帽		
	(喻世明言)	批畫軸	長生像	
民間故事		味遺囑		
民間故事		石獅子		
涑水紀聞	(拍案驚奇)	殺假僧		
	(耳新)	偷鞋 烘衣	(萬花樓)	
	(喻世明言)	借衣		
	(叙劍記) (許公異 政錄)	鎖匙 包袱 龍騎龍背 試梅花		

	金鯉	魚籃記	
	(七俠五義)	瓊林宴 雙蝴蝶	瓊林宴 黑驢告狀

表中有括弧號的表示‘本非此類。’例如拍案驚奇不在包公案以內，七俠五義也不是曲海所著錄的。賣胭脂是梆子腔。越劇有紫玉壺，是據萬花樓而編的，不曾列入表內。

三言二拍對於包公案一定有很大的影響，可惜我還無緣看到三言和拍案驚奇二集，（初集即通行石印本的續今古奇觀）否則這篇文章要寫得更長了。即就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看來，已可看到警世通言中的一篇三現身包龍圖斷冤了。喻世明言中的簡帖僧巧騙皇甫妻恐怕是偷鞋和烘衣的來源吧。

前面常提到折獄龜鑑和折獄奇聞，這兩部書和小朋友民間故事上冊有一部分是採取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一和卷一百七十二精察類的，也列一個表在下面：

來 源	太平廣記	折獄龜鑑	折獄奇聞	民間故事
益都耆舊傳	嚴 遵	五：九		
國史異纂	李 傑	五：一	面五三	篇一〇
紀聞	蘇無名	七：八	面五〇	篇一八
劇談錄	袁 滋	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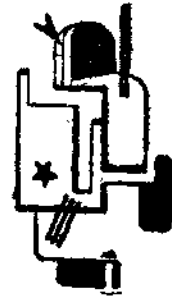
酉陽雜俎	韓 滉	五：九	面六三	
朝 野 僉 載	蔣 恆	一：一一		篇三七
	王 璈	三：一八		
	裴子雲	七：二	面四八	
	郭正一	七：二〇		
	張楚金	三：五		
	董行成	七：九	面五六	
	張松壽		面六二	
唐闕史	崔 碣		面六九	
	趙 和	七：二	面七三	
桂苑叢談	李德裕	三：八		篇八
玉堂閒話	劉崇龜	一：一四	面七二	篇五
	殺妻者	二：二	面七五	
北夢瑣言	許宗裔	二：四		
	劉宗遇		面八四	

折獄龜鑑不寫出處者大半都是從太平廣記來的！折獄奇聞的題目只有一個人名者大半也都是從太平廣記來的。諸書誤蔣恆為蔣常，又誤嚴遵為莊遵，宋鄭克的書中已是如此，

不知何故。恆和常，莊和嚴，本可連用，因憶排字人亦常有此種誤排，（排字架每將常用的可連接的字放在一起）大約是因此致誤。

看了這一篇文章，我們很容易明白包拯就是錢蘇、黃霸、張詠、周新、劉燾、滕大尹、向敏中、李若水、許進等人，不過是一個吸收傳說的人或箭鏢罷了。

一九三三，五，一〇。



關於男女的話

葉鼎洛

——給在知識上是半瓶醋的男子女子看——

在男子的眼中，女子是值得一看的東西。在有男子的地方，女子只覺得男子的眼睛暗箭似的射在她們的臉上。受着這箭的女子，只覺得不大好意思，但同時也放了心，因為一個女子而得不到男人們的注意是發愁的，這愁是終身的憂愁。每個男子都希望別人的尊敬，每個女子都希望別人的愛戀。正和男子得不到別人的尊敬就失去了個人的地位一樣，女子得不到別人的愛戀也就失去個人的地位。男子要想得到尊敬，不得不竭力使用其體力和腦力。女子要想得到愛戀，不得不竭力修飾其皮膚和毛髮。男子出賣他的勞力，女子出賣她的容貌；男子將勞力賣給另外的男子，女子將容貌賣給另外的女子——不對，錯了，賣給男子，一個女子是無須乎收買另一個女子的容貌的，因為講到買賣的話，這完全是男子的事，這世界是男子的世界，而女子，只能出賣容貌罷了！

在男子的眼中，女子是值得形容的東西，形容這件事，遇見沒有法子可以形容的時候，只得由比喻方法說出來。形

容是屬於文學的事情，東洋文學中，常用花來比女子，在西洋文學中，却常用鳥來比女子，正像花之宜於形容女子一樣，鳥也是宜於形容女子的。鳥之種類不同，從最小的學鳩到最大的大鵬，有孔雀，有鳳凰，有七面鳥，有雉鷄，有鸚鵡，有鴿子，有小麻雀，正和鳥之有各式各樣的鳥一樣，女子也有各式各樣的女子。

在男子的眼中，不當心的時候，幾乎忘記女子是同類中的雌的一種，彷彿成了另外一種好看的东西了。因為如此，所以只想把牠取過來，奪過來，買過來，騙過來，愛牠，戀牠，抱牠，擁牠，Kiss牠，撫摸牠，甚而至於打牠，罵牠，凌辱牠。在女子的眼中，却格外覺得男子是同類中的雄的一樣，有勢，有力，有威，有用，因為如此，所以便想依牠，偎他，靠牠，攀牠，附牠，纏繞牠，捧戴牠，牢籠牠，利用牠。男子說，男女是平等的。女子也說男女是平等的。男子吃飯，女子也吃飯，男子走路，女子也走路，男子讀書，女子也讀書。男子說，我娶了一個妻子，女子也說，我娶了一個丈夫——不對，錯了，女子說我已經嫁給他了，從來沒有聽說一個男子嫁給了女子的，因為男子不能生小孩子。

女子是和男子相對的一種稱呼。女子是別於男子之通稱，其中尚有各式各樣的女子：以新舊分，有新式女子，有舊

式女子。以知識分，有有知識的女子，有無知識的女子，以年齡分，有婦人，有女孩子。以階級分，有太太，有老嫗子，有丫頭。以職業分，有當教員的，有當優伶的，有當女堂官的；還有一種沒有適宜的話可以說的分法：有人家人的女子，有賣淫的女子。

女子的種類甚多，正像有各式各樣的鳥一樣。但是各式各樣的女子，在男子的眼中，總是值得一看的東西，是值得形容的東西，是花似的東西，是鳥似的東西，是出賣容貌的東西，是嫁給人的東西，是能生小孩子的東西，是被忘記為同類中的雌的一種東西，是成了另外一種好看的東西了！

女子竭力修飾其皮膚和毛髮，女子能得到男子的愛戀，女子有花般的美麗，有鳥般的活潑，女子能被男子撫摸、Kiss和擁抱，女子能嫁給男子，女子能生小孩子，是值得喜悅的事情，但實是值得悲傷的事情。

女子的喜悅，是男子幫着喜悅的事；女子的悲傷，却是女子獨自的悲傷！在喜悅的時候不要忘記悲傷，在男人旁邊不要忘記自己的孤獨！

宇宙的意志，人類的運命，上帝的創造，這世界上有雄的就有雌的，有男子就有女子。男子有皮膚和毛髮，但是

使用了腦筋和體力。女子有腦筋和體力，但是使用了皮膚和毛髮。這是文明社會的特殊現象，但是離原始社會太遠了。要等男子女子同樣使用皮膚和毛髮，腦筋體力，同樣是花般美麗，鳥般活潑，同樣愛戀，Kiss 和擁抱，同樣喜悅和悲傷，於是人類的罪惡消除一半了！



文學閑談

朱 湘

九 「文以載道」

‘文以載道’——這詞語很像二三十年前所時興的寬邊繡的女裝，要是在如今擺設了出來，看見的人或是挈牠當作古董來看，或是一聲笑，輕蔑而逗樂了的。

然而這種裝束，在現今的中國不入時了的，在外國依然是被視為一種浪漫品——好像外國女子的腳上所穿的雙梁鞋那樣。

那麼，像雙梁鞋那樣，借了‘文以載道’這四個字來作一種旁的用途，那或許也是可以的。

‘文以載道’的‘文’並不是專指現今所說的文學，不過現今所說的文學也包括在內；至於‘道’，我們如其在下面添上一個‘德’字，那便符合了古人的初意了。

現在我們來借用這個詞語，第一，要這個‘文’字專指文學，第二，要這個‘道’字的意義是希臘文 Logos，英文 Word；Way 這些個字的意義。

如其這樣來借用，我們便可以說得，文學是有三種，載

神道的，載世道的，以及載人道的（並不是人道主義）。編時的說來，古代便是載神道的文學的興盛期，中代便是載世道的文學的，近代便是載人道的。可是並不盡然；太戈爾與‘開爾忒’文藝復興內的夏芝（Yeats），唐珊南（Lord Dunsany），他們豈不是寫着載神道的文學，蕭伯納豈不是寫着載世道的文學麼？

載神道的文學可以說是那種表現原質力（elemental force）的文學。牠與宗教、迷信（初期的宗教）有密切的關係；迷信發源於恐懼，恐懼正是一種原質力。生，死，愛（個人的，如性；羣衆的，如愛國），這些也都是原質力。這各種原質力的秘密一天不能破露，那麼，帶有宗教，甚至帶有迷信色彩的文學便也一天不會消滅。

宗教，在如今來談，未嘗不像來談社會主義……不是已經有過一次的非宗教運動來將牠打倒了麼？其實呢，那一次的運動與其說是非宗教，倒不如說是非教會。非教會的運動，在明朝的時候，歐洲已經發生過了，在馬丁·路德的指揮之下。屢次的學生運動，武裝的以及不武裝的，坦直的說來，便都是發動於一種宗教的熱誠。初期的‘胡適之主義’在當時無疑義的是‘新教’的‘聖經’。中國所以陷到如今這種紊亂、自私、孱弱的田地，也可以說是完全基源於宗教的熱誠

還沒有復返到原人的程度，也沒有進化到西方的那樣變形而不變質的使牠分流而衝盪入社會的以及個人的工程之內的程度。

西人研究中國的，慣於將中國分作北部與南部；只就文學與宗教這一端來講，那種的區分確實不錯。詩歌，最古的文學，就中國說來，確實是有南北之分：北部的最早的詩歌詩經，與南部的最早的詩歌楚辭，牠們在形體、實質上都是非常歧異。詩經是宗教性極為稀薄的；楚辭是宗教性極為濃厚的。‘敬思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便是北部的國民性的結晶；祖先崇拜的創始者，有獨無偶的中國宗教詩歌，九歌，的創作者屈原，便是南部的國民性的結晶。械鬥，至今仍盛行於長江、珠江兩流域一帶的風俗，牠便是宗教性的家族觀念的表現。幾千年來，‘御製’的孔子學說主宰了中國，於是，完全符合了家天下者的初衷，那一股原始的宗教的熱誠便不復存在了。哪能人人都作孔子，理智的泰山；一般人都是情感的動物，他們所更切身需要的，便是汨羅江的水！

宗教性的缺少對於中國文學是有何種的損失，我們只須舉一個淺近的，修辭學上的，例子來說明——擬人格（Personification）的罕見。只看見新文學界內滿是‘維納

司，‘美神’，很少有‘美麗’或是‘美’。只看見有‘時光老人’，很少有‘時光’。這還是解放的纏足。至於舊文學，那更不用提了。想像如其要在新文學內充量的發展，情感必得要澎湃到最高潮，如同古代的先知者得到了神賜的靈感的時候那樣，如同屈原寫離騷不亞似寫一篇所羅門之歌的時候那樣。

在現今提倡迷信，那當然是開倒車——雖說戰爭，基源於恐懼的，也是一種迷信，並不曾去提倡，牠仍然高視闊步於二十世紀的世界。迷信雖是不該提倡，古代所遺留下的豐富的神道文獻，牠們却仍然能以供給聰明的文人去利用、象徵的。文學，尤其是詩歌，本來是喻言十九。利用着古代的迷信，現代的短篇小說作者，例如韋爾斯（H.G. Wells），梅·辛克萊（May Sinclair）等等，仍然作着神鬼小說；那麼，象徵的來利用牠們，更是可行的了。中國在這一方面有着豐富的，未曾開採的文獻，如其能在牠們之內產生出一個唐璜來，產生出一個作鍾斯皇帝（Emperor Jones）的奧尼爾（O'Neill）來，那也是新文學所該期盼的。即如某種筆記小說之內有一段故事，說一個女子死去了，到了陰司，判官查出了是誤勾來的，便令鬼差將陰魂重行押回陽世，那知誤押回了另一家，返魂在另一個也是新死的女尸之上；這段簡單的紀載，如其一個作者將牠渲染一番，例如使一個美

麗的靈魂誤入了一個醜陋的軀體，這豈不成了一篇極能富有精采，極能富有深刻，悲酸的情調的詩歌或小說或劇本麼？

載世道的文學都是帶有倫理色彩的。從前的勸善懲惡的文學便是；近代的教諭詩，目標小說（Novel with a Purpose），問題劇（Problem Play）以及多種的文章便是。

這種文學有一種特象，便是其中的人物都是類型的，沒有個性。例如一篇勸善懲惡的小說，就中照例的有一個惡人，有一個受欺受磨的弱者，男性或，多半，女性的，有錢或有貌，有一個打抱不平的好漢；這是中外一律的，這種小說內的三種類型人物。

在從前，文學的欣賞力不曾進化到近代的程度，實在是只有這種載世道的文學才能‘老嫗都解’；並且，在從前，教育不曾發達的時候，文學作者還立於一種社會的塾師的地位，他們義不容辭的便來寫成這種載世道的文學；並且，在從前，文學的演化還只是方才脫離了神道的時代，技巧也沒有進入到客觀的地位，當時的文學作者也只能寫出這種類型人物的文學。文學，與世界上的各種事物一樣，本是受着環境的支配。

文學的欣賞力進步得遲緩，到如今這種文學還是有巨大的需要；塾師雖是廢除了，社會仍然是需要文學的嚮導，將牠領入思想之域；描寫個性的文學雖是發達了，仍然有作者，那些抱了領導、改造社會之使命的，利用了已經發展到完美的地步的工技，來從事於這種世道文學的創作。

說起來好像是矛盾——‘普羅’文學，歸根的說來，便是一種載世道的文學。羅素確是有眼力，他說，新俄的精神便是十七世紀之英國的‘清淨教’精神的復活。

這種文學，表現社會勢力的，也自有牠的社會學的‘存在理由’。社會的進化全靠了大家共同遵守着人造的秩序；這各種人造的秩序可以，溫和，逐漸的或是激烈，急劇的，去改訂，但是既經改訂了以後，大家仍然要共同的遵守。有個性強烈的人，他不願，不能遵守這種人造的秩序，他要用了自定的步驟來支配自我的生活。這是社會所不歡迎的。社會所要的是羣性，不是個性。所以一般甘於或是迫於支配在社會勢力之下的人都是類型的，鴿子格式的；他們的個性，或多或少，都一齊抑壓下去了。既然如此，自然便只有類型的人物出現於表現社會勢力的文學之內了。

這種世道文學還有無窮的前程，因為，社會在不停息的進化，人造的秩序在不停息的改訂，新的類型也隨之而不停

思的產生着。

載人道的文學是以表現個性勢力為目標；牠並不是人道主義文學，世道文學之內的一種。託爾斯泰便是一個人道主義文學的偉大的作家；他之所以反對莎士比亞——好像蕭伯納之所以反對莎士比亞那樣——與其說他是因為莎士比亞的劇本內只是皇帝、皇后、貴族、貴婦，那未免膚淺了，根本的理由，我看，便是因為莎士比亞所寫的是載人道的文學，而並非人道主義文學。

社會上本來有兩種人：一種是社會的份子，一種是個性。在社會的進化內，這兩種人是相輔相成，都不能少，雖然後一種裏面，既有領袖的人才，也有破壞的渠魁。至於在社會的組合內，這兩種人却是勢成水火，互不相容——理由是前一種人是理智與情感上有平衡的，而後一種則不然。這種理智與情感的失去平衡便是造成個性的基因。

只看余伍得·安德生 (Sherwood Anderson) 的敗類的白種 (Poor White) 一本小說之內，主角是酒徒的兒子，頭重身輕，訥於言語，完全的不善處世，更其不善於對付女子，但是他却成了機械發明家；這便是理智畸形發展了的個性。又看巴爾扎克 (Balzac) 的歐哲尼·葛朗岱 (Eugénie Grandet) 一本小說之內，那個女主角的父親，老葛朗岱，他

的行爲、思想、情感完全被嗜財之念所主宰了，甚至於他所鍾愛的女兒，比起了錢來，都要在他的目中退居後位。這便是情感畸形發展了的個性。再看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 (Hamlet) 一篇詩劇之內，那個丹麥太子，理智與情感失去了平衡，因而當前待決的問題，要是換了一個普通的社會份子來，是立刻便會解決了的，他却遷延了時日去掂量，猶豫而不下手去處理。

凡是描寫個性的文學，其中的主角總是有他的要害之弱點……這個要害的弱點，我們叫他作‘亞吉里斯之踵’，未嘗不可。有時候，這要害之弱點便是造成這人物之偉大的基因——例如哈孟雷特的狐疑——這個，我們可以叫他作‘磐奈羅辟的織匹’。(見於荷馬的史詩奧德賽 (Odyssey) 內。)

莎士比亞所說的‘詩人、戀人與瘋人’，拿來形容這種個性強烈的人，是妥切之至。進一步來說，心理學說的，每個人，無論他或她是多麼常態，神經系統總有一點，不論大小，變態的所在。這層道理，演繹了出來，第一可以解釋，何以這種描寫個性的文學仍能為大家所欣賞，因為，個性如其與社會份子種類上而非程度上的區別，那麼，這種描寫個性的文學便無從了解，無從引起情感上的迴響……古代描寫人物，好則上天，壞則入地，便是昧於此理。這層心理學的道

理，再演繹了出來，又可以解釋，何以類型人物的描寫也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因為這種類型人物雖說十之九是常態的，却也有十之一的變態，這十之一上的變化便使得「一類型的各人物有牠們的各別的面目……古代描寫人物，不僅是類型的，並且千篇一律，沒有這十之一上的變化，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也是昧於此理。

這三種文學，載神道的，載世道的，載人道的，相輔而行，各有各的存在理由。籠統的說來，詩歌可以說是傾向於載神道，戲劇可以說是傾向於載世道，小說可以說是傾向於載人道。詩歌本是情感的產品，好像宗教那樣，牠本是人類的幻夢的寄托所，人類的不曾實現的慾望的昇華。戲劇，爲了牠有實際的限制，如聽衆、排劇的耗費、表演者，不得不趨向於類型人物的描畫；又爲了牠是效力廣大的民衆教育的工具，牠也正該向了載世道的路去進行。小說是文學中最自由的，最富於彈韌性的一種體裁；描寫個性，這應當成爲牠的責任——雖說就實際的趨勢看來，就教育民衆的能力說來，牠也在，也該走着戲劇所走的路。這三種文學都是基於人類的嗜好，好像作夢，照相，加厲畫 *Caricature* 一樣。

一〇 異域文學

異域文學便是以異域作題材來寫成的文學。牠有三種：傳說的異域文學，諷諭的異域文學，寫實的異域文學。

我國古代的山海經，近代的鏡花緣，裏面那各種關於異域人的神怪、荒誕的傳說，完全是在‘行路難’的時代初民運用了他們的豐富的想像以及恐懼的動機所創作而出的。又如大招、招魂內各種關於異域的傳說的敘述，牠們完全把初民的安土樂居，不欲遠行的心理和盤托出了。希臘人也是一樣的安土樂鄉，也是一樣的想像豐富；只看奧德賽這篇史詩之內，那各種傳說的異域‘地理志’，‘人物志’，牠們也是多麼詭異不經！希臘所以不能創立一個大帝國，而羅馬能夠，這種心理的有無以及想像的強弱便可以拿來作解釋。立契去印度取經，也使得後代多了一部這種傳說的異域小說西游記。在科倫布的時代，一班歐洲人還是相信着地是平的，陸地的四周是海洋，海洋的邊沿，好像瀑布一樣，那波浪是奔注入無底的窈深，換句話說，無底的地獄；科倫布向西天航行了那麼久，船員們幾乎舟困起來了，固然也有他們的實際的理由，不過最重要的一層便是，他們都在恐怕已經航駛到了海洋的邊沿，就要跌下無底的地獄之中，去受那永恆的石灰

火與漆火的苦；不是西印度羣島的水鳥及時的顯現，科倫布是免不了要喪命於將興的舟闕之內，那時候，‘新大陸’的發現又不知要遲到那個時代，也不知要落在何人之手了。

鏡花緣在另一方面又是一部諷諭的異域小說，只看書裏的女兒國那一段，牠與史維夫特（Swift）的格里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雖是在文筆上有滑稽的與嘲諷的之別，却都是諷諭的異域文學。法國在十八世紀之內，一班的文學潮流傾向於世界的。那時候，中國的文化，文學為大家所盛稱，樂道，中國的亭園既是盛行於當代，促成了‘羅壳可’（rococo）式的建築術，中國的文學也供給了服爾泰（Voltaire）以題材，作成了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中國的文化更是常時的被他們來引徵，以與本國，歐洲的文化相比較——動機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也著有波斯信牘（Lettres Persanes）一書，假借了一個僑寓於本國的波斯人的口吻，來指摘本國的弱點。稍後於孟氏，英國又有高爾斯密（Goldsmith），仿效着孟氏的波斯信牘一書，著作了約翰·支那人在倫敦（John Chinaman in London）一書。

寫實的異域文學，在開端的時候，不免是誇大的。即如藍姆（Charles Lamb）在他的那篇烤豬論（Dissertation

on Roast Pig) '愛瑣'文之內，說中國的房屋是用薄板修蓋起來的，雖說滑稽家的話是要打折扣，不過蓋姆也總是，不知由那裏，聽說到，中國的建築是用木材，並不，歐洲那樣，是習於用石頭，所以才這麼穿鑿附會出來的。哥德便有一首短詩，就中擊希臘的石料建築來與中國的木料建築相比較。

在初期的寫實的異域文學之內，異域的人物千篇一律的是相淺的類型化了。法國人是喜修飾，慣於說俏皮話，向任何女子調情；德國人是嗜好啤酒；蘇格蘭人是一錢如命；愛爾蘭人是半瘋半傻，美國人是粗魯自喜，不講儀節；中國人是拖辮，纏足，抽鴉片，堂門。這麼潦草的描寫異域人物當然是不滿意的；並且，在這種片面的印象深入了人心之後，種族，國家的偏見這種惡影響便隨之而發生。在歐美的法庭上，當事人與證人不都是要立誓，'說真話，說全部的真話，真話以外不說旁的'麼？這種誓言牠也應該奉為寫實的異域文學的誓言。

英國的吉百齡(Kipling)寫印度，法國的羅蒂(Pierre Loti)寫日本，當然是已經脫離了初期的膚淺，潦草——不過，我們要問，擊吉百齡的吉姆(Kim)來代表印度，擊羅蒂的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eme)來代表日本，可以

麼’想必印度人與日本人都要一致的高呼：不可以！

這是寫實的異域文學的致命傷。因為一個作者，無論是眼光多麼犀利，經歷多麼豐富，文筆多麼暢達，他決不能看到異域的生活的全面，多面，那麼，他的描寫，即使是忠實，深刻，也還是免不了是片面的。他決不能代替異域的人來作異域的人所應該自己來作的事。巴爾札克 (Balzac) 只能替自己的祖國來作人間喜劇 (La Comedie Humaine)；至於印度、日本、中國、土耳其、波斯、亞拉伯以及其他等等國家的人間喜劇，必得要本國的人去作……即使是要等一百年，也只好去等候；他國的人是無由越俎代庖的。

寫實的異域文學，一方面固然易於引起種族的，國家的偏見，不過一方面牠也有溝通國際認識的功效。沒有吉百齡，我們或者要對於印度始終的一無所知。憑了長期、活動的居留與縝密、公正的觀察，作出寫實的異域文學來，至少是可以增進一班讀者對於異域的景象、人文、風俗的見識。至少，這一種的文學是人與人的接近之上的第一塊基石。世界大同的幻夢，將來如其有實現的日子，這一種文學便也有牠的相當的功績。

可以拏來附隸於異域文學之內的，是‘科學小說’。例如法國的威奴 (Jules Verne)，英國的韋爾斯 (H.G. Wells)

所作的各種。威奴的科學小說一半是幻夢——然而，這些幻夢到如今都實現了！海底兩萬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一部書，有人說是潛水艇的預言——至少，文學是人類的幻夢的寄托所；實現幻夢，牠便是人類的進化的目標。至於八十日環游地球（*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一部小說，到現在都嫌是過時了；因為，在今日環游地球，已經用不了八十天，只要十八天了！

通俗科學文章（韋爾斯的科學小說便是牠的變形。）讀起來，牠的興趣也不亞於古代的人讀異域的傳說。



重 逢 (續完)

Zero

上午我去看病，他在屋裏寫文，他說這一個月中，要產生十二篇獨幕劇和七篇詩，我表示不相信他有這樣飛速的才能，他怪我不相信他的力量，很神經的峻烈的怪像對我，我不是怕他，但我不要看一個男人的兇色，我笑着答他：

“好，到了一個月，我替你算賬吧。”

他總算好，自從住在一起他很努力，我看他充滿着精神在那兒幹，他常說：

“男子有了女同伴，才曉得生活的充實，力量是蓬蓬勃勃好像用不盡的。”

“啊……！”我這樣莫名其妙地答他，一陣悲酸從我心頭掠過。因為我自從他來一直到同住後，對於我的工作，簡直像被平凡的風雨完全擊破了，這個打擊，在我心裏暴動，有時我會像白癡一樣，有嘴說不出心頭的苦；有時心中燃燒，只想逃避這種生活；有時我告訴他，他不能理解而同情我。當我說：

“我覺得和你住在一道，我是一句文章都寫不出來。”

“你真特別！人是越快樂越有精神，越努力的。或許你是還沒有得到真實的快樂，絕頂的幸福。”

“或許我是太快樂了吧，我一看見你就覺得整個精神都被你佔掉了。”

這樣的談話中，愈發現我和他的心境是判然不同的，我，從他來了對於自己的工作和努力說，像綁上了足枷的囚人。他，卻像獲得春風美羽的飛鳥。

“大概是因為沒有娘姨，你要燒飯買菜洗衣裳，把你的工夫化去了。”

“這也是一個原因，但我從前自己住的時候，也一樣要做飯，洗衣，那時候卻還能用功。”

“兩個人的事比一個人的事麻煩多了，唉，幾時有了錢，還是要雇娘姨。……”

他這話與其說是愛惜我的光陰，還是愛我的身體，他是很不願意我勞動的。譬如做飯，他總是幫着我做。目前我是他的食客，是他的寄生蟲，我當然要帶病地多做些。況且做事並不苦，所苦的是——他在我精神上像一個“釘雷”，牠會從我腦頂上打進胸中去，把我要創作要努力的心打得粉碎，而我整個胸和腦，給他裝得滿滿的。

下午他的學生林文嘉君來找他，他要和他出去，我要寫

信給於敏時女士，我想她太可憐了，她和陳壽彭結婚後，嘴
 上身上會生那些可怕的東西，使她痛苦非常又沒有錢醫，使
 她由一個美麗的天真的小姑娘，會變成嘴上一個毒臉上
 一個毒那樣的怪樣子。迄今她還不曉她是害着甚麼病，陳又是
 那樣落魄，奇窮！

我對他倆都有特別的感情，都是因愛才而生出親近親
 密的感情。固然陳的思想我是一點也不明白他，但他的藝
 術，他那深造的音樂和音樂的天才，中國能有幾個呢？於是
中國當代的新女性，雖然她的新不像名震武漢的黃慕蘭，她
 沒有政治的頭腦，也不是以虛榮戀愛出風頭的。她雖戀愛，
 戀愛，無數的戀愛，卻不像黃慕蘭那樣以戀愛作攀天之梯，
 她是天真的，情熱的 在無數青年中選擇又選擇的戀愛；她
 是以會音樂，演劇，跳舞出風頭的。我還喜歡她年輕，聰穎，
 愛看書。

1927.12.8.

於敏時回信了，她嗚嗚“姊姊，姊姊”的稱呼和滿紙的親
 蜜，癡情，是我第一次接到女朋友這樣的信。我在第三女師範
 和向勤、劉雯、石瑩、李琬、趙毓華她們的感情很不錯，但那
 時不會有這樣的通信；我在第一女師範和楊容貞算是很愛

了，我給她的信絕不像於敏時寫給我的信那末甜蜜而可憐，我在日本和歌伶室町歌江女史的交情總算很特殊了，相互間也沒這樣纏綿的書信。還不爲別的，於這個小姑娘，特具一副文藝的頭腦，結婚後又突然患這悲慘的病，她無從發洩的感慨，悲痛和求援聲，都送到我這裏來了。

啊，我如果還像在武漢時那末工作着，領得百七十元一月的薪金，我一定幫助她，救她脫離苦惱，無奈我也是落魄的病夫，暫時靠在別人身上做寄生蟲！

一想我們都是落魄，都是反動時代給與我們的苦悶，在暴風雨似的反動時局下，我們沒有冤枉犧牲性命，就算萬幸了。不然，陳在武漢是月薪五百兩。於在武漢是大學生層中最出風頭的人物，絕不會有像今日的痛苦。

總之，陳和於的結婚，我和他這莫名其妙的同住，都是這反動時代逼出來的！人一到了失意，落魄，機會一來，就想在愛情中找點安慰。這是墮性麼？

如我不介紹陳給於，未來派的瘋子不從南洋突然歸來，我不曉得我和於現在是甚麼境況。大概是繼續原有的動性，潛伏的或技巧一點的向前衝？呀，衝！現在是一個夢！

和他同住半個月了，還沒有聽到他拉 Violin，今晚他拉起來了。我跑去聽，他拍地停着拋了弓絃，冷悶悶地坐下。我

問他：

“爲甚麼不拉呢？”

“我怕你聽了要笑我。”

“不是怕我笑，是爲着聽者非你的知音吧？”

因我記起了他愛着早稻田一家小飯館的桃色臉極下品的侍女時，他希望自己做一個大提琴家，希望那女子做一個著名世界的歌女，他倆將在神祕的幕裏合奏心曲的熱狂的詩文，所以我搬出這話來和他開玩笑。

“現在唯其是怕我的知音聽到我這不好的音樂！”

“你不是想成一個大音樂家回來的嗎？”

“現在才曉得要成一門學藝，不是那末容易。我很慚愧我不能把 Violin 學好拉給你聽。”

他的頭垂下去了，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我本想走出來，讓他自在一點。又看他很淒涼的樣子，怕他在這中間，有甚麼了不得的傷心事，因走近去溫柔的安慰他。

“你爲甚麼不能學？”

“我是學過的，聘了名師來教授了幾個月……後……”

“你本來就拉得不錯，那你現在一定拉得很好了。”

“那教我的西洋人，他說我的手法非常好。我很有成一個瓊阿林手的才能，可是……”

他幾次都不吐完他的意思，我也不追迫了，我因拿起他的 Violin 看了一忽。

“這 Violin 多少錢買的？”

“一百七十塊新嘉坡錢，琴匣琴弓和附屬品在外化上海錢兩百多塊。”

還談了很多話，很奇怪的是他怎麼也不肯在我面前拉琴。他堅持以後再不拉琴了，他要把這 Violin 送人去，我對他說馮乃超的 Violin 沒有帶回來，他很願意把他的 Violin 送給乃超用，並要我介紹他去看乃超，他是早與喜歡乃超的。

男人喜歡一個男人，一說起就要去看，是沒有一點稀奇的。我很喜歡乃超，覺得一和他談話就精神爽快，在東京我和他頗有過從，而多是我在青年會打球他找了來和我說話或他到我的寓所來玩一二小時，或和那位真是“木天”的詩人同來，我在東京最後的交遊，我從心說是和乃超的往來最快活，因為他很理解，很溫存，很前進，又他和我的往來都不含目標，既不覺得這是友情，更毫無友情以上的甚麼鳥情；只是很自然很爽快的交情而已，我是最喜歡這種交情。不料馮一來到上海，被創造社的人笑我說馮高鼻子，疑心我愛了馮，真把我氣煞了！

老實說，創造社的先生們想愛我的多着呢，爲甚不把

自己的隱衷宣布出來而只喜歡“莫須有”的造謠，取笑（老實說，我是因為自己不行，目前又很不得意，使我怕出去交際，不然，我是喜歡誰，誰也喜歡我，我就和誰交際，我不怕那個的惡口取笑！我同時對於戀愛觀是很封建的，我不屑仿效行雲流水，多戀主義以麻醉自己的！

話說開了，再說到今晚的事來——

我順便把彈奏入神入化的音樂大家陳壽彭介紹給他聽，自我在交通部航政局長許靈筠處認識陳起直到王獨清想請於敏時當書記並想她演他的楊貴妃之死止。他因愛慕這位音樂家。聽得高興異常。

1927.12.11.

迅速的光陰迅速地飛度，我們因太親近的緣故，親愛的程度也迅速地發展了。

換句話說，我們已經開始了甜蜜的初步，雖然雖甜蜜的欄杆遠遠着，我們也都不去想牠。

這裏我找不出貴重的證明，一切都在平凡的生活裏，譬如我們喫飯是除了拿筷的一隻手，那一隻手總是互相捫着的，一面喫一面笑，一面笑一面流淚往來不已。又我們不是感情在怎樣燃燒，一切都是很愉快很自然的新的姿態展開，

譬如看電影的時候，我們的手自始至終是緊握着的，在電燈的明照時，他不斷地要看看我我也要看看他。又譬如我爲他到商務印書館去了或訪友回來遲一點，他坐立不安地到街上去找我，以爲我是被車輛撞壞了，再被巡捕拉到公安局去了，或是被送進了醫院，在讓白衣人替我洗血包創。在街上他探找找不到，回來在房裏，在晒台，逡巡又徘徊，望着市，望着街，待我不回心猛跳。其實我沒有過到晚上七點鐘還不回來的事。我也一樣，每逢晚邊回來，從遙遠遙遠望着我們的樓上沒有點燈，便心慌意亂沒有回去的勇氣，回去了也是待，待，待，一分鐘長如一日，一刻鐘長如半年地等待，人生歡喜的等待，是怎樣甜蜜又難堪！

友情，戀愛，純潔的同居，突進地展開了更深層更偉大的光景，激發了我們更強烈的感情，排除了互相的憂鬱，桃色的希望，也擺布在我們面前，勇敢邁進的血在我們充滿着愉快的生活裏跳。我們都像小孩一樣地生活着，愉快着，沒有眼淚，只有歡喜，在他，認爲這是他平生最快樂的日子；在我，也認爲這是我生平頂快心的一回事。我覺得人間沒有別的更大的幸福快樂，只有兩個知己，互相愛着的異性很純潔的同住在一起，這就是頂上的幸福快樂。我們的心境是怎樣甜蜜！

生平沒有幸福快樂的我，方始承認這是我的幸福快樂了。我那最悲痛的因和他同住便不能工作的痛心，和對革命失望對自己的前途悲觀這種種盛旺的念頭。也因為這快活的人生勃興而將敗北了。苦惱和破滅，再不存在於我們中間了。我們像雨後的花，只對晴明的空氣裏開放。

“你從前想得到會有這樣快樂的日子嗎？”

他握着我很勝利的神情問。

“想不到。”

“我是老早就想得到的，和你住，是我在這世上最快樂的事了。所以我一定要再找着你，經過這段生活。”

“我也想得到和你過這樣的生活是最愉快的，但我想不到畢竟會實現。”

“你想我是要和肉塊戀人，過豬一樣的生活的吧？”

我沒有話答，只感激他畢竟是這末純潔的一個青年，同時看他那又探究又魅惑的眼睛，表現着又自然又美又赤裸的感情。我覺得他將要揭開他畢竟的心了，將要揭開心頭沉默的幕了，那——“生之意識”的幕！如果我還不跑開，滾遠去，將來是不能避免的悲劇——

同住第一天，他已經下了迫切的警告。

‘不，我想你是暫時能夠和我過這種單調的所謂純潔的

生活。但我曉得你是要爲着愛，爲着熱情，爲着快樂去找戀人的……”我的話沒說完他快回一句：

“我現在和你，不是爲着愛，爲着熱情，爲着快樂嗎？”

“不同道，我沒有那樣的資格！你是要愛又嬌美又會笑，有美麗的衣裳，如花一樣香的女子，你快走吧！”

“我現在不是戀愛的散步者了！”

“但是戀愛到了最高潮，是要滿足唯一的目的，你快去找你心目中的人去吧！”我很沉着不揚眉的態度。

“現在我心目中的人就是你！你雖然沒有美麗的衣裳，光亮的寶石，也不像花一樣香，但你是個輪廓美，姿態美，氣分美，精神美，心美，愛更美的人呵！你絕不是不能滿足我的愛的，我求來求去真正是我心目中的愛人，只有你！”

他投到我懷中來，不是情熱，只是沉着的表現，我身熱臉紅了，他說我紅得酷似粉紅的桃花瓣。

愈是生動活潑了，我們的手總是相攜着的，雖是嚴寒的冬天，我們如處在春風融和的春天裏一樣。

1927.12.15

一年餘來的 世界軍縮會議

陳清晨

——

隨着美英法三國華盛頓談話會之完結，近一月來，世界軍縮會議顯示了空前的變化。德國的堅定的“重行武裝”的要求，竟被羅斯福的所謂和平宣言所摧毀，軍縮會議的前途，好像甚有希望的樣子。相當的國際軍縮，是或許會實現的，因為已瀕危境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武力衝突，如果有解決辦法，自然可以得到一時的緩和；目前的形勢便表示這種可能的緩和的趨勢。但這形勢是在美國的積極指揮下壓迫出來的；如果直到現在還無有美國的領導，則世界軍縮會議怕仍然還是繼續着牠那過去一年餘來的無法前進的僵局。過去一年餘，雖然世界經濟恐慌已更削弱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存力，雖然參加軍縮會議的代表都知道如果軍縮失敗了世界恐慌必更加嚴重，但結果仍是一點軍縮辦法都未

討論出來。

在敘述軍縮會議中各種衝突問題之先，我們先說一下會議的組織。會議的會長是英國的前外務大臣韓德森 (Arthur Henderson)，是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國際聯盟行政院會議上所指派的。會長之下，有會議所選舉出的十四個副會長，幫助會長處理事務。會議分設了一個總委員會，研究一般問題，和五個特別委員會，研究特別問題，如政治問題、陸軍、海軍、空軍問題與軍費問題。在每個特別委員會中，每一到會國都有一個代表參加。每一委員會設一主席。就理論上講來，凡關於軍縮的原則的問題，當在會議的大會上或總委員會上討論，而技術的問題，當由各特別委員會討論。但當去年二月二日開會以後，參加的人都覺得如果不先決原則，技術問題便無從討論起，因而便議決以後專開總委員會直到各種原則問題已經決定為止。於是這個討論各重要原則問題的總委員會便一直開下去，直開到現在仍不能有所決定。

開會時韓德森說明軍縮會議的任務有三種：

(一)議定一種有效程序的集體的協約，根據此協約迅速的切實的縮減或限制各國的軍備；

(二)確定各國不許保有條約規定以外的武力；

(三)繼續努力的前進，不達到最終目的不止。

一九二五年國聯成立了一個軍縮預備委員會，這委員會經過了五年之久的精細的努力製成了一個“世界軍縮會議草約”；這草約在會議開會後，便被採為討論的基礎。

開會後最初幾個月，大家所熱烈討論的是廢除所謂“進攻的”或“侵略的”的武器的問題。至少有二十七個國家同意於完全廢除或部分限制侵略武器。意德西蘇聯和別的許多國家各列舉牠們認為應當廢除的侵略武器；如意大利主張廢除各種重砲、坦克、轟炸飛機、領袖艦、驅逐艦、飛機母艦、和各種化學的與毒菌的武器；西班牙主張完全廢除軍用飛機及到會的多數人所認為有侵略性質的一切軍器。瑞典主張廢除重砲、坦克和一切軍用飛機。

初開會時，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美國英國與意德西比較起來，態度不很明確。美國只贊成特別限制坦克和重活動砲；英國只主張廢除活動陸砲、驅逐艦與毒瓦斯。

法國的意見與英美不同：牠的首席代表泰狄歐（M. Tardieu）認為侵略與防守的武器，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很難分別的；再則，一國家如果不於必要時採取進攻的手段便不能自守。因此，他主張廢除坦克與重砲絕不能減少國際的戰禍而且有延長這種戰禍的危險。歐戰時德國所造

成的恐怖局面，如果不是坦克與其他重要武器發明了，將會使戰爭延長百十年。泰狄歐又認為取消某種武器是無用的，因為製造家將發明袖珍砲以代替大砲，發明袖珍飛機以代替轟炸機，並發明袖珍驅逐艦以代替領袖艦；並且戰事一旦發生，交戰國將會毀去牠們的農用電機以改製坦克車，商船以改造戰艦，民用飛機以改造轟炸機，

泰狄歐主張如果祕密的武器製造有法阻止，廢除進攻的武器並不是不可能的，但必須實行一種方法，即把此類武器交國際共管並對於違禁製造者施行懲罰的辦法。他結論說，禁止每種軍器的惟一有效辦法，是“把這種軍器交給一種國際團體自由使用”，如二月五日法國所提出的軍縮計劃上所建議的。

法國的計劃主張賦與國聯一種權力，把侵略武器都歸牠使用，可注意處有三點：（一）組織一種國際民用飛機輸運局，歸國聯指揮；（二）組織一種國際空軍；（三）用陸海軍組織國際警察，歸國聯使用以阻止戰爭。總之，法國計劃是要想由各國分擔供給以組織一種小的國聯軍隊；轟炸機與別的侵略武器應歸國聯指揮獨用。牠所以主張組織民用飛機局歸國聯指揮者，是想用這種組織代替各國內部的民用飛機，免得戰事發生時這種民用飛機，變為軍用飛機。

國聯是受法國的操縱的，所以這種計劃為法國與國
波蘭、捷克與羅馬尼亞等所贊助，而為大多數的別的國家所
反對。

法國的注目點是保護牠的安全。

在會議之初，使一般人感到成為軍縮的最大障礙的另一
一問題，是德國所要求的德法軍備平等問題。梵爾賽和約
只許德國維持一種職業的軍隊十萬人，而法國則現在所有的
徵募而成的常備軍達六十五萬一千人。德國不斷的反對
給與法國這種特殊地位的一切條約，但法國則藉口德國有
恢復一九一四年時候勢力的野心而反對德國要求平等。法
德的爭執，使會議無法進行。

開會以後六個月中間，各國相繼的提出軍縮計劃草案，
作了五十次以上的講演，但討論不出一個縮減並限制武備
的“集體協約”的基礎。而可稱為具體的結果的，則是七月二
十三日通過的那個決議案。這議案是捷克斯拉夫外交部長
畢士（M. Benes）根據美英法三大國私下討論的結果所起
草的。這決議代表這三國的最高意願，但却不是出席日內瓦
軍縮會議的各國的最高的意願，所以表決時德俄都反對。

但畢士決議案却沒有一點實在的內容；除過表示一種
人道主義的要求制止戰爭的態度外，牠所有的只是一些不

切實際的字句。例如，空軍方面，牠寫道：對於徒手民衆的空中襲擊當絕對禁止；各簽約國同意廢除一些天空的轟炸。在還未討論出怎樣限制軍用飛機並怎樣廢除轟炸機以前，而決議要廢除天空轟炸與禁止天空襲擊，這決議等於無有。又如在化學武器方面，牠寫道：化學的、黴菌的與燃燒的武器應當廢除。這只說到廢除使用化學等武器，並沒有說到要防止平時製造與試驗這種化學武器，這樣說廢除仍是空話。總之，畢士決議案只說出志願而毫不涉及並切實規定怎樣達到此種志願的方法，完全是個空洞的廢物；然而這却是二百餘代表費了六個月長時期所得的惟一的結果！

七月二十三日以前一時期的軍縮會議被名爲會議的第一階段。以後到現在被叫作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最爲進行障礙的問題是德法的衝突問題，德國要求平等，法國要求安全保障。英國態度是竭力要想打破會議的僵局，維持會議之進行，所以麥克唐納費了不少周轉調解之力。美國國務卿施汀生去年四月之親蒞日內瓦，似乎也想對於軍縮會議有所贊助。但結果因各帝國主義本身之衝突太尖銳，及美德法之選舉，未免使麥克唐納之屢次周旋成爲無效，施汀生歐洲之行成爲徒勞。畢士決議案之成立，可說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以後的長期暑期休會之前，不好意思不這樣一來的裝

續軍縮會議門面的辦法。

二

畢士決議案通過時，德國放棄投票，並宣言軍縮會議未將德國軍備平等要求加以考慮，德國將不復參加該會。八月二十九日德國向法國提一關於軍備平等案的牒文，要求和法國單獨談判平等問題。該牒文內容係要求如下三點的修正：

- (一)逐漸縮減德國陸軍之任役期（梵爾賽和約規定為十二年）；
- (二)自由決定德國軍隊之調遣；
- (三)短期訓練特別徵得的民軍，以便維持國內秩序並保持邊境及海岸線。

總之，這個要求表示德國並不希望增加梵爾賽和約所許可十萬軍隊的數目，而只要求增設一種民軍。牒文並表示德國應當有設置在軍縮條約之下別國所可以設置的武器之權利，如坦克、重砲，軍用飛機等，但在條約限制的期間並不實行這種權利。原來德國這時候的法西斯蒂潮流已震驚了歐洲，牠想利用這種威脅形勢以取得軍備平等。所以這個牒文對法國提出後，當時德國政府的後台支柱施萊徹，便公

開演說，態度非常強硬，表示德國非得到軍備平等的權利不可。

九月十二日，法國公布了答覆德國的牒文，內容為：德國實際上是要求重整軍備，這要求法國不能加以考慮。牠並拒絕私下與德國談判修改軍備問題，以為德國的任何的軍備的限制發生於國聯。因而德國的修改要求，應當提交國聯討論。可注意的是英國也於九月十八日致牒文於德國，表示牠對於德國要求之意見，謂正當世界恐慌嚴重之時，及各國在格桑會議上對德大有所讓步之後，德國提出擴張軍備的要求，殊不合時；英國極希望在日內瓦能商得一各國軍備平等的辦法。英國的這種態度，顯然是祖法的；所以如此者，是因為去年五月赫禮歐上台以後，大變法國過去的外交政策，英法兩國在對付歐洲問題上已經合作了。九月十四日，德國便正式通知軍縮會議會長韓德森，說在德國軍備平等案未解決以前，擬不參加軍縮會議。因之九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重開的軍縮會議總委員會，德國代表未出席。

德國的退出，使軍縮工作無法進行，因而在軍縮會議停頓之下，麥克唐納又來作調解僵局的工作。英國提議於十月間在倫敦召集歐洲四強會議謀打破僵局，但因了法國的反對，這種提議遂擱置起來。但十月十三日，法國總理赫禮歐

却與麥克唐納會商於倫敦，決定召集一次會議與德國討論平等問題，會議地點擬定日內瓦。但對此種會議德國又表示反對。因此，十一月三日軍縮會議的開會期快到了，解決平等問題的方法還沒有找到。

但在這時候，法英兩國却不斷的暗地的修改了牠們的軍縮政策，希望把德國拉回會議來。這時候美國被選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台維斯（Mr. Morman Davis）活動於歐洲，甚為有力，經了他的斡旋，十二月初在日內瓦召集起了英國麥克唐納、法國赫禮歐、意大利亞路易西（Baron Aloisi），德國牛拉斯（Baron von Neurath）及美國台維斯的五國談話會。談話的結果，是十二月十一日五國代表簽字發表了一種宣言，宣言的內容，約有四要點：

（一）英法意承允軍縮原則之一是給予德國以軍備平等的權利；此原則當載明在將來締結之軍縮協約內；至此原則之實施方法當在軍縮會議中討論之。

（二）以此宣言為基礎，德國允許重新參加軍縮會議。

（三）英法德意四國政府同意鄭重宣言以後絕不以武力解決現在或未來之任何爭議。

（四）美英法德意五國政府宣言將與參加軍縮會議各國通力合作以期早日製成一種減縮並限制軍備的協約。

這個宣言發出的結果，會議的總委員會當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在日內瓦重開會時，德國代表的踪影又出現了。

在今年二月初的總委員會會議上，開始即討論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國所提出的“安全與軍縮的建設計劃”。這計劃分兩部，前一部討論安全問題的保障辦法，主張訂立一種互助協約以保障國家之安全；後一部討論軍縮的技術問題，主張組織一種國際聯盟軍隊，以便制裁侵略國家。這計劃的根本是建立在安全保障問題上，與去年春泰狄歐所提出軍縮計劃，根本上並無甚區別。所以在會議上討論解釋辯駁的結果，贊成者仍是小協約諸國，波蘭及比利時等法國的奧國。英蘇德意諸大國都反對之。法國的這個計劃又完全失敗。

在這次總委員會上有一極可注意的事，是蘇聯代表李維諾夫於二月六日提出了“侵略國定義”的議案。這議案內容分爲三大類，歸納言之，每類內容約爲：

(一)在任何國際衝突中，凡最先以武力攻擊，侵入或封鎖他國者，即爲侵略國。

(二)任何種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落後、僑民、和宗教等問題，均不得利用爲侵略別國國境的理由。

(三)遇有一國宣布軍隊總動員令或以大軍集中邊境

時，受威脅之國家，應採用外交或他種和平手段，謀爭端之解決，但同時該國亦可採行同樣性質的軍事行動，而以不侵入他國境界為限。

蘇聯的這個提案，把帝國主義國家平時所慣行的各種侵略的藉口都列舉而加以嚴格的限制。按此規定，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各種理由都在被禁止藉口利用之列。不是無產階級國家，決提不出這樣顯明，嚴厲而誠實的議案。但這是各帝國主義所不易接受的，因而在討論時，各大國代表都對之以敷衍延宕的態度，而不能得到明確的結果。熱烈贊成的都是些弱小國家。

當三月初對法蘇提案都討論得無結果，而軍縮會議又陷入僵局時，麥克唐納的黃色的影子遂出現於巴黎，並挽法外長彭古至日內瓦，謀推動軍縮會議之前進。並於三月十六日提出了軍縮計劃。

這計劃共分五章。第一章規定國際安全建設於非戰公約之上，某簽字國違犯公約時，國聯應討論應付辦法。第二章規定軍額與軍器之如何裁減。各國保有之軍額應為：德國二十萬人，法國四十萬人，意大利二十五萬人，波蘭二十萬人，蘇聯五十萬人。關於軍器，規定了陸海砲的口徑，坦克噸數；凡禁用武器概予銷毀；海軍噸數；取消梵爾賽和約限制

德國海軍之條款，但須維持現狀至一九三六年止；禁止一切空中轟炸，各國得保有飛機數。第三章係關於軍備互換之方法。第四章係禁止化學及細菌戰具之規定。第五章建議組織一永久委員會。

這個計劃的優點，是包括甚廣，把過去諸國所提軍縮計劃，都交羅并織在內。這計劃的提出，頗給軍縮會議一種興奮。三月二十七日，軍縮會議總委員會決議以英國這計劃為將來討論的基礎，而休會至四月二十五日重開。在此休會期間，各國應進行會外之協商。

總之，入所謂第二階段到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休會時為止，軍縮會議仍未能討論出一種實行軍縮協定的原則。

三

宕延一年餘而毫無成就的世界軍縮會議，在現在如果無有一種新力量之滲入，牠的窒息而死是可期而待的。但近幾月來却滲入了一種新力量了，這便是美國的積極參加。三月以前，美國對世界軍縮的態度，都是超然的不積極的，牠只在大體的和平方向上贊助會議之進行。但是三月羅斯福就美國總統職以後，情形便不同了，他好像要決心把資本主義的世界從恐慌挽救出來似的，放棄了美國對歐洲的傳統

的超然政策，而自居於世界經濟政治改造的領導者地位，對於軍縮會議採取了積極參加的態度。他接受了英法的自願合作的助力，在華盛頓談話會上不但與兩國決定了改造世界經濟的大綱，並且又約定了打破軍縮會議僵局的辦法。我們只看近一月來軍縮形勢之變化，便會感覺得美國力量是多麼的大了。

四月二十五日總委員會開會後，中土德蘇法波蘭挪威七國對於英國計劃都提出修正案。而最爲討論障礙的是德國。牠堅持要在有限時期內實行軍備平等，反對英計劃中歐洲各國陸軍標準化的方式（規定德二十萬人），不同意以英計劃作討論基礎，並提出許多保留及不承認的條件，事實上是不願參加對英國計劃之討論而要求重行武裝（一般謂德國武裝已被凡爾賽和約所解除），且有將再退出軍縮會議之表示。這種態度使會議陷入僵局。別的國家對德國這種態度怎樣呢？法國保持一種冷淡的態度，英國則甚形強硬，當局屢次宣言攻擊德國。而最惹人注意的是美國，牠的代表台維斯到處表示，美國將與別國竭力合作，進行和平工作，美國將竭力反對任何國家之變相的實行武裝，並要放出嚴責德國的空氣。台維斯並向羅斯福條陳，請須立刻發表宣言，表示美國對歐洲問題的態度，以壓迫德國而打破軍

縮僵局。

羅斯福的所謂和平宣言，發出於五月十六日。內容係向世界四十四國提議：(一)訂立世界不侵犯條約；(二)請各國縮減軍備，取消侵略武器，除非軍縮條約橫遭破壞時禁止軍隊越過國境；(三)採用英相麥克唐納的軍縮計劃；(四)訂立協商公約。

美國的這種有歷史意義的態度的表示，立刻折服了德國的強項，於是在十七日，德總理希特勒對國會便發表了這樣溫和的演說詞：(一)德國的輔助警士將於本年內解散；(二)德國準備放廢侵略武器，但必須他國同樣行之；(三)德國無侵略他國或以武力改變歐洲地圖的野心，願簽定任何不侵犯公約；(四)德國要求軍縮軍額的平等權。滿天暗雲，都被這兩個宣言所吹散。同時軍縮會議的安全委員會也通過採用蘇聯所提出侵略國定義的建議。軍縮會議似有可以順利進行的希望了。

於是十九日德代表在軍縮會議上宣布接受英國的軍縮計劃作討論根據，並且承認為將來軍縮協約的基礎。這可說是美國威服了德國了。

但對於素來成為軍縮會議的障礙的另一方的法國怎樣呢？雖然法國現時的外交政策是願與美英合作解決世界間

題的，但只是這個傾向是不夠的，必須美國更有進一步的對法國安全保障問題的表示，才能掃除軍縮的另一種障礙。於是台維斯便遵行美國政府的訓令，在二十二日總委員會上更進一步表明了美國的政策：願參加協商公約以懲制侵略國家；主張成立一種充分有力的監視軍縮計劃，以保障軍縮之實施。這一表示可說是美國給與法國的一種安全的擔保。

英國向來是十分主張軍縮的，隨着美國這種態度之表示，於是西門外相在二十四日的總委員會上便提出了一種協商公約草案，規定遇有破壞或危及非戰公約情事時，各簽約國應當協商一致制止之辦法。

自從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世界軍縮會議開會以來，情形之順利，前途之有望，未有如現在之甚者。這完全是美國積極參加的結果。那麼，最近的軍縮會議會不會有所成就呢？雖然前途障礙仍然重重，但瀕亡的資本主義不是絕對喪失了牠苟延喘息的彈性的。這樣看來，在美國領導而英法贊助下的世界軍縮會議，在最近將來或會有所成就。

一九三三，五，二五。

文 學 界 叢 書

北新書局出版

海 葛賢寧著 實價三角

本書是抒情詩集，裏面寫鄉村景色與溫馨的戀情，充滿了花、光和愛，最宜於少男少女閱讀。趙景深先生對於各家的詩大都是客觀的欣賞；唯獨對於這本詩集有主觀的喜愛，在序文中比之於王孟，比之於日本的白樺派，推崇備至，足見本書的價值。

時間的大木船 傅尙杲著

一九三三年，詩的荒年！作者以後期印象派的手法寫出一些動人的詩篇——都市風景畫與鄉村風景畫。在這本詩集裏，偉大的近代都市與幽美的鄉村形成一個極鮮明的對比。作者把二者的品性全部告訴了我們。作風是新奇的。實價二角。

夜哭 焦菊隱著 三角五分

晨曦之前 于廣虞著 四角

灰色的路程 (三)

劉大杰

三

昨夜的雨是什麼時候止住的，仲衡一點也不知道。等到他今天上午起來的時候，天氣却是晴爽極了。他推開着窗子，天上一片雲影也沒有，好像這個世界，一切的污跡，全被昨夜的風雨，洗掃得乾乾淨淨似的，心裏感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清新。尤其是這個山谷裏的情景，更現得明顯。幾百株常青樹的葉子，都浮出那種濃陰欲滴的青翠。梨花雖是佈滿了地面，樓旁的幾株紅杏和滿眼的桃枝，都半開地放出他們那種嬌豔的花瓣了。地面上雖是籠罩着極有力的春陽，到處還是佈滿着濕意。這種濕意，在陽光下面，徐徐地上升，就好像一縷輕淡不適的煙影。從昨夜那種可怕的暴風雨裏，突然轉變到這樣秀麗的天氣，在仲衡真是沒有想到的。原先宿在他腦裏的那些無名的憂鬱，好像也跟着這天氣起了變化似的，消失得沒有一點影子，他現在的心靈，真是清爽極了。

他上午痛快地看了一回書，那是一本法國新作家穆杭（Paul Morand）的小說。他那種新奇的作風，使仲衡感着極大的興味。他想，如果要是有力量的話，一定要把他的作品，翻譯幾篇出來介紹到中國去。他對於大戰後的現代人類生活的解剖，銳利得真好像一把外科醫生的刀子。這種文學作品，真可以稱為摩登文學。下次到書店去，關於他的著作一定再要多買幾本來。

吃了午飯，山本老頭子照例是要去睡午覺的。只剩得他的夫人，文子和仲衡坐在蓆子上談天。山本夫人雖說年紀有了一大把，但是她的心境還是很年青。開口就是一篇笑話，會把一個不大方的青年，笑得臉紅。仲衡深知道她的脾氣，時常同她說一些口味相投的話，使得她笑謎謎地滿意。那天吃完了午飯，她正端着一杯熱茶，好像忽然記起來了一件緊要的事，用她那隻粗老的右手，在仲衡的肩上一拍，笑嘻嘻地說：

“柳君！你昨晚那麼遲回來，是不是到咖啡店去了？”

咖啡店這三個字，在日本老太太的眼裏，正如中國的妓院，好像是一個罪惡之窟。老太太們並不是討厭咖啡，她們是討厭咖啡店裏的咖啡。她們覺得要喝咖啡，何不就在自己家裏的火爐上燒，為什麼一定要到外面去。喝咖啡是假，玩

女子是真，因此，她們頂恨那種歡喜在咖啡店裏進出的男子。仲衡早就知道了老太太們這種怪心理，所以他聽了山本夫人這麼嚴厲地一問，倒突然地一驚了。

“不是。昨夜無意中會見了一個朋友，談着閒話，不覺地遲了。兼之又下雨，總想等雨住了再回來，不知雨是愈下愈大，後來沒有法，只好冒着風雨回來了。”

他們說話的時候，文子圓睜着兩隻黑眼，望着仲衡的臉，好像在那種眼色裏，充滿了無窮的疑慮。仲衡輕巧地向她丟去了一線眼光，叫她相信他的話。果然，他的眼光，文子接受了，低下頭去，抿着嘴微微地一笑。

這時候，郵差送來了一封信，文子很快地接在手裏。看了一回，仰着頭說：

“這信是柳先生的，這樣秀麗的字，不是那一位小姐寫來的嗎？”文子說最後那一句的時候，聲音裏雖說是露着笑，畢竟還是認真的成分多。仲衡不料到這信是他的，聽見文子一說，倒吃了一驚。

“我的？”仲衡輕輕地伸出手去，接了那封信。折開一看，才知道是上海的一個書局裏寫來的。說寄來了一點錢。仲衡高興極了，便對老太太說：

“國內的書局寄錢來了，我要請老太太和文子小姐去看

電影呢！”

“很多嗎？”老太太問。

“不很多，只有四百塊錢。”仲衡故意裝着毫不在乎的樣子。但錢這個東西，是貪吝的日本人的靈魂，尤其是老太太們的靈魂。老太太們見了錢，瞎子可以張開眼睛，流着淚的臉上，可以浮出笑容來的。所以山本夫人聽見仲衡寄來了這麼多的錢，以為他的家裏，是一個資本家，便對這位年青的房客，帶笑地說了幾句奉承話。可是文子的態度，並不如此。她沒有這麼簡單；沒有這麼容易表現她的悲歡。她望着仲衡的臉，低低地說：

“錢取來了，應該存到銀行裏或是郵局去。放在手裏，是容易用散的。”仲衡聽了她的話，心裏生出了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這位小姐，無處不在關心自己，無處不在為自己的生活安排。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這麼想着，心裏怦怦地跳起來。

他上了樓，對着窗子，望着陽光下的海面。空中一點風也沒有，樹也靜，海面也是平的。間或有一兩隻小船，緩緩地在那晴光閃閃的波面上蕩過。上午佈滿着大地的那種濕氣，現在是消失得乾乾淨淨，空中是清麗極了。遠遠的海灣旁邊的山峯，也顯得格外清晰。山頂上的那幾株大樹，平日只能

望到一團黑影，現在是可以隱約地辨出那些樹幹來了。

仲衡從窗畔退回來，坐在一張高椅上。好像忽然記起了一件要事似的，連忙從屜子裏取出兩張信紙，寫一封寄到上海書店去的回信。他寫得還沒有三五句的時候，聽見房東太太在樓下大聲地喊。

“柳君！來了客人呢。”

仲衡到這時候才記起方新甫約好了兩點鐘來訪他。於是他便連忙把筆桿丟下，慌忙地走下樓去。他一面下樓，一面說：

“誰呀？是新甫嗎？”

下去一看，果然是新甫。他右手拿着一頂制帽，正正地站在門外。

“新甫，你來得真準，剛兩點呢。快上來。”

新甫也沒有說什麼話，只回答了他一個笑容。於是就坐在門前的木板上，脫了皮鞋，同仲衡輕輕地走上樓去。

“你這地方真好呵！”新甫突然從他的口裏吐出這幾個字來，好像這幾個字，在他的口裏，已經準備得很久了。

“清靜，很可以讀一點書。”仲衡講這一句話的時候，並沒有望着新甫，因為他自己正在壁櫥裏找坐墊。

仲衡拿出了兩個墊子，擺在蓆上，又拿出一罐煙，一隻

煙盤，一壺茶擺在矮桌上。新甫把帽子朝簾子上一丟，便很重地坐了下來，首先摸了一支香烟，銜在嘴裏。仲衡一看沒有火柴，便很快地從口袋裏，摸出一盒小小的火柴來，遞給新甫，於是自己也輕輕地坐了下去。

“今天我們可以痛快地談 煙茶都預備得很多呢！”仲衡一面說話，一面滿滿地斟了兩杯熱茶。

新甫半晌沒有說話，只是沉默地抽着煙。兩隻眼，遲鈍地轉動着，一時望着掛在壁上的油畫，一時望着書架上的書，一時又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新甫，你在檢查我的房子嗎？”

“嗯！”從他的鼻孔裏，發出了這麼一個簡單的聲音，臉上現出了一線淺笑。不知怎的，這一線淺笑，在仲衡的心上，起了一個很重的刺激。由這強迫的笑紋裏，表示在他過去的生活路上，是受了無窮的磨折與苦痛，並且還是不願告人的磨折與苦痛。仲衡當時也只好沉默下來，端着杯子，喝了一口茶。

“仲衡！我看你真是一個樂觀者呢！好像你對於什麼事，都感着有希望的樣子，我真是羨慕你。”在煙雲繚繞的沉默裏，新甫突然說出這幾句話了。

“我並不是對於什麼事，都感着有希望。我不過是感着

不絕望而已。因此，在我的生活路上，‘迷途’我雖是時常感到，‘窮途’我是沒有感到過的。我覺得無論是一件什麼事，只要還有路走，我們應該向前面進。一停下來，就是消極，就是怯懦。好比托爾斯泰、列寧、甘地這些人，他們的生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總是向前面猛進。他們未必對於什麼事都感着有希望，也不過是感着不絕望而已。”仲衡好像一個牧師說教似的，說了這一大段，於是舉起兩隻有力的眼睛，望着新甫那副苦臉，好像是在等待他的回答。

“這話是對的，不過也不容易做到。如果一個人的意志和情感，過於被外面的苦痛壓榨的時候，也就會漸漸地失去他的熱力的。”他說得很慢，很有力。

仲衡完全了解他話裏面的意義。他所說的“一個人”，便是他自己。那末他自己的意志和情感，受了外面苦痛的過度的壓榨，而失去了熱力的事，那是無疑的了。他想今天萬不能失去這個好機會，一定要設法探出他所謂的“外面的苦痛”來。

“新甫，我們相識雖不久，我承認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了。你說是不是？”仲衡很誠懇地說了。

“是的。我覺得你是一個南方人中最難得的爽直者。”仲衡從沒有聽見新甫說過一句這麼長的話，他說到中途的時

候，幾乎接不過氣來。

“那末，我很不客氣地要問你一件事了。在你這種沉默與憂鬱的神情裏，我覺得在你的生活上，一定有什麼難言的苦痛。朋友，你能不能爽直地告訴我？”

新甫一會兒沒有說出話來，抬起兩隻眼，好像是放着火光地望着仲衡的臉，他的心裏，似乎正在思索着 回想着。

“新甫！你不要懷疑我，我並不是那種探聽旁人的私事，去向人家開頑笑的人。十幾天來，我看見你這種樣子，我的心裏也難受極了，總覺得你是世界上一個最孤零的人，好像從沒有一個人同情過你。

“謝謝你，對我這麼關心。不過，我覺得一個人有什麼苦痛，是無須公開的。公開了，好像是討人家的恩惠與同情。在從前我也時常想用我的力量我的血，去戰勝這種苦痛，但是力量總是不夠，屢次是失敗，所以把我這個人，弄得像現在這麼頹唐了。……”

“公開了，不一定是討人家的恩惠與同情。恩惠當然是無聊，朋友間的同情與鼓勵，是可以增加當事者的力量的。新甫，關於這一點，你不致於否認罷？”

“我請給你聽，並不是不可以。不過，我希望你不要用小說家的眼光，來觀察我批評我或是描寫我。”

“我一定不。我只想用我們的友誼，來鼓勵你安慰你。”

仲衡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態度極其誠懇。

“那末，請你再給我一杯熱茶。”新甫推出他的杯子去，仲衡替他滿滿地斟了一杯。新甫端着杯子，深深地喝了一口，好像這口茶，能夠給他極大的興奮。

“我今年二十九歲，老柳，從臉上看來，你一定不相信我是這麼年青吧。十年前我就結了婚。我的妻，她真是一個可憐極了的沒有一點知識的女子。她足足比我大十歲，我結婚的那一年，她已經是快近三十歲的中年婦人了。仲衡，你不要驚奇，在東三省，這是常見的事。那時我為什麼要同她結婚呢？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我沒有知識，第二是我沒有反抗的力量。我的父母，是舊時代舊社會中的最頑固的典型人物，他們只顧到他們自己的地位名譽和幸福，是從不顧到他們的兒女的前途的。你要知道，我們的家，是住在大連。那早已不是一塊中國的土地了。那裏雖也住了幾十萬中國人，無論在教育上，在社會上，在個人生活上，是沒有中國人的靈魂和中國人的品格的影子的。無論那一個階級的人，可以說都是日本人的狗。不用說，我的父親也是的。因此我從小就在日本的學校裏讀書，一切都要受日本人的嚴格的訓練。除了一位教四書五經的中國老先生以外，其

餘的教師和職員，全是日本矮子。你想，在那種環境裏，還能談到什麼新思想嗎？我從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就在一個日本人辦的高等小學裏教書，那時候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教書的時候，時間和經濟上，都有了一點餘暇，於是我也就像閑地看一些文學書哲學書和社會科學的書。這些東西，是我以前沒有夢見過的，在我那種奴隸教育的環境裏，真是沒有夢見過的。這對於我的生活，是一個新門徑，是一個新天地。我知道戀愛自由了，我知道社會主義了。於是我也就認識了易卜生，托爾斯泰，列寧，和甘地這些偉人了。老柳！你能猜想我那時的情景嗎？我那時真像一隻羽毛剛滿的雀子，是多麼地渴望着向海闊天空的世界裏，自由地飛舞啊！我是多麼地渴慕着自由戀愛的幸福，又是多麼地渴慕着社會主義的實際運動啊！正在這時候，我同我們學校裏一個女同事認識了。她也是那裏的教員，年紀是二十一二歲的樣子，面貌很美，態度也很活潑。她的姓名是左詠冰。……”

“姓周？”仲衡很認真地反問了一句。

“不是，左右的左。”新甫隨即用指頭在桌面上寫了詠冰兩個大字，給仲衡看了以後，便又滔滔地說了下去。

“她雖也是從日本學校畢業的，可是，她同那些人不同，還有一點新思想。她時常看一些文學書，每和我談到人生問

題戀愛問題的時候，她就對她那時所處的環境，表示不滿意，好像是另外要找一條出路似的，總是激烈地叫出不平的聲浪來。於是，我和她漸漸地熟識，漸漸地相親，漸漸地愛起來了。但是，她並不是一個有決斷有胆量的女子，她不能勇敢地將她全部的身心交給我，去設法計劃着新生活的建設，後來，我急了，覺得要解決這一個問題，非我先離婚是不行的。我回了家去，便把我要離婚的事情，對我的家庭痛快地剖明了。我那位頑固的父親，好像這件事情傷了他的性命似的，氣得兩臉通紅，額角上漲出手指大的青筋，話也不對，拿一把劈柴的斧頭，就向我這方面斫來。在當時那種情境之下，我知道並不是父子關係的對立，完全是兩個時代的對立了。我是一個有熱血有思想代表新時代的青年，萬不能在專橫的殘暴的舊時代的斧頭下屈服的。於是，我也就拿起一把長刀，鼓着眼地對父親說：“爸爸，你如果要用斧頭斫我，我是要用這把長刀抵抗的，斧頭同長刀一樣沒有眼睛，都是分不出什麼父子的關係的。爸爸，你來。”我父親當時聽了我的話，便氣得昏倒在一張靠椅上了。我也懶得去管他，只同我的妻說了幾句訣絕的話。我說：“你同我的夫婦關係，從今天起就完結了。你願意嫁便嫁，不嫁隨你的便，我家裏這一份財產，全部送給你和兩個孩子。”我說了話，也不顧昏倒在椅

上的父親，也不願傷心地哭着的母親和妻，我便離開家庭了。這件事的結果，在我個人的生活上，是起了極大的影響的。父親登報，申明同我脫離父子關係，學校辭退了我，我的妻也自縊了。……”

“死了嗎？”仲衡急急地問。

“可憐，她真是死了。我當時對於她的死，心裏雖是感着極大的苦痛，但我決 還是不要因為一種世俗的同情心，來毀滅我的意志。我認定我還有一條大路，以後更要勇猛地朝這條大路上走。父親不要我做兒子，學校不要我當教員，這我是毫不在乎的。我當時所追求的，是戀愛，是光明的自由的熱血淋漓的戀愛。只要左詠冰能永遠愛我的話，我是一切都不顧的。……”

“難道她後來不愛你了嗎？”仲衡急得忍不住了。

“從我家庭的衝突發生以後，她對我好像有一點畏懼，態度是比以前稍為冷淡些了。但她並沒有毅然地和我訣絕。可是，當日有一個最大的危機，便是她父親對我的惡感。他知道他的女兒同我好，不知道給了她的多少次的恐嚇與凌辱。因為她父親也是一隻日本人的狗，他一面低首下心地奉承着日本人，一面仰着日本人的鼻息，作威作福地來壓迫我們中國的民衆。他在大連，也得算一個相當有勢力的劣紳。因

爲他的女兒在那裏也還有幾分美名，恰巧日本領事館有一個書記姓佐藤的愛上了她。她父親很願意借着這件事情作一個進身之階，對那位佐藤，極力地拉攏，盡情地表示好意。老柳！你不要奇怪，在現在的中國，一個父親，斷送他兒女一生的幸福，去換取自己一點在社會上的惡勢力的，這種骯髒卑鄙的事，他們是幹得出來的。如果兒女對他們的意志稍微表示一點反抗，他們就痛罵你是離經叛道，是無知無識的禽獸，動不動就會拿拳頭或是刀斧來對付你的。老柳！像這種舊社會舊時代的惡勢力，我們不流着血地來同他拚一下命嗎？……”他說到這裏，在桌上就是一巴掌，打得那兩隻茶杯也跳了起來。臉上漲着紅熱的血液，那兩隻眼睛，射出火樣的光，好像那對珠子，就要跳出來似的，使得仲衡看了，也生出了一種畏懼。

“在那種複雜的情形之下，我覺得我的責任更嚴重了。我不僅要爲我個人的戀愛而奮鬥，同時要爲援救一個將陷入地坑裏去的女同胞奮鬥了。難道我可以容許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到我們的戀愛的領域裏來嗎？一個日本的小官僚，他仗着帝國主義的餘威，要把一個純潔無辜的少女強奪着去。如果我當時只是退讓，沒有一點方法對付的話，那在我是多麼卑鄙，多麼胆怯呵！在當時，我的勢力過於孤單，想

來想去，除了用我的生命來拚以外，是再沒有辦法的。結果，我是決定用我的刀鋒，來碰碰帝國主義者的威嚴了。老！我柳當時真是下了極大的決心，想用我的性命，去換取佐藤那條性命的。但是，我雖說每天懷着一把尖刀在身上，總得不到一個接近他的機會。後來，恐怕也是佐藤知道了我對他的憤恨，他先發制人地對我下攻擊了。他說我是反日派，說我是社會主義者，於是警察嚴厲地監視我的行動了。在那種情境之下，在我的周圍，襲來了無邊的黯澹與危機，我不得不離開他們的陷阱。於是我就秘密地離開了大連，逃到廣島來了。我當時的名字是浩然，新甫是到日本來的時候改的。
仲衡，你看在我的生活的路上，是不是佈滿了荆棘？……”

“後來你就沒有回大連去過嗎？”仲衡認真地問了這一句。

“沒有。你想，我回去做什麼呢？沒有一點成就，沒有一點力量。”

“那末，你到日本來了以後，還同左詠冰通信嗎？”

“通信的。在頭一年，我去的信多，她來的信少。但是，在她的信裏，態度很堅決。她表示着雖不能一定同我結婚，但決計不同佐藤結婚。最近一年中，她來的信却密了。好像我這幾年來對她的犧牲，對她的情愛，她才發現出來的樣子，

她表示着熱烈地愛我，熱烈地同情我的命運了。我在這裏，經濟的困難，她是知道的。因此，她一年來，也時常寄來一點她餘下來的錢，補助我的學費。她信上總是說：‘你不要難過，你受着罷！’這一點小小的物質上的幫助，就在朋友的情誼上，我也是應當盡力的。’雖是這樣，我仍是感着不安。我總覺得她不離開那個惡劣的環境，她同我的關係，時時有破滅或是動搖的危機的。最近這兩個月來，我老是寫信勸她到日本來讀書，叫她做一個勇敢的女性，叫她用愛情來開展她的新生活的大路。她的來信，總是半疑半決地寫一些進退兩難的話。但是我也不能十分地責備她，你要知道，老柳，她是一個女子，女子是和我們男子不同的。她不能毅然地丟棄她的父母，她的家庭，她的優美的物質生活的環境。女子的缺點，就是勇氣不夠。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想法子給她的勇氣，給她的氣力。仲衡！你看我的生活，是多麼的艱難呵！”

新甫長篇大段地說到這裏的時候，才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他的臉上，漲着鮮紅的血潮，眼睛炯炯地放着光，就好像是一匹飢餓荒了的野獸。

“新甫，你的過去的環境，當然是艱難得很。不過你的前途，倒是光明的呢！把遠遠的過去，用痛苦和眼淚埋葬了牠

罷！我們青年要珍重的要希望的，不都是前途嗎？在你現在的環境，你應當如何地鼓着精神來做事，像你現在這麼沉默這麼積唐，真是不對的呢！”仲衡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莊重得真好像是一個牧師在說教。

“你這話也對。你要知道，現在宿在我心中的苦悶，並不單是愛情。除了愛情以外，還有一個我們的思想和出路的問題。你想，在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我們讀了書，有什麼好處？對於這種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如何對付牠才好？我們的路要怎樣走才對呢？在這裏的留學生也就不少，我看他們這些公子少爺們，似乎就沒有一個考慮到這種問題的。花天酒地，不知道他們的心，爲什麼腐敗到這種樣子，黑暗到這種樣子？老柳！我到這裏兩年了。我還沒有找到幾個可以談談話的朋友。你想，有什麼辦法，叫我不沉默？”

“我的態度與你不同。我覺得我們要在黑暗裏發現力量，創造力量。我們萬不能因黑暗而沉默，要在黑暗裏前進，前進地求光明。新甫，我勸你從此要鼓起勇氣來。”

仲衡正說到這裏的時候，樓梯上響着輕輕的腳步聲。新甫和仲衡不約而同地轉過頭去，文子手裏捧着一盤橘子，笑嘻嘻地走近仲衡的身旁了。

“你們談話談得口乾了罷，送來了一點蜜柑呢！”文子把

橘子擺到矮桌上去，自己也就輕輕地坐在蓆子上了。

“真對不起呢！文子小姐！這就是我昨晚當你說的那位朋友，他在高師讀書。我們一見面，就成了好朋友呢！”他又回轉頭去，用中國話對新甫說：“她是房東太太的大女兒，名字叫做文子，你看怎麼樣，不醜罷？”

“美人呢！”新甫也好像被文子的美迷惑了的樣子，很快地吐出來讚歎的聲音了。

文子張着兩隻大黑眼，不懂他們說的中國話的意義，呆子樣地癡望着仲衡的臉。

“你們說中國話，我聽不著，真討厭哩！在批評我罷？”文子故意做着撒嬌的樣子，微笑地向仲衡丟去一道眼色，好像是在等待他的回答。

“這位方先生，說你是美人呢！”仲衡說着，笑了起來，新甫也跟着笑了。這一笑，倒使文子感到一點不安的神情，臉上立即泛出一陣緋紅的嬌羞了。

這天文子確實是美。好像剛從浴室裏梳洗出來的樣子，臉上撲着薄薄的粉，一陣香，飄溢着在這間小小的書房裏。穿一件荷花色底子上面印着一朵朵的白花的春衫，腰上紮一根嫩黃色的腰帶。頭上的髮，燙得很捲，左邊插一朵雪白的半開的薔薇，映得她那粉白的額下的兩道眉毛，更顯得清

秀。新甫對於文子，好像要在她的身上，發現什麼秘密，兩隻遲鈍的眼，在她身體的各部份，滾來滾去地搜索着。文子好像是禁不住這兩道眼光的播射似的，於是便站起來，做着要走下樓去的樣子。

“文子！再坐一回。”仲衡正在剝開一隻橘子的皮，望着她微笑地說。

“媽媽在底下等我有事呢！”文子向仲衡揚了一揚眉，一轉背地走下樓去了。從她的背後，仍飄來一陣香。

“老柳！這姑娘我從前見過呢！”新甫好像是發現了一件極大的秘密似的，非常認真地這麼說了。

“從前見過？你到己斐來過嗎？”

“不是，在學校的音樂會內。她是一個朝鮮人的愛人呢！”

“什麼，朝鮮人的愛人？”仲衡真有點驚奇了。

“我有一個朝鮮的朋友，叫做金世昌。他的思想很新的。他原來住在己斐，同一個日本女子發生了戀愛。有一次我們學校開音樂會，他同她去了，我遠遠地望見了她一次，面貌很和今天這位姑娘相像。並且他愛人的名字，確也是叫做文子的。”

“這倒是一件奇怪的消息呢！”仲衡有點惘然的樣子。

“不過，我聽說他們現在是失戀了。”新甫突然地補說了這一句。

“是誰不愛誰了呢？”仲衡好像覺得自己與這件事有很大的關係似的，很快地追問了。

“我也不大清楚。據我想，當然是女子變了心罷。要一個日本女子，嫁給朝鮮人，不是千難萬難嗎？”新甫說到這裏，正拿着幾瓣橘子，塞到他那兩片闊厚的嘴唇裏去。仲衡一刻沒有說話，沉默地思索了一回。兩隻眼睛，死了一樣的，呆望着從他口裏噴出來的烟霧。

“老柳！你怎麼的？一下兒變得這麼呆了？難道文子同你有什麼關係嗎？”

“我來得還只有幾個禮拜，那裏有什麼關係！不過我覺得這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呢。那位金世昌，你能介紹我認識嗎？我很想看看那個朝鮮人呢。”

“他是一個美貌男子，思想很新，學科的成績也很好，在學校裏，就是日本人，也很重視他的。他幾次同我說，想認識幾個有思想的中國朋友，好的，有機會的時候，我介紹給你罷，他也是很愛文學的。”

山頂上的廟裏，傳來一陣冷靜莊嚴的鐘聲。太陽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落到山腰去，在這個深深的山谷裏，又充滿

着快要到黃昏時候的涼陰了。幾家屋頂上，悠悠地噴出來一縷一縷的灰白色的煙，樓上也顯得暗了。仲衡摸出錶來一看，已經到了五點半。

“不早了，新甫就在這裏吃了晚飯回去罷。”

“不必。你看這暮色多麼好，我們還是到市內吃飯去，順便到海邊散散步。櫻花恐怕也落盡了呢！”

他們倆站起身來，拿着帽子，走下樓去。文子正站在迴廊上收拾門戶。她雙手正在用力地推一扇門。

“要我來幫忙嗎？”仲衡穿好了皮鞋站在門外的桃樹下，故意帶笑地對文子這麼說了。

“謝謝呢！這麼晚了，還要到外面去吃飯嗎？”文子丟了那扇板門，走近仲衡這面來了。

“我們想趁這時候，到海邊去看看櫻花呢！”

這時候，新甫也穿着皮鞋出來了。他向文子舉了一下帽子，兩隻眼睛，又偷望了她一眼。

“再會！謝謝你的蜜柑哩！”在這兩句話裏，表現了新甫從未有過的溫柔。

仲衡和新甫並肩地走下山去，在一株大栗樹的旁邊轉一個灣的時候，仲衡回轉頭來，看見文子還呆呆地站在那裏。



“文子！你在想什麼呢？”仲衡望着文子笑了。

“早點回來，不要像昨晚，又累得我等門呢！”文子說了這一句，像一隻燕子似的，側一下身子，就躲在紙門裏去了。這時候，山上的廟裏，又響着莊重的冷靜的鐘聲。

（未完）

兒童文學叢書

小朋友書店刊行

6. 空中樓閣 [新出]

許天虹譯 實價二角

這是從弗里德南德爾的猶太童話集中譯下來的。原序云：“這本書裏的許多故事都是從猶太各種著作上輯錄下來的。

我不想譯。故現代方了一遍希奇的使得從列的孩愉快。在我們

內 容	
神 奇 的 蘋 果	
神 異 的 奴 隸	
空 中 樓 閣	
大 衛 與 昆 蟲	
虔 信 的 約 瑟	

按字直事都用法重述。有些老故事前以色列子們很也許現在也能從

這裏得到一些愉快吧。”現在我們要加一句：“也許這書譯成中文，中國的孩子們也能從這裏得到一些愉快吧。”

其他已出各種。每種實價二角

1. 失蹤的孩子 [英國童話]
2. 殺死巨人的傑克 [英國童話]
3. 幻 燈 [猶太童話]
4. 金 野 貓 [波蘭童話]
5. 玻 璃 山 [波蘭童話]

投稿簡約

1. 凡投寄之稿，或翻釋，或撰作，但求其適于一般青年之閱覽者，不拘門類，均所歡迎。
 2. 翻譯之稿，務須將原稿一併寄下；萬一不能附寄，亦請註明原作者之姓名及原文書名或雜誌名。
 3. 原稿務須繕寫清楚，字行不可太密（頂好用有格原稿紙），尤宜免除潦草。
 4. 投稿者之真實姓名及住址，務須載明于來稿之末，以便需要通信時易于查考。至發表時如何署名，由投稿者決定。
 5. 來稿收到後，無論留用與否，概不預覆；凡不留用之稿，除字數在五千字以上且附有足額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6. 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每篇自五元至五十元）或書券或本刊；如有特殊價值者，尤可例外從優。但來稿于本刊登載前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7. 投稿者如欲自定酬金數額，可于寄稿時聲明；如本刊認為相當者，當即照辦。
 8. 來稿登載後，版權即歸本刊；如投稿者欲保留版權，務須于來稿書一“留”字，此項稿件，酬金率酌減。
 9. 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刪或修改之；如不願增刪或修改者，務請于寄稿時聲明。
 10. 來稿直寄上海七浦路二四六號青年界雜誌社。
- 【附則】本刊設有“青年文藝”一欄，由胡佳生先生主編，凡投稿于此欄者，務請于稿之首端註明。此項來稿，每篇不得過三千五百字。

青年界 第三卷 第三號

本冊零售一角五分

編輯者 趙景深 石民夫
 李小峯 姜亮夫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大華印刷所

預 定

全年	十冊	一元五角
半年	五冊	七角五分
國內	郵費奉送	
國外	加郵一元三角	

青年界 第四期 的革新

第四期
第四期
第四期
第四期

本刊第三卷出版後，得到兩個好評：（1）形式內容都比以前進步了。（2）果然按期出版，不曾脫期。以後我們更當自勉，庶幾不負讀者的期望。在內容方面，第四卷可以預告的有傅東華的文學心理學 每期登一章，五期登完。傅先生是文學批評家，譯有文學論著多種。這篇文章尤其是他心血的結晶，裏面的話大半都是不曾有第二個人說過的，其價值可知。此外如郁達夫的文學批評，劉大杰的長篇小說“灰色的路程”，朱湘的文學閒談，穆天瑞的音樂故事都將繼續刊載下去。

插圖 方面擬刊登最近國際政治及文壇的照片，注重於有時間性的，務使其像一本雜誌，不像一本書。

姜亮夫的文字學研究法 內分“中國文字的組織”“中國文字的源流”“中國文字的特色及其在學術上的地位”“研究文學的方法與參考書”約分四期登完。

創作 方面已有黎錦明的“靜的喜劇”，王任叔的“花瓶”，李輝英的“新天地”，王家楫的“生之慾”和“戀愛的遊戲”，羅西的“長生庫”，朱湘的團兜兒和十四行詩多首，都將陸續刊載。

國際問題 的文字常請陳清晨先生每期寫一篇至二篇。

學藝 的稿件則周建人嵇聯晉兩先生的自然科學論文，倪貽德繪畫論文，張健的數學論文，都是篇篇精彩的。

優待預定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起 全年一元
至二十二年九月卅日止